詩集

許之書

詩

詩

集

諤諤集

許之遠著

目錄



「有爲者亦若是」

余道生

十九年前，有署名程驤者，時發議論於香港報章雜誌，針砭時弊，曾不稍借；而筆鋒銳利，才氣縱橫，故行文擲地有聲。自署文寄於多倫多市，却又不知是誰？

是年，中華民國與加拿大的邦交　正處於危疑欲斷之際，程驤不但連篇論述，而且多所獻議。可惜中、加還是斷交了！程驤在檢討之餘，慨然嘆曰：「放眼天南無壯士，空餘北國一狂歌。」這是何等蒼涼與悲壯！多麼動人心弦！一個人狂歌當哭，其心境鬱勃，不問可知。從這個時候開始，我就非尋找此人不可。皇天不負有心人，那一年，多城中山紀念堂和中山圖書館落成，我應邀從滿地可來參加開幕典禮，遂結識首屆中山圖書館館長許之遠兄。交談之餘，竟是「踏破鐵

鞋無覓處」，程驥者，許兄是也。連當時亦來參加盛會的薛毓麒大使，亦一齊解開謎底。心儀程驥，而又渴望識荊者，肯定仍有很多很多的人。

之遠兄兼擅詩書畫，才情如何，早有公論，但這些我都不懂，我祇著迷於之遠兄以程驥、李士諤、程千里等筆名寫成一篇又一篇的文章，包括讜論縱橫的大塊與短小精悍的方塊，爲多難的國家民族吶喊和助威。

在這個中國人的苦難時代，身爲一個有良知的作家，即使是業餘的，如不反映時代，導正思想，傳播情感，又何必執筆呢！之遠兄非但是盡時代作家的責任；而且，一如托爾斯泰所言，是一位向我們「表露他的靈魂和內在激動」的作家，其可貴者亦在此。他有許多壯懷激烈的詩篇，可以稍窺他的心境：「殘山賸水今何世，慚向黃陵我一祭，不是書生惜此頭，乃留直筆數秦帝」。又如：「天生傲骨與青眸，不是漢民便楚囚，他日王師再北伐，國門我亦爭懸頭。」之遠兄的

內心世界早與國家民族的苦難融爲一體，他在代序中寫道：「點點是心頭血」，實在是他以最嚴肅的寫作態度對國是議論的誓詞。

與之遠兄從遊近廿載，其憂國傷時，孤臣孽子的情懷，我知之甚詳，有時不但不能爲他開解，反受他的感染。他送我兩幅精采的扇面，他在畫上題上：「一字紅欄，滿輪明月，園林靜，人兒媚，斯盛世也。今則大賊成王，中原糜爛，英雄豪傑寧無所感而思奮起，抑由後世拍手笑此代無人乎」。另一幅：「綠揚天風，烹茶童子，詩一卷，波滿眼，短帽寬袍，嚴子陵先生乎！若中興有日，故土重光，與君卜湖居，始補今日憾」。他對賞心悅目的畫，仍不忘情於故國河山之思。他自己的畫作，亦復如是。他嘗對我言：「我的作品，風雲之氣多，兒女之情少」，想來不是高論。

僑社有許多人說，之遠兄和我，是同一個鼻孔出氣的。的確，我們相交以來

，莫逆於心，砥礪氣節，匡扶正義，淡薄相勉，許國相期。之遠兄希望故土重光與我卜湖居而已，這還不夠淡薄嗎？有什麼罪？我不妒忌那些比我知得他多的人，祇是憐憫那些知得他少的人。

宋明作家提倡民族氣節，闡揚春秋大義，才有文天祥、史可法這等民族英雄載入史册。他們明知無補時艱，仍盡忠報國，此種忠義的表現，正是國魂所寄，其振奮綱紀，起儒立頑，挽千秋後世頹風。之遠兄曾言，我國近二百年來的喪亂，主因在知識份子的無耻，他們喪失了道德勇氣。據我對之遠兄的認識，他的心中充滿着孟子、文天祥的浩然正義，其志節懷抱，何等高潔，何等遠大！孟子倡仁揭義，更提出「四心」，辨別是非。唯有這種求是的精神，才是人類別於禽獸的人格基礎，再擴充和完成道德的最高標準。孟子勉人爲聖人，故曰：「堯何人也，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諤諤集的第一篇即爲「雖千萬人，吾往矣」。

之遠兄要效法孟子，不亦顯乎？「孟子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願與之遠兄共勉！

代序

爲筆難描，無人可訴；青絲暗換華髮，歲寒又近年關，隔窗聽風看雪，爐紅火旺，恰似是，當年豪熱，記否揮臂誓盟時，耿耿此心如鐵。

人漸老，過河一卒，情轉脆，易傷感別，海天一鶴孤飛，覽盡虎狼蛇蠍，江郎老去，應嫌我，韻艱詞拙，可知字字雜啼痕，點點是心頭血。

雖千萬人，吾往矣！

中國近兩百年來的喪亂，原因諸多；惟所有原因中的原因，乃在中國知識分子喪失了道德勇氣。這決不是我草率下的結論。隨着知識和經驗的增加，深思熟慮，結合近世的演變得來的結論。也因此，在俗世滔滔的環境中，個人再不敢陷溺於名韁利鎖中，希能盡其在我，在這滔滔的俗流中，起一點激濁揚清的作用，如果能有益於世道人心的話，則毋負忝生。不然，已盡己力，行心之所安，如此而已！

中華民族在成長的過程中，歷盡刼火。惟每一次在艱危的環境中，我們民族的精英分子出來了憑藉着道德的勇氣，成仁赴義，雖鼎鑊置於前，妻孥牽於後，弗顧也。這一批批國家的忠臣義士，民族的孝子賢孫，終於又把民族的危難解除

，國族重新獲得了新機。也因此，中華民族又能日新月盛的生存下去。近五千年的歷史長河，有多少可歌可泣的史篇，教我們盪氣迴腸。有多少壯懷激烈的史詩，教我們掩卷嘆息！使我們在景仰之餘，對吾民族的生存，益增後死尤艱之感。

自西風東漸，列強挾其船堅砲利以臨腐敗的滿清，其喪師辱國，已不須龜卜；民族的災難日重，國人但知羨慕列強，對列祖列宗的美德，一律視為積弱的主要原因，不屑一顧之外，還要打翻在地，踏上一脚，和唾一口沫以洩其積憤。這種心態，導之所有舶來品多是好的，所有國產的都是壞的。知識界將這種見解散佈全國，造成國人崇外媚外的心理，以致民族的自尊、自信心喪失。我們的民族，就像染上免疫病毒一樣，失去了體內自發的抗病能力；民族生機就變得奄奄一息了。

試從鴉片戰爭以後而論，如果中國知識分子（包括入仕出仕）沒有喪失道德

勇氣，那拉氏怎會囂張拔扈，宰割政壇垂四十年，連海軍建軍的經費挪作頤和園的興建，竟無一人敢抗命異議。民國成立，如果知識分子沒有喪失道德勇氣，誰會擁護袁世凱稱帝；如洪憲醜劇不上演，南北割據的局面就不會形成，軍閥混戰十六年便可以避免，雖或不能免於日本的侵略，總可以積聚多一點力量和日本週旋，不必以「血肉作長城」，使千萬生靈塗炭。抗戰勝利，如果知識分子沒有喪失道德勇氣，挾共自大，終使大陸成爲共產主義的實驗屠場，千萬人頭落地。如果知識分子沒有喪失道德勇氣，毛澤東這個暴君獨夫，怎可以宰割十億人民，一直到他斃命而後止。

從鴉片戰爭到現在，九十年間，中國喪亂頻仍，知識分子難辭其咎。在上者昧着良心爲己私，在下者昧着良心爲虎作倀。志行高潔者，實在是鳳毛麟角，少之又少。緣以黨同伐異，物以類聚，劣幣驅逐良幣，小人得志，君子道窮，天下

充斥世俗逐臭之夫，縱有芳草幽蘭，味不相投，那能邀得青眼，使雅香廣泛於天地之間呢？

中國以傳統的關係，知識界對國族盛衰，遠較西方國家密切。此外，教育水準偏低，民主思想尚未發達，社會結構尚滯留於傳統的農業社會；這些因素，都突出了知識分子的重要。「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中華民族賦予知識界如此重責，而近世自號知識分子自暴自棄如此，寧不令人浩嘆！

我的認識既然這樣，則濁流已大，投此濁流者已多，何缺我一人。而涓滴之清，需吾者大矣，尚敢徘徊於模稜兩可之間乎？「雖千萬人，吾往矣！」

笑他附勢隨風草

「雖千萬人，吾往矣！」刊出以後，有幾位讀者打電話來，表示深有同感，而勗勉至多，盛情可感。馬國羅先生比較具體說明：「目前僑社，連社團都是趨炎附勢，你應該多寫這一類文字，以爲鞭撻。」

我從不敢以文字鞭撻他人。我只是我寫我的，你看你的，同意與否？你自己有主張，我勉強你不得。同樣的，我寫我的，自有我的主張，你也勉強我不得。言論自由本來就是這樣，我可以大放厥詞，爲自己的意見而寫，不必爲誰賣力。否則，我就變成了效忠於收買者的工具，立論變得一文不值的宣傳品。

道德勇氣在讀書人來說，特別是「筆桿子」，就是：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決不會做牆頭草，決不做鄉愿。像我這種態度，必然是「左」「右」做人難，兩

頭不討好，如果要討好，那還需要有勇氣呢？

討好也者，如果不是侍人顏色的奴相，何能討好？傲骨稜稜的人，注定是得人憎；因爲有的是稜稜骨，沒有侍人顏色——諂與媚。諂言：言之悅耳恭維語也；媚者：色之悅目邀寵態也。兩者，卻不是有稜角的傲骨所願於啓齒和造態的。因此，諂媚之徒不會是風骨稜稜之士，而士不會是諂媚之徒；兩者楚河漢界，他不會是中性的人就是了。

我好畫梅花，曾在畫卷上這樣題上：紅梅冒雪迎早春，國色國花亦國寶，敢敵瓊樓玉宇寒，笑他附勢隨風草。

梅是衝雪而開，那裏有畏縮態度。它就是植物的士。「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在寒冷萬物的震慄中，它抖擻精神，衝寒而出！啊！梅，你眞是國花國色，傲然的一笑，天地間的生機又恢復過來了！

獨向歷史負責

我還在台灣讀書的時候，課餘的時候，參加學生的社團活動，由於愛好寫作，成爲海風出版社的社員。在一次社慶的宴會上。我們的校長錢思亮先生，頒給我們一個鏡屏，題上：「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當時入世未深，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以後到社會做事，才漸漸體會。

要做到有守有爲的「士」，就會面對鄉愿，面對邪惡，面對假道學；背上黑鍋，背上讒言，背上暗箭。腹背受敵。如果沒有堅強的意志，沒有衞道的勇氣，沒有磊落爲公的決心。就會墮氣喪志。這種意志、勇氣和決心，凝結了「弘毅」兩字。做到「雖千萬人，吾往矣！」有了這種大無畏的精神，磅礴的氣慨，才可以負重致遠，成爲頂天立地的士。

我曾在一個場合上懇切直陳，今日這個局面，完全是一些負責人，抱着「爲私」的作爲和作風，經過多年的積弊而引致的。如果能多一點「爲公」，就會阻止局面的惡化。

有人以爲：在此時此地批評時局是不大好的！也有人以爲，現在批遲了！早就應該如此。

我批論時政，不是始於此時此地，早就開始了。只是言者諤諤，聽者藐藐而已。如果此時此地還不投藥石，沉疴自癒嗎？甘草可以做藥引，可以致中和，能起沉疴嗎？如果我也參加「排排坐，吃果果，你一個，我一個。」大家分贓，如果「論資排班」，我也早就可以分一個果。但是，如果還有一點良知，怎能下嚥？大陸傷痕文學作家白樺，在他的「苦戀」中，藉一位歷史學家的口說：「將有人看到我這本歷史，會說：『在那個時代，也出了一個忠於歷史的老頭！』我就

一聲不響的睡它千百年！」（大意如此）

文章是千秋的事業。它的評價，也是千百年之後。時下衆人各有立場和私慾，一個有良心的作者，他不會取悅衆人，而獨向歷史負責。

修史

聽說中共要修中華民國國史，初則驚疑，繼而大笑。驚疑者，以爲自己孤陋寡聞，「解放台灣」猶不知，問之左右，並無其事，因而大笑；笑宣傳過火，不足爲訓。否則就是大陸無眞正懂得歷史的人。

本朝修歷史，如遷史、資治通鑑等。或修前朝史，如明修元史，淸修明史，中華民國修淸史等是。是必需這個朝代過去，塵埃落定，像人一樣，死亡以後可以蓋棺定論，然後修史，記其史事，評其得失，以證興衰之所由，可爲後世殷鑑。此所謂：「以史爲鑑，可知興衰」。

修史與紀事不同。紀事爲未來修史作準備工夫，乃未來歷史的資料。如抗戰八年，中華民國有許多資料，中共也有些紀錄。如果中華民國覆滅，中共代興，

這些歷史資料成爲民國史的一部份。如果中共覆滅，這些紀錄也成爲中共的資料的一部份。與修史涵蓋全個朝代不同。

遠的不必說，明修元史，乃洪武二年以後的事。明太祖邀請天下著名文史家修元史，不一定是當朝翰林院中官員。汪克寬（字德一，祁門人）趙汸（字子常，休寧人）等是。汪、趙應詔修元史，書成，明太祖想留他們任職，都不答應，回到民間繼續講學，可知以前史學家不會歪曲歷史，諂媚征服者，元史可信的程度便可知。至於明史，由於崇禎殉國後，繼之者尙有監國之王數人，明祚未斷，一直到康熙中葉，明鄭覆亡以後才修明史，應詔修史者也數人，以張廷玉爲首。張廷玉不是滿人，乃安徽桐城人，字衡臣，官至保和殿大學士，封勤宣伯，強記而愼密，立朝五十年，長詞林也二十七年，有傳經一集行世，是有清一代大儒。明史共三百三卷，是一部立論中肯的史書。

歷史要信史才有價值，與宣傳品不同。吾師李定一教授嘗對我言，歷史不但要講史料，還要講寫歷史的人的史德。兩者缺一，都有失歷史的眞正價值。中共以搞宣傳的一套來「搞歷史」，吾不欲觀矣！

故國不堪回首明月中

「人間詞話」的作者王國維，在論李後主詞時，以爲這一位「生於深宮，長於婦人之手」的詞人，經歷亡國之痛，才造就他在詞壇上南面稱尊的地位。的確，李後主的詞，晚期作品，非有他的經歷，縱使才高八斗，不能道一字。

以「虞美人」這一闋爲例，道盡故國情懷之思，悽婉處令人欲絕。「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是千古第一傷心人語！

沒有亡國之痛的人，何能道出這傷心語呢？

故國！故國！遠離故國的人們，特別是有家歸不得的人們，就會體道此中情；此不堪回首之情，在月明之夜，誰能遣此！發爲詞句，遂能千古絕唱。

大抵古今中外，哀不能哀過國亡家破之變，這是刻骨難忘的。七月三日，正

當美國慶祝自由女神日的開始之時，却是拉脫維亞（LAIVIA）裔加人在多倫多市府廣場紀念亡國之日。我站在他們的當中，看到一些老人抽噎拭淚，心戚戚然，故國夢魂之牽，中外皆然！

拉脫維亞本為波羅的海的一個小國家，民風淳樸。一九四〇年為蘇聯兼併，人民從此喪失自由。旅居加國的該國人民，四十年來還是努力復國運動，紀念國土淪喪之痛，至今不斷。

在集會中，我看到有許多位拉脫維亞裔人士，穿著白襯衫，上面印着被蘇聯吞併或支配的國家名字，和淪亡的年份。上面包括拉脫維亞、立陶宛、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波蘭、匈牙利、捷克……等一系列。這個歷史的紀錄，不是任何人可以隨便否認的。那麼？當今的蘇聯，比彼得大帝、沙皇時代的侵略業績，是不是變本加厲呢？為工人階級解放嗎？先解放這些被壓迫的民族再說吧！

被壓迫的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掙脫你們身上的枷鎖，讓我們同唱自由祖國萬歲！

歷史功罪留待未來的史家定

昨天和一位藝術家朋友喝酒，酒酣耳熱之際，月旦人物，品評時事，在所難免。

我們對藝術的品評，大體來說是相當接近，尤以書畫爲最。然而對當代人物，由於生長的社會背景不同，所見所聞所讀和所思者異，以致價值觀念不一致；道德標準尤甚，影響到對「當代的歷史人物」，功罪之判的差異，頗有南轅北轍之距。

我一向好飲，即使酒酣耳熱，也保持頭腦清明，更不會借酒罵座。醉中僨事失言，還沒有在我身上發生過。

中國近代爭論最多的人物，恐非逝世的國共兩位領袖莫屬，更不幸的是，他

們當世並出，纏鬥數十年，論功罪必然無法分開來評，崇蔣者貶毛，擁毛必損蔣因爲他們其中之得，必是另一位之失。由於各有觀點，其功罪很難在當代人物的判斷下移作歷史的準則，歷史是在塵埃落定，再沒有政治力量干擾，恩仇兩泯之後才有定評，才算眞正的歷史。任何宣傳，恩怨干擾下的判斷，不能移作未來的歷史。中國歷史自有其澄淸的功能，秦皇漢武的功罪，近世都能一一鑑定，是功得功，是罪定罪。歷史是功罪的最後裁判。

我沒有和這位藝術朋友在枝節上纏鬥，我只告訴他，我的史觀和對歷史的認識。最後，我告訴他：中國歷史上的偉大人物，並不是以權勢和功業做準則，乃以人格完整做標準，成爲後世足式的模範，才確定他「偉大」的歷史地位。這是中國史觀的獨特處。明乎此，就知道爲什麼我們尊崇岳飛是偉大的英雄人物，不會尊崇鬥倒他的秦檜；尊崇失敗的張世傑和陸秀夫，不會尊崇打敗他們的張宏範

。我並且告訴他；中國歷史對於暴君，從來沒有寬恕過。並指出：中國歷史分許多朝代。法定正朔，是在前一個朝代覆亡，後一個朝代才敢去修史，史家才確定它的歷史地位。現在兩個制度政權並存，已經是三十多年的事。這像以前的南北朝之局。最後勝利是誰？失敗是誰尚未論定，誰敢保證毛澤東的地位，不成爲篡漢不成的王莽。

吾友默言！同飲的另一位朋友，在辯論中也站在他的一邊；到散去的時候，彼此話別時對我說：「我是個粗人！請不要見怪！我現在站在你的一邊！」

願天下萬世一一皆爲忠臣

宋末鄭所南著「鐵函心史」有言：「尊正統，抑夷狄，褒忠臣，誅逆賊，願教天下萬世，一一皆爲忠臣！」

宋以積弱之朝，又成南北之局。趙構（高宗）不願北伐，光復故土，完全是私心關係，恐徽、欽歸來復辟，則「此身誰屬？」故誅殺主戰的岳飛，他才是個主謀，明大詩家文徵明詠史，淸楚的指出：「想區區一檜有何能，逢其欲。」秦檜落得千秋唾罵，實在只是個幫兇而已。

有這樣一個皇帝，宋的小朝庭局面就注定了，國運也可以預見。上有所私，下有所媚，形成了揣私承旨邀寵的風氣，國事遂無可爲。

如果高宗無一己之私，以國家民族放在第一位，以光復神州爲職志，則岳飛

的先頭部隊已到了朱仙鎮，如果再配以張淩、韓世忠進軍的呼應，不難正如岳飛所預見的「直搗黃龍」，「踏破賀蘭山缺！」「還我河山」，正指顧間事。

南宋以趙構即位而復安，又以其一私之念，而成南朝小朝廷局面。可知其上有私，其下便無可爲，盛衰也從此而定。南宋每下愈況的命運也從此確定。「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有其私，就無法要求下無私，也無法防下揣意承旨。這個風氣一開，忠奸不分，是非難辨。治亂就易位了。到了賈似道的時代，宋的氣數和來日就可數。鄭所南是一個史學家，看得透徹，所以他要褒忠臣，誅逆賊；還要「教天下萬世，一一皆爲忠臣。」他對逆賊是何事切齒痛恨！

只有鄉愿的人、有私心的人，才不分忠奸；或者其人本來就是無知的、或盲心盲目的。否則，何以一愚至此；再不是，只可歸諸天意了。天意如此，也只可如鄭所南期望後世，一一皆爲忠臣。

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古

這是一個世紀末的時代，是非不分，黑白混淆，眞理泯滅人心不古。大家爭名逐利，朋比爲奸，欲求眞正忠愛正直之徒，實在不易。世道式微，令人慨嘆！

現在僑社所謂忠黨愛國者，天天在嘴巴講，或互相標榜。然眞正有心的人，蒿目時艱，只求心之所安，行其義之所在，那會招搖逞其口舌自詡忠貞呢？此實邪媚邀賞之流亞耳！有的得名，有的得美金，如此而已，如不信，褫奪其名位，不付其美金，看看是否還忠黨愛國？便可得到眞相了。

明朝世宗朝，已有末世跡象。奸巧之徒結黨私營，把持朝政，排斥忠良正直。言官南京大理評事鄒守益，曾爲此條奏：「臣歷覩前史，如冷褒、段猶之徒，當時所謂忠愛，後世所斥以爲邪媚也。師丹、司馬光之徒，當時所謂欺慢，後世

所仰以爲正直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古。」

以前所謂「忠愛」；是忠君愛國；即今之所謂忠黨愛國。鄒守益一點不錯，歷史才是最後的證人，「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古。」欺世盜名之徒，是逃不脫歷史的審判。這種正直話，使世宗大怒，下詔獄拷掠，謫廣州判官。

同年，南京國子監祭酒崔洗上疏：「悍者危法以激怒，柔者甘言以動聽。非有元功碩德，而遽以官賞之，得無使僥倖之徒接踵至歟？……賞之，適自彰其私昵而已，夫守道爲忠，忠則逆旨，希旨爲邪，邪則畔道，今忠者日疏，而邪者日富（作者註，富者多也）。一邪亂邦，況可使富哉！」這才是眞正的忠臣義士的諍論，世宗當然不高興了。明朝政治從此大壞。

「一邪亂邦，況可使富（多也）哉！」眞是的論。一邪便足亂邦，今不必看國內，看看僑社有多少邪？其不亂邦者幾希矣！

從大陸停用第二批簡化字說起

據近日報載：在北京召開的「全國語言文字工作會議」閉幕；國家語委會副座陳章太說：「絕大多數與會人士認爲第一批二千三百多個簡化漢字（一九五六年公佈）後，再試行的「二簡」，對出版物，特別是多卷本的字典，詞典，百科全書……以及計算機的漢字字庫都會造成很多困難。因此建議國務院正式宣佈停止使用一九七七年公佈的一百一十個簡字。」

從這一段談話看來，中共對簡化漢字似乎已知道造成「很多困難」，因而停止使用第二次公佈的簡字；可是，第一次公佈的一批，仍然繼續使用。胡喬木說：「今後中國語言文字的重要工作，是消化，鞏固五十年代以來推廣普通話，漢字拼音和實行第一批簡化字的成果。」可知中共停止使用第二批簡字，只是放緩

了簡化漢字的步伐，要「消化，鞏固第一批」，然後進一步使用第二批。

中共近年對外、對華僑宣傳中華文化，表示對民族文化的尊重。並把「破四舊」的「文革」時代，毀壞難以數計的文物，掃數撥入「四人幫」的帳。但中共對民族、文化、文物的摧殘，豈僅是「文革」時代。即以漢字簡化，就是其中一項證據。中共對中華文化的不放心，和仇視知識份子的用心一樣，在消滅敵人危害政權的敵人。如果對中共本質有研究的人，不會認爲這是個荒喻；中華文化與知識份子，中共認爲同是政權潛在的敵人；因此，能改造的就改造，不能改造的就要消滅。

中共簡化漢字，就是對文化間接改造的一個方法；這還只是一個過渡時期，最終的目的；是漢字拼音化；如果實行全面拼音化，過了幾代，中國古籍就沒有人看得懂了，歷史全部是拼音漢字，予刪予改，悉隨中共所好，也就徹底解除傳

統文化對中共政權的威脅，間接也解決了知識份子的威脅。

中共歷來對傳統漢字都抱著仇視的心理，所以在執政以後，就迫不及待地改造漢字，第一批公佈使用的漢字，其實還有許多字未經成熟的簡化也出籠了，造成許多混亂，這也是中共所承認的。也許有人說我對中共有偏見，有什麼證據說中共仇視漢字？

我可以列舉許許多多的歷史事例；但有許多人們淡忘了，舉出來也許會不承認。讓我抄幾段「文藝的旗手」——魯迅（中共對魯的稱謂）對漢字的觀點和處理，就可以看出中共的態度，如果說魯迅不能代表中共，除了強辯以外，是毫無意義的，因爲即使到現在，中共還是依著這個路向處理漢字的。

魯迅在「答曹聚仁先生」中「論大衆語」，提出三個綱要：「一、漢字和大衆，是勢不兩立的。二、所以，要推行大衆語文，必須用羅馬字拼音（即拉丁化

）。三、普及拉丁化，要在大衆自學教育的時候。」這已是很清楚看出魯迅對漢字的態度和改造處理的方法及時候了。而中共執政後，就是一步一步地進行著，魯迅在其著的「中國語文的新生」中說：「中國現在的所謂中國字和中國文，已經不是中國大家的東西了。」他主要的理由是：「識字的大概佔全國人口的十分之二，能作文的當然還要少。這還能說文字和我們大家有關係麼？」「我們倒應該以最大多數爲根據，說中國現在等於並沒有文字。」

這是何等強辭奪理的詭辯。中國過去大多數人不識字，基因是教育不普及。不識字佔大多數，並不等於沒有文字。中國文字從黃帝開始便存在，並且逐漸演變和豐富起來，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事。如果漢字不屬於中國文字，那麼它是屬於那一個民族的呢？總不能瞎說中國沒有文字吧！魯迅的「阿Q正傳」、「孔乙己」、「藥」是用什麼文字寫出來的呢？

魯迅認爲漢字的不普及，歸因在不易懂，不易學。實在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藉口而已。中國字起於象形，以後逐漸豐富起來，用形聲、轉注等方式補充，使我們能「望文生義」，這是其他語文所沒有的長處。自從有了國語拼音，許多小學生，不認識的字也會讀。漢字的形狀優美，讀音富音樂性，這是世界所公認的。也非其他文字可有的長處。也並不是不易學，我們的小學生和外國語的小學生，他們的語文能力大致相等，足證中文不是難懂難學。以前我們擔心漢字不能入電腦，現在已證明是錯誤的判斷。

中國文字是在演變與豐富中長成的：甲骨文、金文、篆書、隸書和楷書，形狀順乎自然的演變。可知漢文不是僵化和一成不變的；但它的演變，必有其背景。過程是漸進的，像瓜熟然後蒂落。瓜不熟而用手扭斷其蒂，我們就會嘗到苦澀的瓜果。用政治力量去干涉民族文化自然的生長，其後果往往是斬斷文化的根源。

使文化失去生機。也許有人反駁，秦始皇不是用政治力量統一中國文字嗎？不是對漢字的演變，促成統一的局面嗎？這句話問得好！秦始皇是統一漢字，他是有功的。所以成功而有功，是「統一」這兩個字，如果秦始皇把已統一的漢字，用政治力量去分裂它，他必然會失敗，並且成爲分裂漢字的罪人。今天漢字是統一的，簡化漢字就是用政治力量去分裂我們統一的文字，於是造成混亂。這是今天大陸不得不宣佈停止使用第二批簡化字的主要原因。也許有人以爲簡化漢字是文字的演變這是不對的。中共祇不過把原有漢字殘肢斷足，挖眼去心，然後美其名曰簡體，把正體說成繁體，證明是分裂漢字。

爲了普及國人認識漢字，我並不反對拼音化，正如我不反對國語拼音一樣，但是這只是輔導學習漢字的方法，而不是用以取消漢字。我們想想一個歷史事例：法國殖民地主義者，爲了斷絕越南和中國文化的淵源，取消了越文，把越文拉

丁化了。越南失去了文化的源頭，到現在，越南能建立「新越南文化」嗎？不但建立不起來，連原有的都沒有了。國家的創痛却日益嚴重，未必和喪失文化沒有關係？這是值得侈言取消漢字者的警惕了。

亂世不可無諍夫

有一天，與友經登打士西街的嘉禾戲院，街車上走下一位兩鬢斑白的老人，步履急促，匆匆他去。友人曰：此五斗米小吏也；天天就這樣悽悽惶惶的東奔西跑。余聞之惻然，而亦可哀。

不過，亂世爲吏，除非別具心肺，否則何得安樂！小吏如此，大吏亦然，廊廟之臣，位高權重，而責亦重，丁亂世之秋，安危在一髮之間，能不抱臨深履薄之心，而謀社稷於不墜者乎！朝思夕慮，何得安樂？此我惻然之由。如果是亂世滑吏，廊廟權奸，於危急之秋，猶汲汲於私謀保權位，若這樣昧於天良，豈不可哀！

因此，不管小吏，大吏，其得人敬與得人憎者，不在其職位；在其用心也。

田單以即墨小吏，終成復國之大臣；汾陽以一介武夫，終得富貴壽考，此用心爲國之報也。凡得國家之名器，不管大小，都應爲國謀，不爲私謀，是天經地義的事，非如此，是有瀆職責，爲人辱罵，尙有何言？不過，人總不是人人爲聖賢，不能苟求。如果爲己不傷國，爲私不傷公，何妨把尺度放寬，任其兩利可也。否則，難免身辱，何對良心。賢與不肖，在良知上的區別而已！

雲驤先生說：「今已遠離廊廟，浪跡江湖，惟報國有心，自當勉力成爲社會一諍夫，以減內心之不安！」旨哉此言！遠離廊廟之人，尙自勉爲一諍夫。此范文正公之：「處在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之謂也！亦予一生爲江湖布衣，願爲一士諤諤，以亂世不可無諍夫也。因此，爲諍夫不是消極的逃避，乃讀書人積極的報效。並誌此意如後：

少年曾抱凌霄志，近歲漸萌黃菊香，

千石折腰同五斗，何如大塊寫文章。

爲周而復申辯

北京新華社報導「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副會長周而復被開除黨籍中透露：「在代表團訪日期間，周而復身爲代表團團長，高級幹部和入黨多年的黨員，無視中國政府的嚴正立場，不聽勸阻，擅自參觀了供奉有戰犯亡靈的日本靖國神社，喪失民族氣節，損害了中國尊嚴」。

這個報導，周而復固然罪無可恕，膽大包天，居然「不聽勸阻」，顯然不是因「無知」而犯的錯誤。但中共就沒有責任嗎？周是一位老黨員，對中共的性格應該最清楚：中共一向辦事沒有原則，一切看當時政治的需要，任何立場，原則都是次要的，甚至不加考慮。我們在海外的知識份子，對中共這種性格深刻，是從「保釣」體會而難忘。中共發動海外學生「保衞釣魚台」（簡稱「保釣」），

一切民族大義、尊嚴的大帽子都拿出來了，煽動海外中國學生反日反國民黨，不久，日本和中共的關係發展急轉直下，中共拉攏日本簽和約進而建交，一夜之間口氣全變，周恩來開宗明義出來指示：「釣魚台是歷史遺下來的問題，可以不要談。」這個宣佈，不但使我們這些眞正的留學生吃驚，連左派攪風潮的學生也不知所措，處境之尷尬，令人發噱。據我所知，有幾位左傾的同學，經此打擊，以後絕不再談政治，安分地讀書就業。

周而復以代表團長身份訪日，其任務在促進對日友好。「靖國神社」在日本的地位，等於台北的忠烈祠，大陸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或八寶山的墓地，周往參觀，是示好於日本，爭取友誼，剛好碰上中共近月藉反日想得優厚的日援，算是觸了霉頭。周是中共政策的犧牲品而已！

新華社竟稱「戰犯亡靈」而不稱「亡魂」，不知又作何解釋？如果說民族氣

節與國家尊嚴。毛澤東宣佈「一面倒」時有沒有考慮這兩個問題。他到蘇聯朝聖，有一句講詞至今猶在耳：「社會主義國家有一個頭，這個頭就是蘇聯。」我當時想：中共是那一部份呢？難道是屁股。國家的尊嚴何在？民族的大義何在？周而復這個老黨員，只是繼承優秀的傳統而已，何罪之有？

丁玲之死的幾點感想

丁玲死了，這一位一心効忠中共的黨人，去世的時候已是高齡八十二歲。

丁玲一生的命運可算坎坷，但在文壇的盛名，却是歷久不衰。在三十年代的前期，她即以「莎菲女士的日記」一書，為左傾文人力捧，聲譽鵲起。從此也成為中共黨人，曾為國府逮捕，獲釋後到了延安，參加中共文運。中共統治大陸初期，「一面倒」向蘇俄，丁玲也寫了「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得到史太林的賞識而得獎，這是丁玲在文壇最得意的時候了，可是不久便被批鬥，旋即下獄，一直到一九七九年才「平反」，出來的時候，已是個龍鍾的老婦人了。

早兩年，丁玲銜命到美加兩地與寫作界聯絡，為中共政權塗脂抹粉，盛名所至，很多人都去聽她的意見。她到多倫多來，出席過兩次招待會，她的言論，充

分地表露對中共的効忠。有一次，她談到大陸作家的「幸福生活」，以親身的體驗，告訴與會寫作的朋友，像她這樣高齡的作家，還得到國家的照顧，已覺得幸福了，每月還可以得到人民幣八十元，生活過得很舒服。我聽了很難過，像丁玲這樣負盛名的作家，生活費只有八十元，她已經這樣心滿意足了。竟不知美加兩地由政府發給老人生活補助金，已遠遠超過此數。大陸生活指數固然比美加兩地為低，但即使照比例伸算，還是低得多。何況像丁玲這樣成名的作家，她的待遇是何等可耻，如果告訴她：台灣的女作家瓊瑤，不但住的是豪華住宅，還可以獨資拍製自己作品的電影，眞不知有何感想了。

中共說她一生的作品多達二百萬字，在外行人聽來確是不少，但以職業作家來說，這是一個很低的記錄。不要說多產的作家，即以我個人來說，只算業餘，已年產三十萬字，二十年沒有間斷，近幾年還不止此數。就比她多兩倍。中共統

治大陸後，丁玲只出過「太陽照在桑乾河上」，近年放出牛欄，寫的也不多。可知寫作是需要一個自由的天地，任何一種框框，都是作家頭上的硒罩，更有才情的作家，由於諸多顧忌，也就無法多寫，如果讀者對丁玲的作品有所研究，必然知道她的才華平庸，還加上諸多限制，她能多寫嗎？

擁護封建思想

我國有許多封建思想，許多人每每受了宣傳，以爲必是落後的，不合理的，因此下了一個結論：凡是封建底產物，包括觀念上的、行爲上的都應該毫無保留地反對、捨棄。這樣才會進步，才會建立起新的文明，新的觀念和思想。

封建底產物，必然根於封建底思想，邏輯學的推理是不錯的。有了封建思想，才導致封建制度。而封建制度誰都說要打倒的，那麼，要打倒封建思想，豈不是天經地義的事。邏輯的推理也顯得如此。可是，封建思想果眞要全部要打倒嗎？經過幾十年的實驗，有些封建思想却是不能打倒的，因爲打倒以後，並沒改善社會的人際關係、秩序；更沒有促使國家繁榮，民族壯大。反而治絲益棼，民不聊生；使我們不得不反省，也不得不重新估計有些封建思想的價值。因此，邏輯

學上的推理，未必是百試百靈，這就是「邏輯的謬誤」。

如果把我國古代傳統思想，一律稱爲封建思想，實在是矯枉過正的事。套句現代術語，是扣帽子的行爲。我國的倫理思想，提倡父慈子孝，兄悌弟恭；此外有四維八德。我看不出有甚麼妨碍進步的害處，反看到它能關愛親友，和睦協調的好處。如果硬把這些列入所謂「封建思想」而拋棄。我國五千年文化的積聚只剩下一個空殼，對國家民族又有甚麼好處呢？

我常常說，我國近世的知識分子只會做應聲蟲，給別具心肺的人牽著鼻子走還不知道，沾沾自喜以爲走在時代的前頭，其實，只是被坐在馬車上的揚鞭者指引，做了他開路的馬前卒而已。他們缺乏獨立的思考力，也不反省，一窩蜂做了鳴鑼開道的爛頭卒，豈不可哀！可痛！

因此，知識分子必須在思考和反省下工夫。其實，這就是修身的一部分，算

來也是封建思想。如果有人說：你是個封建思想的人！我不會不歡，並以此爲榮！

馬克斯主義者終於否決馬克斯的謬論

馬克斯在資本論中最主要的論斷：資本家的財富，主要是榨取工人的剩餘勞動價值；因此，爲了財富，勢將用各種手段，並不惜與工人對立，盡量壓制工資，延長工作時間，僱用童工等剝削手段；使成本降低，利潤擴大。馬克斯認爲：工人階級希望資本家提高工資，減少過長的工作時間，如果不經過鬥爭，簡直是一種「夢想」。

馬克斯學說成立的年代，正是英國工業革命的初期。任何一種學說，與社會背景脫不了關係；馬克斯學說亦不例外。英國工業革命帶來了許多社會問題，也是無可避免的。馬克斯所見到的許多不平等的社會現象，也是難以忍受。在這種社會背景下所產生的學說，遂流於偏激與仇恨。而馬克斯困於唯物觀，否定了人

類精神的力量，足以改變不平的現象。工業革命初期不合理的現象，在人類精神底一面的：包括良知、容忍等，使得勞資共同探討問題，終於有了各種保障工人的立法出現，包括童工、八小時工作、休假、罷工等法例。近世先進國家尙有最低工資的規定和各種賠償、退休、福利等立例。使勞、資的對立因素漸次消解。而分紅、退休、福利等制度，促使勞資共存共榮，進而勞、資唇齒相依。這一切都不是馬克斯所能想像的；並超過了他的「夢想」。

收稅制度漸次健全，在分配社會的財富，起了一定的作用；而教育的普及發展，漸次塡補了階級的鴻溝。社會共同進步的結果，工人的子弟未必再是工人。經濟社會結構的變動，使得工人就可以及身成爲資本家；或由於資方對資金的籌措，開放股權，讓工人出入，形成工人不但是僱員，而且是雇主的雙重身份。這些更非馬克斯當時所能想像的事。

事實上，這些變動，西方先進的工業國家，早在半個世紀以前便開始；近世更無論矣。然而，對一個馬克斯教徒來說，是不敢聽到的事。因爲資本主義的改良，相對影響了共產主義的世界革命的條件。可是，由於教育的發展，人類的進步是無可阻擋的。如果一定說：目前工業先進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但與馬克斯時代相比，相去何止一萬八千里！

馬克斯主義者終於覺醒了，自己否定了馬克斯的謬論，這是一個劃時代的意義！

據「中國青年報」的報導：「廣州明興製藥廠入股啓事公佈後，職工購買股票踴躍，最後共集股金一百六十三萬元，佔企業總股份的百分之二十一。」「職工投資入股後，具備了企業直接生產者與經營『股東』的二重身份和責任。」「他們一是十分注意成本資金的節流，二是厭惡出動不出力現象，三是講求提高產

品質量和經濟效益，四是普遍關心和參與企業的經營，以『股東』者身份積極提改革建議。」

「股東」還不是資本家麼？所注意的四點，全部是資本家的共同着眼點。馬克斯主義者終於把工人轉變成爲「股東」——資本家了。雖然改變遲了，總比執迷不悟的好。

美總統雷根曾說：「馬克斯主義必將被拋入人類文明的歷史灰燼裏去！」這句話說了只是三年，馬克斯主義者已急不及待自己去動手了；這個遺害人類將近百年的邪說，將成人類文明歷史的灰燼，已成定局！

社會主義的創作自由才是創作自由？

中共作家協會常務副主席王蒙，在十月三十一日至十一月四日召開的作家會議上說：「我們的創作自由是社會主義的創作自由，歷史證明，也只有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才能提供眞正的創作自由的條件。」

王蒙是中共作協的領導人，他的言論，應該可以代表中共對創作的態度；最低限度有一定的代表性。

他對創作自由下了一個詮釋：「在強調創作自由的同時，也強調了作家要學習馬克斯主義理論，樹立科學、進步、革命的世界觀，深入火熱的鬥爭生活，了解黨的事業的根本利益和歷史發展規律，以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創作出更好的作品。也就是說，這個『自由』是有要求的。」讀到這裏，就知「千里來龍，到此

結穴。」這一段話，兜了幾個圈子，還是跳不出共產主義的五指山。中共要求的「創作自由」，竟包括：「黨的事業的根本利益和歷史發展規律」「和高度的社會責任感。」

這個限制再明顯不過。換言之，一切對黨的根本利益有抵觸的，不在創作自由之列。那麼，如果要把中共的利益一一列出來，而這些利益碰不得，剩下來還不是「歌德派」的殘餘的奴才自由嗎？而奴才的自由是什麼呢？唱諾，應承、侍奉之如此類而已。而這些算是自由嗎？

自由民主社會的創作自由，是無限制條件的。不必爲政黨（包括執政黨在內）的「根本利益」着想。他唯一的限制是寫作人自己的良知，因爲如果作品有人身攻擊和其他虛構的毀謗，變成法律的問題；這個問題和普通人民一樣，屬於告訴乃論的刑事訴訟，不專是只有寫作人的法律責任，因此不應在創作自由的限制之列。

劉賓雁退出文壇

劉賓雁曾到北美來訪問，這一位在大陸頗負時譽——「人妖之間」的作者，雖然比丁玲好一些，沒有爲中共壓迫知識分子的過去塗脂抹粉。但也總離不開馬列文藝教條的框框。作爲一個共產黨員的作家，雖然可以理解的；但在我們這些主張創作自由的作者看來，還是格格不入的。「道不同，不相爲謀」，也就放棄見他的機會。

今年七月間，聽到劉賓雁宣佈「退出文壇」，而人民日報的「同仁認爲他這是適時的決定。」這個消息，頗令我詫異。也許我不知道大陸的作家們，有宣佈參加或退出文壇的必要緣故。我們這些在大陸以外的作家，根本就沒有這種必要。只要停筆，就等於退出，不必有形式上的宣佈，何況「文壇」是抽象的組合，

與作家協會或筆會不同。即使筆會，祇要不繳年費，超過了年限，等於脫離，也不必在形式上宣佈。例如我是中國筆會香港分會的會員，會長從李秋生、岳騫以至現在的徐東濱；我們這些會員，不因會長的不同而有宣佈參加或退出，只是繼續成爲會員的，每年繳交年費便算了。劉的宣佈退出，使我疑惑了一陣。至九月，香港有一份刊物報導劉賓雁因爲寫了一個報告文學：「第二種忠誠」，受到中共中央的批評，才恍然大悟——事出有因的。

我終於得閱劉的「第二種忠誠」全文。這一篇報告文學，仍是完全站在中共黨員的立場來寫。他描寫兩位大陸青年的遭遇，是由於沒有依照中共所喜歡的「第一種忠誠」對人處事：「勤勤懇懇、任勞任怨、老實聽話、從無異議」的方法。而用「身體力行」爲眞理，「還要付出從自由、幸福直至生命這樣昂貴的代價」爭取。劉慨嘆這種對黨國的忠誠，仍不被接受，像「在乾旱而貧瘠的土壤裏，

它們能夠生存下來而未絕種，已近乎奇跡。」

試想想：連效忠的形式不同，中共都不能接受；更遑論寫作的自由了。劉賓雁不退出「文壇」，還有什麼可想。劉賓雁到底和丁玲等輩不同，於此也可見一斑。

從陽山碑林的厄運說起

根據大陸發出的訊息：南京東郊江寧縣的陽山，有一塊世界最大的碑材，將遭到厄運，因爲建材單位要炸毀它。這個消息，眞令人感慨。

百年來，中國備受列強的壓迫，國人思自強之道，也檢討積弱的原因。西洋文化的輸入，使傳統倫理觀念，和價值標準大受沖擊。新的發明，往往促成國力的增加，人民生活的改善。又眼看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對「新」就更趨之若鶩，全國在求新的觀念下，歡迎所有新的，那些古老的、舊的註定被輕視甚至毀滅的命運。

尊老、念舊自然是不合潮流，是落伍的思想，「自強運動」、「五四運動」而至「共產主義運動」。都是有求變求新的動機。但步伐一次比一次加速，手段

一次比一次激烈，以致效果和動機相去一萬八千里，眞是國家民族的不幸。

任何偏激的思想和行動，都會引致不正常的後遺症，這些反常的症候，常使良醫束手。

世界的文明，是人類求新的成果。求新是好的，是人類進步力量的泉源，我們不應反對，也反對不了。然而，新是從舊走出來的，正如高處從低處建起，總不能凌空而起一樣。今天之新，是明天之舊，人類能把智慧、經驗累積起來，才可以不斷創新，舊的是新的基礎，把舊的全毀了，創新會事倍功半。

可是，偏激的一群一定要粉碎舊的，認爲不粉碎它，新的就無法建立，等於建屋，不拆除舊屋，怎樣可以在原地建造一棟新屋來呢？

這句論定，乍聽有理。如果我們深思一層，就發生三個疑問：㈠如果這個舊屋是一棟好屋，甚至有歷史價值的建築物，是不是也要拆呢？㈡除了這間舊屋以

外，有沒有另一處空地？或者另一更破爛失修的房子？㈢有沒有把握一定是新的比舊的建得更好，更有價值。

偏激的作風，時常經不起理性的考慮。

大陸在文革時代，我們有多少文物，在「破舊立新」的口號下被破壞，甚至毀滅？那些畫棟雕梁的建築物，被認爲是剝削階級的貴族的象徵，有了這個認定，就忘記了也是藝術家和巨匠們的心血結晶，是文化的瑰寶。那些名家書畫，被認爲是士大夫的消遣品，不屬於勞動人民的，應該消滅。那些精緻的古董，被認爲是資產階級的玩物，對勞動人民有痲醉性，也應該消滅。這些偏激的論定，無疑是五千年來所有傳統文物，藝術品的刼數。我們能統計得出有多少被破壞和毀滅？這個罪孽，是誰做出來的？人民的眼睛也許不是雪亮的，但歷史總是無情的，它會在權勢沒落的年代，爲權勢壓迫下的一切不幸者討回公道。

陽山的碑材，是明代永樂年間由成祖朱棣爲建「孝陵」下令而鑿的。由於體大量重，無法搬運，只可遺於原處。清代著名詩人袁枚曾這樣描寫過它：「碑如長劍靑天依，十萬駱駝拉不起……」這塊有如此歷史價值的石碑，如果爲了需要碎石而把它炸毁，該是多麼罪過！這種無知的舉動，等於將名家書畫當燃料生火一樣。

爲了中華民族的文化遺產，求求你們再考慮一下才動手！

多謝李嘉誠

毛澤東去世兩年的時候，大陸仍未開放，不像現在這麼多人返鄉。我有一位宗親到廣州，回來對我說：「廣州除了一枝五星旗和以前不同外，看來沒有甚麼分別了！」

我是不解此意，追問何出此言，有甚麼所見是和從前一樣？他說：「雞瓦狗都有，還有人坐在海珠橋大罵毛澤東。」「雞」者，娼妓也，「狗」則「香肉」。我當時的確不相信，更不要說敢罵毛澤東了。誰知後來開放了，大家都證實所言不假，中共報紙也間有報導，不久便發生「四人幫」的事件，並出現了公開批毛，連鄧小平也說毛的功罪是三七開。這些事如果不是出自大陸的報導，那眞是不可思議也不可輕信的事。

現在每日都有這麼多人回大陸，造謠是造不了的。許多人都是目擊的證人，不由你不信。

上一週，有一位友人回老家汕頭去，回來說他所見的，如果不是親耳聽到的話，我絕不敢輕信。他說的時候身邊還有他的家人，也是一同回鄉的。怎麼說他也不敢當著同行者撒謊。

他說：在汕頭市入市的街口，有一個牌樓，掛著一副像對聯的紅條，寫著：「祖國富強，多謝毛澤東；人民幸福，多謝李嘉誠。」這個幽默，眞虧汕頭老鄉想得出。李嘉誠的確對汕頭的幫助很大，報載近億元的捐助，包括興建一所汕頭醫院，和一所大學，幾百間平民屋。這對汕頭的醫藥環境的改善，及教育與生活水準的提高，的確起了很大的作用，的確增進了人民的幸福，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原沒有甚麼不對的。但把一個殖民地產生的富翁，和毛澤東來等量齊觀，就

不能不說天下之大，無奇不有了。更妙的是，照大陸目前對毛澤東的功罪說，毛對中共能取得政權，是肯定的，這是正面，但製造動亂，使得人民一窮二白，正是目前大陸對毛的一致批判，這是負面的。剛好是「富強」的反面教材，而且「多謝」兩字，的確可圈可點，妙就妙在這裏，要毛與李平分秋色。

中國人的確是一個智慧的民族，經過多年的磨練，更加成熟和睿智了。

鄧小平照顧傷殘的兒子

文滙報引述法新社北京消息，鄧小平夫婦和他四十一歲雙腿殘廢的兒子鄧樸芳住在一起，並親自照料他的生活。

鄧小平以八十以上的高齡，於日理萬機之餘，還會抽暇來照料他殘廢的兒子，足證天下父母愛子女之心是何等偉大。詩經說：「蓼蓼者莪，非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鄧樸芳也會感到：「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慈父慈母的偉大是無可報還的。

父慈子孝，原是我們倫理中理想的境界。然而，我們儒家的倫理，不只是修身於家，而且推己及人，端不止於奉親和慈幼。孟子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愛吾父，亦望人愛其父。吾愛吾幼，吾亦望人愛其

幼。甚至如孟子言，吾愛吾父，亦推愛而及人之父，吾愛吾幼，亦推愛及人之幼。如果我們只愛自己的父母，而視他人之父母如蛇蝎，不但不愛，必仇視之，甚至毒殺之，我們只愛自己的兒女，而視他人之兒女如芻狗，不但不愛，必仇視之，甚至消滅之。那麼，我們何異禽獸呢？

十年文革，中共稱之爲「十年浩刼」。但文革受害者多爲中共的當權派。鄧小平復出掌權，昔日當權派今又當權了，許多在文革被鬥，被鬥死的，中共當權派當然爲他們平反復出。死的爲他們恢復名譽。平反也好，恢復名譽也好，都是站在共產黨的功罪來衡量。然而文革以前的許多運動如土改、三反、五反、鳴放、肅反、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其寃獄、寃死者多少人？傾家蕩產又多少人？傷殘之父母，傷殘之兒女又有多少？中共高幹曾否想及呢？鄧小平曾否照顧到？則鄧小平可以爲鄧樸芳個人之偉大慈父，於中國老百姓千萬傷殘的兒女，何愛之有！

糜爛之局的形成

到廣州去的旅客，都知道近年變化很大。最主要的變化在娛樂事業的發展，全市有音樂茶座七十六家，座位近二萬個。估計去年演出四千餘場，觀衆達一百六十萬人次。今年春節期間，音樂茶座場場滿座。全市舞廳七十二家，約有十一間賓館的舞廳對外開放。全市有五百多間桌球室，是時下最熱門的活動。

今年二月三日，由廣州市「共青團」舉辦的「羊城選美會」開始初選，一些中共官員認爲：「這次由六百一十名青年男女參加的選美會，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如果成功，會在全國各地蔚然成風。」

想起來眞可笑，以前在左派報紙寫文章的人，罵台灣社會腐化，就是罵這些：現在都到眼前來，可是現在不罵了，却用一種讚美的口吻報導，說成富足社會的現象，這些人究竟是健忘症的患者？還是在壓力下，不得不掌摑自己嘴巴的可

憐蟲？台北在五十年代中期便有音樂茶座，全盛時期的數量，沒有廣州那麼多，舞廳要在六十年代開始才有，也沒有廣州那麼多。桌球室最早存在，數量也遠不如廣州。

台北舉辦過幾次選舉「中國小姐」的選美會，不是官辦的。香港左派文人認爲，這種徵歌逐色，是腐化的資本主義社會才會產生，也是對女同胞的侮辱。現在中共也辦了，而且由「共青團」來辦。中共官員還希望會「蔚然成風」，普及全國。台北倒早就不辦了，就是恐怕這種徵歌逐色「蔚然成風」而腐蝕人心。

獨裁者無諍友，歷史早就證明。凡是獨裁的政權，爲了樹立其獨裁的威望，即使善意的批評，也被認爲向他的威望挑戰，這個本質，造成了望風承旨的奴隸群。這固然是人性的可悲處，但也促成獨裁政權的致命傷。

「中國與教會」的盼望

「中國教會研究中心」出版的「中國與教會」。近日從該中心寄來「四月份刊」，主要的文章「福音廣播會被淘汰嗎？」「爲何馬克思要反宗教？」和「也談教會前景」諸文。

「中國與教會」是一本傳播福音和關心社會的宗教刊物，以理性而敢言著稱。在此時此地發刊，如果沒有信仰的力量支持，是很難辦得到。

馬列主義者認爲宗教是麻醉人民的毒藥，他們信奉的是唯物史觀，與宗教唯心論（精神與信仰）剛好是大相逕庭的。共產國家禁止宗教活動，是一致的，中共亦不例外，尚有強迫和尚、尼姑還俗的事。文革時，更到處破壞廟寺、教堂、搗毀一切宗教文物，這種暴行，即使諉諸四人幫，但在四人幫之前，大陸的宗教

活動早經禁絕，中共又如何能自圓其說？目前爲了安撫大陸同胞，在憲法規定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中共憲法永遠只是具文，隨時隨意修改，所謂宗教信仰自由，是全沒有保障的。

香港在九七年後，將成爲特別行政區，上帝的子民能否見容於中共？確實是一大疑問。「中國與教會」敢面對這個問題，提出探討，並且籌辦「門徒訓練中心」，這是一種大無畏的精神。

該刊報導大陸傳道者受難的訊息，並刊了陳家駿的「獄中詩束」——雜嘆。「是作者二十二年獄中生活寫下千餘首詩歌的一部份。它記下獄中的淒涼，記下作者的軟弱，記下人的殘酷，更多流露出的是作者用純潔的愛，去軟化迎面而來的巨大仇恨。」

上帝的子民往往是如此的好心腸，共產黨徒軟化了沒有呢？但願眞有那麼一天，讓仇恨受到感召。像兇暴的羅馬帝國，讓福音傳佈到每一個角落。

民謠

民謠是人民的心聲，是天籟自然的，粗樸地、眞實地反映他們對處境的感受。歷史上有許多民謠，都能表現出當時環境。我們也可以從民謠看到治亂，蠡測興衰的。

大陸在實行人民公社的時候，我們四邑有一個這樣的民謠，當時在大陸的人民，總會記得。

「工人去湛江，
地主去香港。
貧傭農好似個囊。」

囊者，四邑人叫一種像青蛙的蛤蟆，牠除了憤怒的叫聲以外，只可困厄一處

而無可奈何。這是貧僱農自嘲的民謠，也說明他們的處境。工人有出路，連他們鬥倒的地主也出了生天，只有他們除了憤怒的吶喊外，還有什麼可想呢？言外之意，十分傳神。現在從大陸出來的同胞，帶著三個民謠，錄之如下：

「萬衆一心向前（錢）看，

人人只想把錢賺。」

這只有兩句，人人易記，中共三十多年的政績，除了一窮二白以外，還加上錯殺、錯寃、錯獄，所以人民天天要平反，天天埋寃，迫得又欺騙人民，要大家不要向後看，要向前看。一方面要改善生活，放棄以前「優越制度」，攬「四化」，主要是攬錢，人民看得清楚，把向「前」看改成向「錢」看，語雙關，甚妙。

工農兵學商，人人都經商，

東西南北中，個個去廣東。

去廣東做什麼，近深圳特區，近香港，攪錢，過資本主義生活也。

工人農民賺鈔票，

知識份子戴高帽。

哀哉，知識份子戴高帽，一語中的，被中共耍猴，口惠而實不至，人民的眼睛真雪亮。

巴金倡議籌建「文革博物館」

著名作家巴金，近日建議中共籌建「文革博物館」。他說：他看到法國大革命博物館，像身歷當時，那些斷頭台血淋淋的情景，教人怵目驚心。使法國人永遠難忘，這一頁歷史的悲劇，有助於以後理性而和平的建立政制。巴金認爲：十年的文革浩刼，如果建立文革博物館，把文革時的災難表現出來，也可以像法國大革命博物館一樣，教育人們，使類似的災難不會在中國再發生。

巴金這個建議，無疑是菩薩心腸。也許有難言之痛，他是文革的受害者，文革以後才放出牛欄。出來的時候已垂垂老矣！然而巴金自中共統治大陸之後，不等文革的時代，他已擱筆多時了。巴金無疑是一位左傾作家，但他膾炙人口的名著，和產量最豐富的年代，却是在國民黨執政之時，這是何等的諷刺？在巴金心

靈明覺處，也許早就知道誰才是自由民主的敵人，誰才是知識份子的迫害者，否則何以三十多年來，寫的不及過去的十分之一？到現在垂暮之年，才敢跟風批評文革。其心有餘悸，實在處境堪憐。

「文革」只是中共統治大陸三十多年來衆多運動中的一個，其歷時較久，只緣這一次運動，是中共內部反覆奪權，以致時間拖長了。中共現在強調文革是一種災難，那是因爲現在的當權派，多數是文革時代的「牛鬼蛇神」。假如文革派成功，文革的功罪必然是另一種評價。中共現在強調文革的災難，何嘗不是轉移人民的視線。因爲在廣大的老百姓來說，其他運動的災難，也許比文革時代更慘

土改運動是鬥地、富的，村村流血。肅反是鎭壓所謂「反革命份子」的，多少人被殺。「鳴放」是對付知識分子的，又多少人殺錯鬥錯了。三反五反是對付商人，小資產階級的，又死了多少人？以上這些運動，難道不是浩刼，不是災難。

誰會爲這些人嗚冤平反過。爲什麼？只因爲他們不是幹部黨員而已！

儘管巴金跟風譴責「文革」，提倡籌建「文革博物館」，但站在中共的利益來說，是不會贊成的，最少在這二十年內不會。最大的原因，是搞的運動有好幾個，有了一個運動的博物館，其他的運動，萬一也有人倡議，豈不是都變成中共殺人的陳列館，到時怎樣申辯這些血淋淋的事實？

中共經濟社會怎樣演變(一)

中共在大陸建立政權三十六年，其中約三十年離脫不了所謂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即使在鄧小平復出的初期，「四化」的口號提出以後，才逐漸在城市開放做試點工作；在鄉村逐漸恢復「三自一包」的制度；仍爲「計劃經濟」所支配。由於實現這兩種經濟措施，使長期窮困的大陸經濟社會得以復甦。以後這幾年，才大膽地掙開「計劃經濟」的重重束縛，建立所謂「中國特色的新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

不管什麼名稱，主要還是要看內容。開放城市是打破以前對外封閉的社會，其手段是發展旅遊——無煙囱的工業，也就是藉大陸的天然風景，古蹟和三十年來封閉以後的神秘揭露，來吸引遊客，達到爭取外滙，充裕民間貧乏的必需品，

來和緩人民與黨政的緊張關係，也可以利用外資購買生產設備，改進生產力，配合四化爲目的。這是一個最現成而不須大資本的可成方法。近年中共對世界遊客，包括華僑返鄉的爭取，可算已盡了最大的努力，也達到預期的效果。大陸經濟恢甦的原動力，開放城市的政策是一個主要因素。不只從旅遊中爭取可觀的外滙，還可以從華僑藉返鄉帶回數不淸的各種日用品，小型生產工具和捐助的生產器材，都是「攪活經濟」的主因，並不是中共「自力更生」創出的經濟奇蹟，所以也絕口不談這句以前所榜標的口號。農村「三自一包」以後，再加上容許私有財產，獎勵「萬元戶」。從上至下，提倡「一切向錢看」，首長們視察，「不看黨支部，只看萬元戶」！

從城市到鄉村，經濟改革的主導和作風，除了原有的國營事業還大致保留若干教條形式外，也滲入了「相對獨立，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方法。新興的事

業，有許多還主動促成外資，僑資的合營，先謀求產生了主導有利的行業，帶動整個經濟社會活躍起來。這種理論和作風，完全依照資本主義實驗過的模式。因此，目前大陸實質上正如陳雲所說，是走資本主義的。

中共經濟社會怎樣演變(二)

不管是資本主義的模式救活了奄奄一息的中共經濟社會，還是確有一套「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在馬克思教條主義者看來，都是背叛了共產主義的經濟制度。因此，老牌的或自稱正統的社會主義者，如陳雲就是這一派的代表。他說：「我們是共產黨，共產黨是搞社會主義的。」其不同意目前的搞法，已經是十分清楚。的確，站在共產黨員的立場，資本主義更好的東西不要學，何況共產主義的興起，正是以反對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為標的。現在不但不革資本主義的命，已經失去共產主義的特徵，如果反而向他學習，共產主義還有什麼存在價值，以後又怎能再號召打倒資本主義制度？

陳雲是中共政權成立初期執掌經濟的主管，五十年代初期被譽為「新中國」

的黃金時代，也不過是一個差堪溫飽的局面。大陸在中共政權成立之前，一直是傳統的農業社會，其特色是藏富於民，中共政權成立後，首先向地主富農開刀，完成土地改革。造成農村五步流血的局面，把地主富農掃地出門，其財富收歸公有，整個大陸農村搜刮殆盡，才造成溫飽的局面，並不是陳雲初期的經濟政策成功。一九五八年實施人民公社以後，那時從地主，富農搜刮的餘糧吃盡了，就開始連年飢荒，以後更每下愈況，就更不必說了。因此陳雲和「正統派」的說詞，認爲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也有過黃金時代。只是欺人自欺的謊言，不足取信。

陳雲反對大陸目前從資本主義社會搬來的發展模式，政治上的顧慮比經濟大。自從鄧小平實行資本主義的模式以後，信心危機和貪汚風氣出現，也實在危害著中共的生存。而維護中共政權的生存，才是中共的首務，人民好轉的生活。如果一旦危害政權的生存，對中共又有什麼好處呢？這是陳雲高聲疾乎：「我們是

共產黨」的心底話。不過陳雲過氣的經濟政策，五十年代已不足應付，要應付八十年代後期的局面，更是談何容易，即使鄧小平肯妥協，恐怕人民也不願走回頭！

體育與事業

誰都能分得清楚，除非成爲職業的運動員，體育和事業是不同的。職業的運動員，因爲是受薪的。他固然要盡最大的努力來報効雇主，贏得勝利；有時爲了拉緊戰局，使績分接近，即使穩勝，也爲了雇主的收益而敗，俾下一次更能吸引觀衆興趣，然後勝出，可知因勝利的榮譽，和因失敗的收益，有時會平衡地考慮。業餘的體育就不同，運動員沒有其餘的考慮，只知努力發揮技術與體能，不管誰是對手，也不論是強是弱，必盡心盡力去比賽，盡其在我求勝。勝固可喜，敗亦無話可說，因爲已經盡了一切的努力；這種態度，我們稱做體育家的精神。

五月十九日，在北平有一場世界足球預賽，香港代表隊以二比一贏了，北平當天就發生暴動，群衆辱罵和毆打香港球員，在街上推翻汽車，和毆辱華僑。這

種情事發生在文化古都，確是令人嘆息，但看到北平出版的「體育報」，由中共體委副主任袁偉民的報導，就可以知道中共對體育方面的錯誤，不能不要負上若干責任。

袁說：「我們的隊幹部，教練員和運動員在輸球之後，心情十分沉痛。由於我們在關鍵的比賽中失利，給足球事業帶來了很大的損失，刺傷了廣大觀衆的熱情，辜負了黨和全國人民對我們的期望，對不起全國人民對我們的幫助、教育和大力支持。」這一段話，就可知中共的足球隊，其成員以致觀衆的心態，都不是以業餘運動員自視和視人，清楚地指明是「足球事業」。因此沒有勝固可喜，敗亦欣然的雅量。非勝不可，不勝就大家心情十分沉痛，觀衆就要暴動。這是沒有注重體育家精神所致！

中共把運動員的比賽，有時當政治招徠術使用，也是對體育精神的褻瀆，導

致運動員無法了解體育有自我發揮體能的榮譽感在，以致除了責任以外，只有服從，無法在逆境時能個別掌握機運爲整體求勝，明知戰略錯誤而不敢改正，和作個人體能與技術的發揮。負於香港的足球賽事，便暴露這個致命的弱點。

中共爲了打開美、加外交關係，和爭取當地人民的好感，初期派遣的乒乓球國家選手隊來比賽，曾公開宣稱「比賽第二，友誼第一。」這是把運動當政治招徠使用，不但對體育精神的冒瀆，也實在對運動員的侮辱，並給他們一個不健康的體育觀念。這是值得中共深自檢討的。因爲作爲一個運動員，他們追求的目的，乃在盡最大的努力求得勝利的榮譽。

運動員的修養：勝不驕而敗不餒。近年中共作重點發展某些運動項目，如乒乓和排球等，成績也頗可觀，乒乓球一項最突出，年年稱霸世界，這些叱咤風雲的國家選手，許多就表現得趾高氣揚。幾次在加拿大比賽，雖然實力可以予取予

携，但態度輕佻，驕態畢呈，這不是一個好的運動員應有的榜樣。今年在洛杉磯世界乒乓球邀請賽，中共派遣世界冠軍的選手參加，賽前輕佻地揚言，三局直落輕取台灣派來的選手，結果呢？先輸了一局，便陣腳自亂，以一比四慘敗。其原因是先驕而敗，敗而急躁求勝，愈躁愈亂，終於大敗，修養不足，與香港足球賽失敗的原因大致一樣。

談法治

奧運會有一個小新聞：警衞人員逮捕了美國前總統福特的兒子，爲的是他拿走了一個奧運會的標幟，被扣上了手鐐，經過三小時的審詢後開釋，但須在起訴前到法院宣判期間向警局按時報到。

在美國人看來，確實是件小新聞，總統的兒子和普通人的兒子一樣，犯了法，依法起訴審判，彼此沒有甚麼分別，因爲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沒有厚此薄彼的待遇，能夠做到這種平等，我們稱作法治。

達到法治有許多因素。惟最基本的，是人民有法治的觀念。沒有法治的觀念，即使具備最完善的法律，或其他條件（如教育程度，審判制度等）。仍不易達成法治的理想。舉個例來說，人民到了法定年齡，一切行爲的法律效果自負。有

了這個法治的觀念，福特總統不必爲了兒子拿走（未經法院判定「偷竊」之前的稱謂）奧運的標幟而恐慌，因爲兒子在合法年齡犯法，效果自負。人民同樣有這個法治觀念，這筆帳不會算到福特總統的頭上，也不會因兒子的犯法而貶低總統應有的評價，各有各的帳。也因此，福特總統就不須要用任何手段，或地位、職權上的方便，來開脫兒子的罪名。這種由法治觀念產生的連鎖反應，更確保法治制度正常的運作，達到理想的法治。

相反的，沒有法治觀念的人民，即使有最完善的法律和審判制度，也難免滋生許多非法活動，從而影響司法的公正，法律即使不成爲具文，至少也不易達到法治的理想。

人民有了法治的觀念，法治政治的根基才能穩固。怎樣才可以使人民有法治的觀念。這是政治家的一個重要的課題，也是政治家與政客的分別的重要關鍵所

在。

達到法治政治的理想，是靠大家守法，守法是法治觀念的行爲化。有了觀念就產生了行爲。沒有守法的觀念，不知守法的重要，小則偷雞摸狗，大則殺人越貨；無視於法律。不要說人人如此，只要有部分人不守法，法治的政治就無法達成。

守法風氣是怎樣推動出來呢？一定是由上始，套句時代術語，是從統治階層做起。在民主制度國家，沒有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分，人民選出自己的代表製定法律，成爲社會遵守的共同約法，政府官吏是公僕，是納稅人出錢僱用的，不是世襲的職位。退休制度，裁員政策，甚至才能與職位不符，都可以使他們失掉職位；從官吏回復到普通老百姓的身分，立法的議員也這樣，一旦落選，也退回老百姓的行列。

守法風氣的形成，就是從這些執法，立法的人開始。執法者玩法；立法者毀法、不法。而求人民守法，其能乎？自古以來，未嘗有也。

我國歷史上法家執政，他們首要的工作，就是樹立人民守法的觀念性，往往向最有權勢的不法者開刀，來證明政府護法守法的決心。有了不徇私，不徇法的行動，執法和立法就不敢玩法、不法。上行下效，法治政治因此形成。

破壞文物是誰之過

據路透社北京八月二十七日電訊：大陸文化官——歷史博物館館長劉東瑞（譯音）說，數以百計的古代珍貴文物，剛從廢鐵熔化爐搶救回來。但每年仍有無數古物消失於工業熔爐中。劉東瑞還打個譬喻說：「就像河中釣魚，你釣到幾條？但不知道水中還有多少？」

這些被搶救回來的珍貴文物，包括早期朝代的商和西周銅器。展品擺在天安門廣場的博物館的一個大廳。這些展品，預備熔化後提煉黃銅。

在同一電訊還列舉在福建省的故事，一個農民掘到一件珍貴的、高腳青銅古鐘，他鋸掉座底和周圍雕飾，想看看是什麼金屬，然後以廉價賣給熔化爐。後來發現者得獎，農民得來的幾塊錢充公，因爲破壞文物云。

這兩則消息看來，誠然是我國古文物的惡耗。也是人民愚昧的行為。然細究起來，有此惡果，中共是種因的始作俑者。

中共文化官譴責農民的愚昧。爲甚麼沒有一個在「土法煉鋼」的時候敢提出異議，大家一致支持毛澤東的那種完全沒有常識的做法，有多少古老的金屬古物，公開的、強制的被送到熔爐去，而且煉出來的是一堆廢物。在土法煉鋼期間，我家一副傳家的燭台，在新年拜天和祭祖大典才使用，被迫獻出了，熔了，還有記不清的金屬，無論新的、舊的，如百年以上的門鐶和天井上的鐵柵都不能倖免，新舊一起熔，這種愚昧又較農民強多少？農民被譴責，是不教而殺。他們的愚昧又是怎樣做成呢？教育乎？制度乎？責任誰負呢？

文革大倡「破舊立新」下，又有多少文物被毀呢？這筆帳又怎樣算？

從投奔者看政權的前途

陳寶忠駕軍機投奔過來，王錫爵駕運輸機投奔過去，令人眼花撩亂！

民國成立初期，一直到孫總理逝世，仍然分南北政府。南方僅以兩廣一隅之地，對抗整個北方政府；不但不成比例，而且號稱兩廣，實際只有廣東一地可以控制，廣西只是聯合，號令難以貫徹。這是南方政府的一不利；此外，除洪憲醜劇上演的幾個月，北方政府用的也是中華民國國號，是世界列強承認的合法政府，很少對南方政府承認，包括世界組織的國聯；這是南方政府的二不利。北方政府由於北洋軍閥的關係，掌握了全國軍隊。南方政府後來建立粵軍，論人數與武器，與龐大的北洋軍閥系統不成比例。這是三不利。

然而，南方的軍政府在劣勢下，許多有志的青年，卻從北方南下，到廣州去

，參加這個革命陣營。北方政府幅員廣濶，財雄勢大，要籠絡人心，對付南方政府，自然以優越的條件拉攏各方，當然也有許多人去投効。但去的多數是過氣官僚、或有名氣的老人。因此，當時有句時諺曰：「想升官發財的到北京，想革命的到廣州」。到了黃埔軍校創建，就更吸引有志的青年南下投効，南北對峙形勢開始改觀，終於反弱爲強，誓師北伐，掃除結納割據的軍閥，全國重歸統一。

我時常留意投奔台北和北平的人，他們投奔的動機是甚麼？是甚麼理由促使他們投奔？他們是怎麼背景的人？他們的年齡有甚麼不同？在甚麼環境之下投奔？包括當時的危險程度，和投奔後必然的後果——本身的和親人的？從這些問題思考，會得到許多啓示。對研究兩個政權未來的消長，命運，都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民運分子應該自己檢討

王炳章在加拿大麥基羅大學醫學院畢業以後，到了紐約，宣佈不回歸，要留在海外做「支援大陸民主運動」。這是中共統治大陸卅二年後，大陸知識份子首次在海外公開結社，以行動來支援大陸的民運人士，王君且係中共培養資助的公費留學生，他代表的成員，幾乎都是大陸公、自費生，套句大陸術語，「是飲共產黨的奶水長大的」，其意義就不尋常了。

王炳章等人成立了「中國之春」，算來是海外第一個民運組織，開始的時候，確是風起雲湧，支持的迴響，來自全世界各地，如果「中國之春」的成員，同心同德，把握這個歷史的契機，以「天下爲公」的眞正革命者的胸襟，在「順乎天、應乎人」的成熟的革命客觀條件下，滙同全世界華裔有志之士，不難旋乾轉

坤，爲中國自由民主前途，開闢一條康莊大道。

然事與願違，「中國之春」的成員，包括王炳章在內，看來容忍爲公之氣度小，不容忍而爲私之氣度大，以致內鬨不已，力量分散，而且陷入意氣之爭的死胡同，遂使親痛仇快，仁人志士因而寒心裹足，仇讎拍手相慶。一度在海外蓬勃發展的民主運動，到現在變得了無生氣、奄奄一息。歷史沒有辜負他們，然而他們辜負了歷史，尙何可言？

每一個成員都有一部分理由，然而，細心想深一層，這些自以爲是的理由，能抵得上合則力量壯大、分則兩敗俱傷嗎？看來有人以爲這是鄉愿姑息之辭，好吧！姑不論我是反對這個鄉愿思想的。你們這些私理，能抵得足以使民運死亡的公理嗎？即使不死亡，總會使民運倒退一個時期，大概總不算危言聳聽吧！

從自由女神看美國國運

週來看美國人紀念自由女神百週年慶典的電視節目，看到美國人民的愛自由、愛國家的熱情，眞是令人感動和興奮。

美國自韓戰以後，信心開始動搖。緣美自立國以後，不管經過怎樣艱苦，到最後總還是戰無不勝的，韓戰是第一個例外，美國人已感到不是味道，以後又捲入越戰，就更苦不堪言，戰場上投下五十多萬兵員，連一個小小的越共都不能打敗，美國人懊喪已極。外受嘲笑，內生自卑。信心產生了危機。導致所謂「自由派」的崛起。這個「自由派」，不是指擁護自由信念的人們，而是否定現有制度，抗拒傳統道德與是非標準的人士，由是衍生了不修邊幅，長髮爛服，婦解運動，大麻吸毒氾濫、同居、亂交、墮胎、同、中性戀等反傳統道德觀遂一發不可收

拾。這是從六十年代中期開始，一直到卡特總統下場爲止。歷經十五年，是美國自立國以來最危險的時期。人民對國家的信心喪失，精神萎靡，生活靡爛，道德敗壞。羅馬帝國覆滅前的條件，美國人統統有了。還可以加上不愛國的歪理（如反戰份子到北越慰勞敵人，役男逃避兵役而恬不知恥等）盛行。如果長此下去，美國那裏還需要外力征服，自己就會潰爛下來。

然而，美國到底逃過覆滅的災難；學術、思想界自我的檢討，人民也開始冷靜反省。加上天佑美國，讓雷根總統領導，重新揭櫫愛國的大纛，自我的無畏精神（如處理高曼尼人質和航空操縱人員的罷工，以致被槍擊的表現）發揚，處處又做了美國人身教的榜樣。使美國人民迅速治好信心危機，恢復了愛國心。而美國立國的根基，深植在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沃土上，是能經得這次嚴酷的考驗。

看到美國人民的生機活潑，深信其在歷史舞台，將仍有一段很長當主角的時期。

謝冰瑩

——儒行之健者

自五四運動倡導新文學以來，在中國文壇享盛譽而歷久不衰者，謝冰瑩先生是少數中的一個。她不但是一位文藝作家；也是一位教育家。然而，這是不足以譽謝冰瑩，她的言行，實在是儒家的實踐者。今試從此點着論，希望爲後之來者，對謝冰瑩的評價，增多一個新的識認。

儒家思想的精粹，存心在於「仁」，行爲合於「義」。故存仁赴義，乃儒行的要旨，也是儒者的本務。因此，是眞儒還是假儒，可以聞其言，看其行而察其心，便可以知之。

謝先生於一九三一年，首次赴日留學，以「九一八」事變，參加抗日救國工

作，被日警驅逐出境。至一九三五年，再赴東京就讀，希望完成學業；翌年，以「滿州國皇帝」溥儀朝日，謝先生拒絕歡迎，被日警逮捕入獄，備受各種酷刑。然謝先生視死如歸，早抱「成仁赴義」之心，「威武不屈」之志，後得友人營救，保釋出獄，始得潛歸故國。抗戰軍興，謝先生投身前線，率領女兵，在槍林彈雨中救護傷患。先生以一介女性，而抱匹夫興亡之責，此非「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慷慨赴義之氣概乎？這些經歷，也造就了她完成「我在日本」、「抗戰日記」等膾炙人口，反映時代的、悲壯的民族底作品。

中國傳統的「讀書人」，也就是服膺儒家的「士」，向以澹泊明志，並不汲汲於功名富貴。「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以謝先生早歲即享盛名，如果不是澹泊於名利，篤行儒家的理想：也許她會顯赫於一時，但也會成爲權力的犧牲者，而終爲盛名之累。她只願做個愛國者，不會像魯迅那樣，還要做「青年的

導師」，就不會感到有一條鞭子在背後了。她不會做聞一多式的烈士，才可以「修身見於世」。

謝冰瑩對國家的愛護，超出於政治、政黨，成爲中華民族的瑰寶，正統儒家的傳人，當她脫下女兵的服裝，還其初服，默默獻身於教育，一直到她退休，儒家的「敬靜澹一」的境界，此之謂歟！春風化雨，弟子何止三千。她從沒有放下手中的筆，爲了民族的生存，她寫過多少激情的篇章，而她那一顆善良的心，使每一篇作品都洋溢著她的愛心，使受傷者得到撫慰，孤獨者得到溫暖。這就是爲士的：「不惟義盡，所以仁至。」

欣聞謝冰瑩先生首次蒞市，我們願以至誠爲她祝福。並誌其行誼如上，爲後之修儒林史者告。

我國外交楷模顧維鈞先生

近百年來，由於列強的侵迫，喪亂頻仍，在弱國無外交的環境與飾詞下，中國外交史幾無可說的事、可頌之人；喪權辱國則斷牘連篇。有史皆慘，無交不敗；求之諍諍有聲，不屈不撓的外交鬥士，其爲顧維鈞先生耶！

顧維鈞博士，字少川；江蘇嘉定人，生於一八八八年正月廿九日，終於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如此中國曆法算（連潤年），尙有不足三個月，便屆百齡之壽，他的親友在夏間已開始籌備慶祝其百年華誕，「顧維鈞博士百年誕辰祝賀版畫」也印好了，可惜只差兩個半月，顧先生在紐約寓所跌倒，竟一瞑不視，無病而終，是幸是不幸？眞是難下定論，只可委諸天數了！

顧先生原在上海聖約翰書院（後改爲大學）肄業，後轉學於美國紐約州的科

克學院（一九〇四～〇五）；再轉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深造（一九〇五～一二，完成博士學位）後，即應駐美欽差大臣張蔭棠（時民國剛成立，張氏尚未召回）轉來當時總統袁世凱電報之請，歸國任總統府秘書，是顧先生從政之始。並兼任國務院英文秘書，以後轉任外交部參事；是顧先生擔任外交部門職位之始。一九一五年，袁世凱熱衷帝制，日本迫袁簽廿一條約。時顧先生已出任駐美公使，年僅二十七歲，是全世界最年輕的外交使節，由愛國的思想驅使，故意洩漏廿一條約內容，並利用列強的矛盾，反對日本，又以維護正義，申張公理呼籲。終於使日本讓步。

然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列強在巴黎開會，日本欲奪取德國在華權益，特別是山東省的特權，並欲我國接納所提的廿一條約。顧先生為巴黎和約會議我國代表團之一。他表現的外交才華，蜚聲國際，亦以巴黎和會開始。

中國以內部四分五裂，代表團的意見亦復不一致。和會秘書處通知我國代表報告山東問題，大家怕負責任，彼此推諉，最後公推顧維鈞做代表，出席發言。顧維鈞雖未足三十，但儀表出衆，識見淵博，據理力陳日本野心，持論公正動人。時美總統威爾遜氏與英首相路易喬治氏在座，爲之動容，起立與顧氏握手。使日本代表甚感尷尬。顧氏從此捭闔國際議壇。他拒絕在和會簽字。

中國自鴉片戰爭以後，喪師辱國，被迫簽訂各種不平等條約；代表無不屈辱任人擺佈，從沒有拒絕簽字的情事發生。李鴻章以北洋大臣之尊，位在宰輔，代表中國到日本，挨了一槍還是要簽。其他就更不必說了。顧氏出席巴黎和會的時候，國內軍閥割據，政局動盪，民不聊生之際，顧氏敢以正義、公理而抗強權，一洗國際視聽，亦不啻爲我國後世外交界開規模。

顧氏一生與近世中國政局關係密切，是一個近百年來不可不論的歷史人物。

他曾任外交部長，大使、內閣總理、代理總統；駐國際聯盟及聯合國首席代表，海牙國際法院法官（後兼副院長）。一生忠愛國家，清廉自守。他晚年的生活費主要來源，是國際法庭的退休金，每月美金二千元；此外，是國府的資政薪俸。

顧氏一生淡泊，是能享高齡的主要原因。此外，他有幾個好習慣：一、細嚼少食或多餐少食，二、好散步。晚年常在紐約中央公園散步，被歹徒打暈過四次，以後才少去。他好讀書，暇時手不釋卷，是學識淵博的原因。他也好搓麻雀，出手極快，不扣牌，所以常輸，他自嘲說：「並不是我的技術不如人，實在是牌運對我不甚禮貌！」其幽默亦足發噱。

（筆者按：資料參考傳記文學，中外雜誌，顧維鈞回憶錄。）

謝冰瑩

——不老的女兵

我首次書畫展之旅，能重謁冰瑩師於三藩市，是一次意外的豐收。

記得我第一本文集「火花」要出版的時候，瑩師為我作序，對我的獎飾和提掖，是我終生不忘的。我對她的敬重，不惟是她的文名，更重要的，是她一顆熱愛國家民族的心。我們從她許多名著：「女兵自傳」、「抗戰日記」、「我在日本」……等書中，從她的筆觸，我們會感到一顆熾烈、為國家民族而跳動的心，是那麼激動而悲壯。她有一些著作，眞可使貪夫廉，匹夫有立志。如果是漢奸，只要還有良知，會一頭栽死自己，或者立即轉過頭來，為自己的罪愆思有所贖。

瑩師生於民前五年，算來已八十了，到目前為止，出版了六十多種專著。不

，尤其是近年的作品，如給「小讀者的信」，成年的讀者必然感得到，這些信，名雖給「小讀者」，實際上是老祖母，網起她全身的力量，擁抱著懷裏的小孫兒，叮嚀著他：將來怎樣站起來，怎樣走路和怎樣做個正正當當的中國人。

瑩師教的是師大，我就讀台大，以前，她是謙遜未能做我的老師。我記得吳昌碩受學於趙撝叔。他很佩服任伯年，時常向他請益。任對他說：「趙與我都不能傳你甚麼了，不過，我可以告訴你，你的古篆寫得好，如果以古篆的筆法入畫，便有自己面目。」這句話驚醒了他，果然靠這種筆法，遂享盛名，吳昌碩亦終身師事任伯年。

旅加以後，第一次聽到她的訊息，却是跌傷了頭部，我奉函致候，才悉早已他遷。又數年，傳說她到了三藩市，却又傷足，遍問該市同學，仍不得要領，至深繫念。這次到港，和世界筆會中國香港分會會友打聽，終於確知她仍卜居三藩

市，也有了地址。我從香港回到三藩市，第一件事就先訪她，恐冒昧登門，好不容易才打聽到她的住宅電話，終於天從人願，我們聯絡上了。

人與人之間的機緣，有時很難以常理推論。一別二十五年，我們連寫信也緣慳而不可得。到機緣來的時候，我還沒有找到她，她已在我們相見的前一個晚上，在三藩市的華語電視先看到我，那是一個十五分鐘對我的專訪。到我們相見的時候，說起看到這個專訪節目，她就覺我面熟，一下子無法記憶在那裏見過。我們在敍舊之餘，瑩師與緻勃勃的開了一瓶淡酒，兩碟下酒小吃。我到她的寓所是早上九時，大家原沒有飲酒的習慣，但二十五年的隔別，人事參商，何等難得呢？不飲何待。瑩師說：「以後不要再失去聯絡啊。」老人慈愛與渴望常見後輩之情，溢於言表了。

我國近世的女作家，大致可分兩個類型。一種是自我炫耀型，一切以自我爲

中心，寫個人私情，身邊瑣事，娓娓而談，可像是個情聖，也必定是個大美人，她不但冒瀆自己的靈魂，也把男人寫得變了形。另一種扮演著無我的進步型；要打倒舊的一切，諷刺傳統，老娘就是撐起半邊天的代表，如果做不到，起碼也亦步亦趨，表示跟上「進步」的時代，可像隨時隨地都準備犧牲似的，然而謝冰瑩兩者都不是，她在愛國家、愛民族的行列中有她自己，她沒有炫耀自我，只是眞眞實實地把內心的寫出來，使憂傷的得到安慰，失望的得到鼓勵。她用她的愛心燃點著每一個有中國人的角落。

謝冰瑩的成就，不會因我的讚頌而遞增。「吾愛吾師，吾尤愛眞理。」我談的都是實在的話，試問有那一位認識瑩師的人，會懷疑她眞摯的愛心呢？她又有那一本書、那一篇文沒有愛的動機，而在文學上散發著愛的芬芳？

自私懦弱的人是沒有愛的。愛的泉源是來自堅強的生命，祇有堅強的生命，

才能產生堅強的意志，可以無私的犧牲，抵得住物質的貧困，行其素志的。謝冰瑩的一生，在日本反日坐牢，在抗戰從軍、救傷患，在大學教書，退休後在國外。不管在那一個階段，她始終如一，用筆燃點愛的火燄，她渴望每一個生命都得到光明。這種襟懷，這種光風霽月的高尚行爲，能不教那些滿腦袋投機取巧，見風轉舵，不惜出賣自己靈魂的所謂知識份子愧煞麼？

她在年輕時，被關進日本的牢獄，受盡毆打凌辱。她想，我不能死，死了就少了一份救國的力量。晚年斷了腿，在木船上漂泊了近月，痛徹骨髓。她也想：我不能自殺求解脫，我自殺了，對後世影響多壞。這是爲「天地立心。」人的價值有待於後世的鑑定，然而必先有自我的肯定，始能做到「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才可以忍其性而堅其志，「增益其所不能。」

謝冰瑩一生意志堅定，所以精神富足，不患不忮，有其自我的肯定，她不做

牆頭草，是一枝空谷的幽蘭，在那寂寂的谷中，抵住寂寞，抗著風吹雨打，然而她散發著的幽香，清清淡淡的，風一過，幽香傳遍著廣大的原野，山岳江流，到人們的中間，蕩滌汚濁的風氣。

我看到她扶著手杖，穿著禮服，一步一停也來參加我書畫展的開幕禮，還帶著給我的眼藥水、和給我的孩子的聖誕禮物。當我送她離開會場時，眞怕她回頭看到我滿眶感謝的熱淚。

然而，謝冰瑩老師，不，謝冰瑩，因爲她不只屬於我們做學生的，她是屬於我們國家的、民族的。這個名字，將玉潔冰清地晶瑩下來，傳到永遠，是愛的同義語，沒有時空的限制，也是個永遠不老的女兵。

一位愛國者在海外哭泣

我在歲抄，讀到「人民日報」刊出謝冰瑩老師寄給她在大陸姪婦的書柬。順手剪下來寄給她。近年中共對爭取海外著名人物，頗下功夫，像謝冰瑩這樣知名度的大作家，就更不在話下。中共在大陸向她的子侄輩遊說，要他們動以親情，向謝冰瑩招手，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人到老年，加上飄泊的生活，常觸起落葉歸根的念頭，許多人就這樣回去了。

謝先生寫給「新獨立評論」陸鏗先生的信，（刊在該刊一百期）說：「去年舍姪來信說：『上級說，只要姑姑能回來看一看，房子馬上發還。』我回信說：『這是什麼話？我是出嫁的人，沒有資格參加謝家的事！』陸先生，我的親屬老幼大小共四十餘人，都散居湖南、湖北、江西一帶，爲什麼守園不交還他們，使

他們到處流淚？」

這個「守園」是先母一生節衣縮食，辛辛苦苦地積蓄了四十年，建築起來的守園，共有兩層樓房，廿餘間，樓上藏書，房屋沒收，至今沒有發還。」守園是謝先生的父親居住讀書的地方。「先父石鄰公是一位飽學之士，著作等身，從事教育工作六十餘年，桃李遍三湘，家藏二萬餘册歷代有價值的書籍文獻，全被紅衞兵刼去燒毀。連我寄回去的，民國廿六年（一九三七）參加前線抗戰服務團團旗，以及其他許多紀念品，珍貴的日記，重要的抗戰資料，也都被暴徒搶去，早已不知下落！」「如今這房子還被共黨覇住，據說只留一間給舍姪他們住，不知是什麼意思！」「我的眼睛有病，寫這短信，已經流過幾次淚了！」

陸鏗把這一封信公開了，加上一個標題：「謝冰瑩放聲大哭」。陸鏗並加了幾句按話，其中有兩句問：「一定要謝冰瑩女士回去了才發還，那不成了『強迫統戰』。」

舉目有山河之異

「山河詩抄」是中國詩學會會長鍾鼎文先生的詩集，今歲始得覽。鍾先生是我國現代詩壇的巨擘，近年退休了，卜居台北，領導詩學會，對中國現代詩的推廣十分用力，並且常常出席世界詩人大會，飲譽國際詩壇。

鍾先生的詩沒有時下朦朧不清之弊，更沒有無聊的蒼白和無奈的頹唐；他的詩，是爲苦難的時代呼號，爲憂患的國族吶喊，爲多麗的故國山川愴懷拼淚。這種孤臣孽子的心聲發爲詩歌，教人心弦震動，「舉目有山河之異」的感受。

「石頭城下，有誰聽千古秋潮？

誰是翠柏與蒼松？誰是勁草？

在風前屹立，作不屈的英豪。

（海上秋風辭句）

未報的恩，未復的仇，盤在心頭，
一年一層，砌成我心上的五層樓；
我站在五層樓頭，以悲淚爲奠酒，
臨風灑去，遙祭故國的河嶽千秋！
屈指數年，今年的秋是第五個秋，
我的手，竟捏成一隻憤恨的拳頭。

（第五個秋句）

這種明顯的意象和淸楚的節奏，是鍾詩最大的特色。王國維在「人間詞話」論詩的好壞，在「隔與不隔」；鍾詩就好在「不隔」。

詩人的心是火熱的，和詩人舉止溫厚常常是兩個極端。鍾先生和他的詩就是

這兩個極端的典型。我認識的鍾先生，溫文多禮，是傳統的恂恂儒者。他不但現代詩寫得好，文章也足傳世，曾任聯合報總主筆，是寫政論的高手。

很多人以為：對政治認識太多，會斲斷詩人的靈性。這點我是不同意的。詩人需要出世的靈性，但入世的經歷更重要。大時代的苦難，結合詩人的體會，才鑄造出不朽的詩句。李，杜、蘇、辛莫不如此。近世黃仲則、蘇曼殊也不例外。鍾鼎文在詩學上的成就，時代的造就應算一個因素。

在歡迎無名氏的宴會上

無名氏首次到加拿大來，以時間匆促，未及多聚。從他到達多倫多第一天的午餐，多大和文復會的演講會，我都參加；惜交談的機會不多。惟錢君邀宴的一次，與無名氏兄弟杯酒言歡間，聽其讜論，益增傾佩。

席間的氣氛熱烈，一半由於酒精的作祟，此外，還加上無名氏胞弟卜幼夫先生的豪於飲而善於言的關係。在酒酣耳熱中，卜幼夫先生突然請我們輪流致詞，以不違貴賓雅命，倉卒間也只可說了一段話：

我這幾天，剛好寫了幾篇有關近世中國知識分子喪失道德勇氣的文章，並認爲這是中國近世喪亂的主要原因。中華民族在發展的歷史長河裏，我們也有過許多危難的時會；在這些危難的時會，民族文化薰陶下的精英分子！仁人志士出來

了，爲了文化的道統和民族的生存，捨死忘生的去維護，終能轉危爲安，日新月盛。這是中華民族與文化能歷久彌新的保證，也是主要的原因。

無名氏經三十多年專制統治下的生活，終能以堅強的意念和道德勇氣，不爲文化的摧殘者著取寵之言，不爲民族的壓迫者任一職。其高風亮節，正是仁人義士的懷抱。今擺脫魔障，重獲自由，又能以刼後之身，爲大陸同胞請命，何異菩薩心腸。因此，無名氏在我民族與文化發展的歷史長河中，自有其可記的歷史地位；不獨儒林異代有可傳之作。這是我對他表示敬佩的主要著眼處。

寫作人的立言固然重要，如立言而喪德，無德之言，何貴之有！

我看無名氏的價値在此，論其他寫作人的價値也以此爲衡量；同樣的，我對自己的要求，又何敢稍寬？

獻給無名氏

「五四」出現了「新青年」，（註一）
「這是中國文學出現的春天！」（註二）
華、夏青年都吃了這碗藥，（註三）
「日出」後的「雷雨」，（註四）
也不外加強「徬徨與吶喊」：（註五）
「打倒封建！」
「打倒封建！」

於是，

阿Q的幽靈到處遊蕩，
「創造」對「新月」又推又揪，（註六）
當「八月的鄉村」燒得火紅；（註七）
文藝的園丁都帶著標槍和匕首。

你出來了
你說：
爲美好的大自然謳歌吧！
「天是藍的！
　海是藍的！」　（註八）
爲愛情讚頌吧！

北極風情畫是這樣美！（註九）
塔裏的女人也這樣嫵媚！（註十）

你錯了！
文藝是爲工農兵服務的！（註十一）
舊的知識分子都應該改造！（註十二）
因爲現在的海不是藍的，
　天也不是藍的，
下沙鄉集中營有正確的回答，（註十三）
這是「海的懲罰！」（註十四）

從三十四年的煉獄走出來，
海還是藍的，
天還是藍的，
連維多利亞的海也是一樣，
那邊還有故國泥土的芳香。

海啊！
我自由了！
你爲我證明你還是藍的，
我要爲你歌唱！
天啊！

你也還是藍的，

我又可以爲你謳歌，

為你翺翔！

註　釋：

一、「新青年」月刊是陳獨秀等創辦。

二、當時大陸左傾文人的讚語。

三、魯迅短篇小說：「藥」中的兩個主角，一叫「華」，一稱「夏」。

四、曹禺瘋魔大陸青年的話劇。

五、魯迅另一名著。

六、創造社爲郭沫若、成仿吾等主持，新月社爲徐志摩、梁實秋等主持。

七、左傾作家蕭軍名著。

八、無名氏句。

九、「北極風情畫」爲無名氏名著。

十、「塔裏的女人」亦無名氏名著。

十一、毛澤東在延安文藝講話句。

十二、毛澤東語。

十三、無名氏勞改的集中營。

十四、無名氏重獲自由的第一部名著。

黃季陸

——多倫多報界的前輩

前額豐隆突出、大嘴吧、大肚子、兩眼微突，一口四川官話，這都是黃季陸先生的特徵，教人不易忘記。

我上過黃先生的大課，他講中山先生的行誼，都是他親身所見的瑣事，以小喻大，教我們在這些瑣事中悟到中山先生的偉大，比一些正襟肅容的學究高調「天縱神武」要好得多。

季陸師畢業於多倫多大學，是中國早期的留學生。在多大讀書的時候，繼程天放先生爲本市醒華日報的總編輯，算來是本市報界的前輩，學成歸國，隨中山先生入大元帥府任職，遂致仕，身歷中樞各要職，遷台後曾一度任教育部部長，

並在國史館館長任內逝世。

季陸師好提掖後進，我到多倫多來，承他的錯愛，寫了一封介紹信交我帶給張子田先生。張公時任醒華日報社長，雖然我沒有替他做過事，但情誼日厚，直至他謝世，始終是我心儀的長者之一。旅加以後，也有好幾次到台北，均以事忙，未及見黃師。去歲，聽說他身體已大不如前，就恐他來日無多，望能多見一面，此意告於吾師李定一教授，承他的安排，約好了季陸師來他的寓所。那一天晚上，季陸師惠然肯來，除我是粵籍外，可像都是蜀人，大家稱他做鄉長，只有我稱老師。廿三年的歲月，他龍鍾老態畢呈了，所問多倫多的故友，從張子田、麥錫舟、劉佐祖、劉子澄、關崇藻……諸公以次，竟都作古，言下不勝唏噓，他已經沒有以前的風趣和健談了。

席間有善飲者，在酒酣耳熱間月旦四川人物，季陸師只是靜聽，不加一詞，後來講到鄧小平，有許多人說他是壞人，也有人說他是好人，兩邊各舉歷年史實

作證，各有各的道理，爭持難下，可知歷史人物，在世難作定論。四川人爭論四川人，自然有他們的道理，我只作壁上觀。後來，季陸師揀上一個空檔，把手一指，問我說：「你呢？」，席間他居首座，除了他，只有我未置評，看來我無法置身事外了。我想了一下說：「他是壞人中的好人。」當然有人追問我的理由，也有人不同意，可是我不願再說了。

這是最後一次見季陸師，不久他便逝世，人生眞是無奈！然而，自然的法則又有誰能改變？

野火

——一個正直的讀書人和作家

二十五年前，野火剛可在師範大學畢業，已經在文壇頭角漸露了。其實，野火還在做學生的時代，就已表現出讀書人對國是的關心。他品評時政，月旦人物，常忤權貴，很多人都以特別的眼光看待他。

然而，野火究竟是個正直的讀書人，他對國家民族的情愫是如此熱烈，他不可能昧著良心說假話。畢業後回到香港執教，他仍然以他敏銳的觀察力，切中時弊，指出香港教育的缺失處。這些文學，後來收集起來，成了「救救孩子們。」這是一本對香港殖民地教育最全面性的批判專著。

野火身爲香港註册教師，敢不斷以身歷的體驗，向香港教育提出質詢、抗議

的呼籲。這種勇氣，就非常人可及。

香港九七問題發生，野火同樣以他的正直和良心，寫過許多專論。爲港人請命，向港府建言。這些文字，是正直的讀書人，在時代的使命感重壓下爲民呼聲。也是野火不做牆頭草或順風旗的悲壯誓言。

野火寫過許多文藝小說。每個故事，都是近世中華兒女一頁頁悲壯的史詩，他藉著小說的形式，反映不同年代的層面，讀者可以藉著他的帶引，看到一個受傷的民族，她的子民，每個人都有滴血的故事，教人驚心動魄，也教人警惕振作。他不但嘗試反映時代，也野心地指導時代。這種心態，只有眞正的中國讀書人才引以爲己任，他們是心甘情願去荷負這個沉重的十字架。

野火、余玉書和我，是同一時期到台灣求學的香港僑生，到現在經歷四分之一世紀，還不肯掉下筆，恐怕也只有我們這幾個了。對於香港九七問題，我問他有沒有意思到加拿大來。他說，他不想越走越遠。我知道，像他這種人，怎可以

掉開他的「風雨故園」，離開他的「文化論戰」的陣地，和沉寂他那「救救孩子們。」的呼聲呢！

致野火

——論中國知識分子的任重道遠

振海兄：

一月二十日惠書得奉，接書之時，正好把一篇關於吾兄的文字交到報社去。接來書，又覺意猶未盡，有不得不言者。

我國百年來喪亂，原因諸多，但知識份子未盡言責，道德勇氣淪喪為主因。如果我們的知識分子，消極的能做到以前讀書人的「四無」：「無以嗜色殺身，無以嗜財害命，無以政治殺人，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積極的做到「四為」：「為天地立地，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後世開太平。」則一切軍閥、政客、野心家都無法起來，即使僥倖起來，在知識分子口誅筆伐下亦難以坐大，何

論靡爛國土，荼毒同胞。我們不敢奢望知識分子，人人都能積極的做到「四爲」，只要他們消極做到「四無」，也可以爲國人消災解難。可惜的是，百年來的知識分子，做了野心政客的政治幫傭，以政治殺人，以學術殺天下後世的，比比皆是。則吾國百年喪亂，知識分子能辭其咎嗎？弟不敏，不敢昧著良心，做野心政客幫傭，不敢以個人得失而不盡言責。特別於此存亡絕續之秋。孟子曰：「予豈好辯，予不得已也。」

兄不作「任何移民之打算，將來要宰要烹，只好聽天由命。」兄二十年來著作，沒有一篇是風花雪月的。都是言中有物，即使罵鬼也是諷鍾馗的。吾兄是個正直的讀書人，在這個苦難的時代裏，那有不盡你的言責。我讀過你任何一篇文字，想來沒有一篇不構成「要宰要烹」的罪名。九七年如果中共還存在，你還留在香港，我可以預測你的命運。

蓋魯仲連義不帝秦，蹈東海死，田横五百壯士亦如是。悲壯誠悲壯，但於世

局何補。如兄留港能盡言責，爲民請命，則宰烹正是求仁得仁。但可惜的是，香港接收之日，亦言論自由死亡之時。言責固無法可盡，猶恐吾兄已「傳車送窮北」去了。

「去父母之邦」，當然「昔人所悲」，我輩亦不願爲。如不去而有補於時局，固然不去，雖殺身何悔，但白白犧牲了，少了一份將來要復父母之邦的力量，弟意似應再思。

繼承中華文化的道統，是我輩知識分子當急之務，我所稱的知識分子，是具有傳統讀書人的識認和良知，有繼承歷史使命感的人；不是專業分類的知識分子。這些人目前已經不少了，三十年來在大陸的，早已殺的殺，關的關，很多也蛻變了，所餘者恐不多。在海外，濫竽者多，眞正的也不多了。那麼，我們作爲繼承道統的傳薪者，是何等任重道遠呢？何得輕言任宰任烹呢？

慨言駐港主黨僑務者，弟去港日久，鮮知其詳。此間更不忍言，尤恐親痛仇快。

北國風雪爲虐，固不如港中溫煦，諸維珍衛，順頌

文祉

弟之遠敬復二月七日

余玉書

——扛著標槍上火線的詩人

想起余玉書，就聯想起許多大學時代的日子。

台大只有一個詩社，名叫海洋詩社，主持這個唯一的詩社，正是余玉書。

在海洋詩社寫過新詩，到現在已成名的詩人，好有不少。但更多的，已把舊夢連筆桿也埋葬了。只有余玉書，不管他教書好、做銀行經理也好，他總是辛辛勤勤，在工餘之暇，孜孜不倦的寫下去。即使做學生，他的背就有點不勝荷負的樣子，背著的，不知道是感情包袱，還是詩人的憂鬱。他不會向任何人漏一點口風。要了解他，只有一個竅門：向他的詩作下手。不過，你會立刻發覺到：「爲書憂蠹，爲月憂雲，爲花憂風雨，爲才子佳人憂薄命。」一種濃郁的感情感染著

，世界果真有這種濃厚情感的人。然而，少了這些情懷，他怎可以寫出那麼多和那麼好的詩篇呢？

徐速主編的「當代文藝」，讀者沒有一個不知道徐速，却也沒有一個不知道余玉書的。但是，余玉書只會使讀者知道他的作品，他却不讓讀者知道他個人。我為香港各報寫專欄，記憶所及，沒有一篇不用筆名的。我這位學兄就不准我保密，在某報寫了一篇專文：「不甘伏櫪許XX」。連樣子、個性和內心世界，都被他抖出來示衆。經過二十多年，還這樣親切和了解，就憑這份情誼，我還能說甚麼呢？

年青時代的余玉書，詩作多於文章。近二十年，看來是散文多於詩作，這個轉變，是甚麼原因？竟然在見面的時候忘記問他。不管是「天星樓隨筆」，還是「西窗隨想」，都可以窺見詩人還是懷著一腔訴不盡的情懷，特別是近年時移世易，為花憂風雨外，還慨嘆人心不古，而又不想失去詩人蘊厚之旨，用寓言形式

，寫許多小昆蟲的可憐相，隱喻諫諷，兼而有之。扛著標槍上火線的詩人，還是帶著一副菩薩心腸。如果要譏笑詩人的慈悲，也只可對末世人心的無奈，再增多一份厭惡而已。

藍海文

——中國詩壇未來的荷馬

如果說荷馬史詩是閃爍千古的空前之作，我會承認，如果要說絕後之作，恐怕未必。我所知道藍海文、正在寫「中華史詩」，而且已經完成了上古史，現在正着手寫秦漢以後的中古史了。

我在十五年前就應該認識他了，可惜沒有機緣，到去年才會晤。他充滿活力的人生，處處顯出他的不平凡。

也只有他那種毅力和信念，才使我確信他會把「中華史詩」完成。也只有他那種智慧和詩人的氣質，才使我相信「中華史詩」將成爲傳世的不朽作品。

人總有許許多多的夢想，實踐者才把夢想成眞，偉大處在實踐，不在夢想。

成功者有許許多多因素，毅力是個主因，但不是唯一的。文學的創作，才情和工力缺一不可。這兩個因素，也是我對藍海文看好的理由，因爲他有這兩個條件。

大文學家可以世出，而詩人是不世出的，因爲大文學家可以學而致之，其分別在此。大學問家成功主因在學問識見，詩人雖然還是靠學問做基礎，惟有大成者，必具詩人的氣質與才情。老學究、勢利小人、市儈、師爺型的人絕不可以爲詩人，縱使會寫，也必然滿紙寒酸氣，迂腐或銅臭味。藍海文元氣淋漓，正在英年，已着眼千秋之業，也只有他的毅力和才情，才敢動「中華史詩」的腦筋。史記和資治通鑑已閃爍千古。「中華史詩」之成，其價值或超邁前賢，這是傳世不朽的事業。海文，海文，你其珍之愼之！而終於成之！

「西洋有荷馬史詩，中國有藍海文史詩。」我願談到世界名著介評時，將發現這兩句話。

胡克柔

——一位寫蘭高手的來歷

元大書畫家趙孟頫，及身享盛譽，且官高位尊，人多羨慕，但趙心中憾事，少有人知。原來趙有從兄孟堅，秉性高潔，宋亡入元，趙孟堅傷心故國沉淪，而憤趙孟頫仕元。孟頫來訪，閉門不見。有一次，不知怎的被他入了大門，孟堅在內室聽見，立即從後門走了，就是不見他，使趙孟頫引為終身大憾。

趙孟堅寫蘭，宋亡以後，把蘭根也畫了出來，表示蘭不在土上。有人問他：「蘭怎可以沒有土，沒有土就活不了。」趙孟堅答：「我們那裏有土呢？」此語道盡亡國之痛。孟堅寫蘭清拔高古，勁氣內斂，他以蘭自況，堪稱一代高手。

一九八〇年，我旅遊台北，得覃夫人克柔道長贈蘭石巨幅，山石奇雄，蘭逸

意古，有巾幗之慨。特倩好友王軼猛道兄題詠其上，懸諸廳壁。今歲冬月，我重遊台北，克柔夫人出其近作示我，意境又更上層樓矣。

克柔夫人，湘籍，爲我國抗日烈士胡月樓女孫，月樓烈士以字行，原名輪，生於清同治三年，丙戌中武秀才，擢新楚軍營官，光緒甲午調台灣。中日「甲午戰爭」結束，清廷割台灣，詔書下達，許多守軍內調。胡輪憤故土淪敵，結合志士，參加台灣志士丘逢甲、吳彭年等領導保台抗日義師。於彰化會戰，自請擔任主守八卦山前裔礮台。胡烈士以劣勢裝備和兵力，決心以身殉國，右手持刀，左手執銃，身中十數槍，猶持刀入敵陣，終血盡力竭而死。人稱之爲「湖南雄鬼」，其壯烈有如此。

月樓烈士遺四男一女，三男咸臻公，即克柔夫人之父。夫人幼承庭訓，時以國事爲念，曾任省議員，退休後，肆力畫事，獨寫蘭，亦自況也。

岳騫閉門著書

我有一次到香港，面對許多反共人士，高聲說：「香港有好幾個遴選的立、監委，他們合起來產生的力量，抵不過何家驊的一枝筆！」

我這些話當然得罪了很多人；但是去事實不遠。何家驊有好幾個筆名，包括著名的岳騫、方劍雲、鐵嶺遺民等。本市有許多他的讀者。他自承：遺難香港以後，罵毛澤東一直罵到現在，天天罵，一直罵了三十六年，沒有一天停止，是人類有史以來的紀錄。何先生博聞強記，對中共歷史的熟悉，無人能出其右。我們寫作界的朋友，叫他做「有脚圖書館」。

香港自九七問題發生以後，許多報紙都看風轉了方向。像何先生這種一士諤諤的人，其不見容於牆頭草和風派，是可以想像的事，而香港時報，亦未見何先

生的「談蝟錄」或「談龍錄」，寧非咄咄怪事。後來，他創辦了「香港呼聲」，才可繼續暢所欲言，爲港人請命；然勢刼已成，何先生縱有匡急扶危之心，恐亦有回天乏力之悲了！近接其書，中有「邇來深感世事波翻，人心詭異，非愚魯如弟者所能應付，已決定自本年起，辭去所有社團職務，完成數部未完之書，或有裨益於國家社會。」這是歷史上常見的末世流風，賢者避席，志士無名。有無可奈之遇，既不能出而霖雨蒼生，只可歸隱閉門著書，求身後千秋之名。他們雖不能及身完成理想，却留清氣於人間，廣被後世。這就是讀書人的進與退的道：得志行其道；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營營役役挖空心思的鑽營，究竟不是眞正讀書人的本色！

記得有一年，家驊先生、胡家健翁和我，三人在九龍北京樓晚膳。健老說：「中共有個三家村（吳含、鄧拓、廖沫沙）；我們也是三家村（我的原名也有一

個家字）！」說後我們相視大笑。健老今年八十有三，一直主持香港大專回台升學聯考；現已退休了。我亦少問僑社事有年，諤諤長寫長有而已。讀何先生函，不勝唏噓。

左舜生書生論政

久聞青年黨主幹之一的左舜生，對中國近代史頗有研究，是一位學者。學者而搞政黨，是書生論政，本來是件好事。但中國政壇，假學者多而眞學者少。只有假學者才可以拍馬，朋比爲奸，眞學者沒有這種奴相和手段，根本連機會都沒有，更不必說際會風雲。許多國內大官，聽說很多是博士碩士，怎麼不是學者？此話乍聽有理，其實亦不盡然，有高學位的不一定是學者，眞學者不一定有高學位，此理至明，如果連這個道理都不懂，就沒有資格辯論。

物以類聚，腥羶聚螻蟻，翠竹引鳴禽，淺水有蝦蟆，深山有高人。如果政壇乾淨，自有乾淨的人參加。可是骯髒了二百年，要改恐非一朝一夕之事。如果眞的是有守有爲的讀書人，鄧小平一句「胡說八道」，就足夠拂袖而去，士可殺不

可辱，身歷任國防部長，外交部長等高官，如果不是做官做到變了樣，成爲奴相者外，怎可以忍下這口氣。自問一生還沒有過媚相，看見那些奴顏婢膝，總不是味道。

左舜生的文章寫得極好，上週讀完他的「萬竹樓隨筆」，凡四百三十八頁。上朔李、杜的評論，下及宋教仁被刺，與陳布雷的自殺。廣徵博引，俱見其學問淵博。月旦人物，一出於資料的申引，很少臆測的偏私語，是一本極好的人物評論書。

青年黨三傑之曾琦、左舜生和李幼椿，人稱曾、左、李；頗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爲清中興大臣，相勗青年黨此三傑爲民國之中興人物。惜書生論政，在中國政壇上，難有作爲，此曾左李之不幸，何嘗不是民國之不幸。然民國之曾左李，其光風霽月，人格與學問，不在清季曾左李之下，然腐敗之滿清，尚容曾左李叱咤風雲，而民國之曾左李反賫志而歿，悲夫！

「藍與黑」的作者王藍先生

台北電視台把王藍著的「藍與黑」拍成電視劇，哄動一時。這個長篇小說，以前已拍過電影，頗獲好評。王先生不但是一位文藝作家，而且是一位畫家（水彩畫），寫舞台人物意態盡緻，成就不在小說之下。

記得在學生時代，主持過一個文藝出版社。如果是五十年代後半期的台大學生，相信不會不知道「海風出版社」。它是港澳僑生活躍在台大的主要社團，執學生出版社的牛耳，與台大同時期「大學新聞」分庭抗禮，甚或過之。著名作家葉維廉、劉紹銘；關琴教授（夏威夷大學東亞系），都是該社的社員。許承宗（曾任香港時報總編輯）是首任社長；次屆是謝博文（神學碩士，在本市任主任牧師）；三屆爲陸永啓（香港津貼學校校長）；四屆爲巫玉才（香港遠東銀行經理

）；我承乏第五屆；第六屆葉子球（旅美、適以癌症去世）。以後畢業離台，後繼者就不知道了。出版社常常邀請著名作家來主持文藝座談會，王藍也常被邀前來。

我在大學二年級時，以「中古歐洲農奴制度與大陸人民公社的比較」一文，獲全國大專學生徵文首獎。王藍是三位裁判之一；以後才開始交往（以前我認識他，他不認我）。大三我主持海風出版社的時候，請他到校作一次公開的文藝講座；我任主持，他任主講。地點在最大的「普三」教室（校總區）。可容數百人，但遲來者因座滿、站滿不能入了。王藍樣貌木訥而善於言，雋語常令人捧腹。那一年，他另一部名著「師生之間」出版，我爲他寫了一篇評論。

我畢業離台，向他辭行。他和太太帶我到西門町「東北小吃館」吃「粉蒸肉」；說是家鄉的風味。那一次，臨別贈言，他說：你的筆充滿感情，千萬不要掉

下它。這兩句話，還寫在給拙著的序文上。我旅加後，除了第一年忙於功課外，倒眞的沒有掉下我的筆。

我們再見的時候，已是十年以後的事，我到台北，第一個就找他；他的太太頸部剛在醫院施過手術，也應邀來參加我的約宴。王先生到過多倫多兩次，都是旅遊和探訪友好。住在本市的白子祥校長是他的好友，我屬晚輩，都是他探訪的對象。

王先生講笑話的技術很高明，在茶餘飯後，興之所至下，他會一本正經的說笑話，我們笑彎了腰，他却視而不見似的繼續講，這個模樣就教人不得不笑了。有兩個自嘲的幽默話，至今猶記得：他第一次寫好一篇文章，自己很滿意，拿給姐姐看。姐姐說：「通了六竅。」有六竅能通，當然是好，最後他仔細一想；人有七竅，通了六竅，豈不是「一竅不通」！才知道被姐姐幽了一默。第二個自嘲

笑話：他和一個姓黃的朋友聊天，對他說：「我們的姓，讀起來差不多，但我羨慕你的黃，頭有帽子，脚有皮鞋。」姓黃的朋友說：「這樣吧，我保留帽子，送一雙皮鞋給你！」他一想自己多了一雙皮鞋，會變成什麼？（王八——筆者註）

王藍是一個很重情誼的人，張道藩以文藝先進身分，生前對王藍推重愛護。逝世後，王先生爲他籌建張道藩先生紀念圖書館。生死交情，於此乃見；王藍曾帶我到那個圖書館參觀，他每日有一定的時間在那裏。燕趙男兒重義，王藍是河北人，於此益信。

錢復在華府記者會上的演講

國府駐美代表錢復，於上週在美國華盛頓的記者招待會上，面對二百餘名各報駐美首都的記者，發表有關購買軍事器材的演講；他說：「我們自製軍機成本高昂，除非找到買家，否則，不如向美國購買。這是符合中華民國的利益，也是美國與我們在簽約上的義務。」

區區在北美洲居住了四分之一世紀；聽過無數國府駐外人員的演講和談話，還是第一次聽見這樣精彩，不亢不卑的演詞。

中華民國立國以後，橫逆迭生固然是基因，駐外人員，每以委屈求全，甚至奴顏妾態與外人週旋，有辱國家使命者，比比皆是。撤守台灣以後，更無論矣。近廿年來，國府在外交陣線上節節退却；如果說外交人員沒有責任，誰會相信呢

？

我還沒有聽過國府駐美、加兩國外交人員說：「這是符合中華民國的利益」這句話。慣聽的是：「這是符合美（加）國的利益！」一個代表國家的使者，做的、想的，是符合他國的利益，在許多還有國家觀念的人聽來，該是多麼窩囊廢。我們不反對外交的措詞要有禮得體，但在公衆的談話，乃代表國家發言，總不能丟了國家的顏面而討好對方的。即使果眞符合他國的利益，身爲外交人員也不宜越俎代庖，是他國的利益與否？該由他方的代表鑑定。這是喪失立場的說詞，不足以感召對方，有經驗的對手會立即想到：一個喪失立場的庸手做對象，予取予携可也！

「這是符合中華民國的利益！」出諸中華民國的代表，是天經地義的事，人不以爲忤！如果錢復說：「這是符合美國的利益！」才是咄咄怪事。但這是國府

駐外人員在美、加的演講和談話中第一次聽到，又何嘗不以爲怪事呢！

除了這句話引起我特殊的感觸外；這一段外交詞令，其含意、婉轉與玄機，實在可圈可點，可以和左傳的燭之武退秦師的詞令比美。

這位出身在台大的學兄，在校沉默寡言。是我們故校長錢思亮的三公子，兩兄錢純、錢煦，俱學有專長，獨當一面的國府要員，外交張昭芹，是我們廣東著名的詩人，遜清的舉人；我在台大讀書的時候尙健在，當時已八十開外的老人了，寫得一手館閣體的好楷書。由於錢夫人是廣東人，錢校長聽我們的廣東話是沒有問題的，講起來就有點歪歪斜斜。錢復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我還是用粵諺說一句：「錢復兄！你係得嘅！」

哀哀吾土吾民

上月華南一帶，開始爲颱風暴雨襲擊，江、浙首當其衝，毀屋喪命者，比比皆是。上兩週又肆虐僑鄉廣東，比江、浙似又更暴烈，人口喪失以千計，民屋以萬計。上週進向廣西僮族自治區沿海各縣、市侵襲；包括合浦、北海、欽州、防城等，以致海河堤圍被冲崩，數百個村莊被洪水圍困，有二萬二千七百多間房屋倒塌，二十多畝農田被淹，人口死傷，目前仍難估計，惟經濟損失，已超二億。

十年前唐山市地震，全市被毀，人命以百萬喪生。不久，毛澤東死了；他常說的「千萬人頭落地」，想不到臨死的時候，還有這麼多人以天災而喪命，煞氣之重，古今歷史少有其匹。至今死了十年，民困稍甦，又來一次大浩刼。颱風暴雨肆虐於富庶的沿海地帶，其影響深遠，似又較唐山市爲大。而且目前災情尚未

了結，哀哀吾土吾民，翹首南天，不勝感慨繫念！

今歲哈雷彗星（俗稱掃把星）的出現，有許多關心世運的人已發出警告。我國有史籍可記的四千七百餘年中，每次掃把星的出現，都是人禍天災之年。今已應驗了一半，但願就此結算，已是感謝蒼蒼彼天了。

在民族發展的歷史中，民國以前，有史册可記的君權時代。君主有祭天之舉，祈求的是「風調雨順，國泰民安！」許多人以爲是迷信之舉。縱使迷信，求神鬼賜福於國於民，以統治者之尊，沐浴頂禮而祭，足見其誠，希望能感動天地，又不能專以無知的迷信來譏笑，最低限度見到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的關心。

我眞噁心讀到該區的一位負責的書記說：「這些天災，是上天給懶惰的農民的懲罰！」

以前帝王遇上天災下詔責己，今之書記以天災責人。誰說不是進步思想！

陳雀之死

台灣體育隊伍而馳譽國際體壇者，以前是「女籃」，現在是「少棒」。

台灣女子籃球隊能享譽世界體壇，得力於「純德女子籃球隊」，該隊由洪金生先生訓練和培養出來。著名的隊長「三劍客」，是：陳雀、許輝珠和賴淑敏。純德女子籃球隊不但瘋魔當時台灣體壇，而且以國家選手隊，遠征日、韓、所向披靡。陳雀任隊長時遠征韓國，她轉身投籃和聲東擊西的分球，不但使韓國女籃一敗塗地，也刺激韓國女籃急起直追，終於成為世界女籃數一數二的勁旅。

當年韓國女籃選手，沒有誰不敬佩陳雀的球技。台省球迷更不必說，陳雀不但球技超卓，其體育美德，更成爲後一輩選手作榜樣。她的家境並不好，除了上學，打球以外，還要照顧十多位弟妹，到三十三歲才從球隊退下來，與裁判向祖

祿結婚，執教於國中，育有三女，是一位賢妻良母。每天早上七時騎著脚踏車上課，竟不幸爲一輛貨車所撞；一代體壇健將，就這樣去世！

陳雀以國家選手，今年僅五十三歲，正以盛年爲國家訓練下一代女籃，竟不幸爲交通事故奪去了性命。台灣交通凌亂，早爲各界所詬病。而陳雀以蜚聲國際體壇有年的高手，竟還須乘騎脚踏車上課，其待遇菲薄，能不令人喟惜。曾爲國家爭取無上榮譽的好手，其收場如此悲慘，足發一嘆。

陳雀之死，如帶給當局的反省，改善曾爲國家爭取榮譽的國手們的待遇，或尙有一死的價値。否則，眞是可哀的不幸遭遇。

春風大雅乾坤筆

歷任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第三組副主任，政策委員副秘書長，僑聯秘書長等要職的國策顧問梁子衡先生，是吾邑恩平縣人。別號雲驥（在越棉寮華報即用此號）。好文事，著作散見於海外諸大報；如爲越南亞洲日報寫「台北通訊」；成功日報的「台北外一章」（專欄）；香港華僑日報的「秀河專欄」；紐約時代周報的「台北外一章」（專欄），及洛杉磯越華報的「時代春秋」（專欄）等。

梁翁筆健如其人，快人快語，乾淨俐落，絕不拖沓矯情；少有兒女態，能切中時弊；月旦人物，曾不稍假。近月翁選上述幾個專欄的文字，約十五萬言成册，在「前言」中謂：「用詞時或尖銳，但均本乎眞誠，並無惡意。」但梁翁的眞誠，也因此曾忤權責，要將他的文字送「黨紀會」議處。他對「某先生擬以同志

的頭顱，墊高自己的官位，此人只能成爲政治市場上一追逐蠅頭小利的市儈，而不能成爲一忠黨愛國的大臣！」這個評價，不久某先生自己證實了，成了卸職不歸的大使。梁翁可謂獨具隻眼。文中所指某先生，似係文宣要員謝某，只有他外放大使不歸。

在海外，這種人物更層出不窮。由於台北與僑居地的遠隔，靠駐外人員做聯繫。有一些人，爲了追逐個人的蠅頭小利，或要奠立一己的私權，常常不惜以毀謗和中傷同志，達到瞞上欺下的目的。這種人當然不是大臣，充其量算是個做跑堂的小脚色。在僑社更聲名狼藉，既無法用同志的頭顱來墊高官位，實在是枉作小人。可是，由於這種人的存在，不但無法溝通僑民與政府間的聯繫，僑社之間的團結；恰巧起了反作用，眞是有負職守。

梁翁感慨的說：「在此亂世，文人封筆難，俠士封劍難。」這是傷心的文人

語，丁此亂世，如果我們還敢認是文人，而不爲天地立心，不爲生民立命，要學金人三緘其口，又還算什麼文人！梁翁之言，旨在斯乎！

梁翁有好友送他一聯：「春風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塵。」他說做到「能容物」易，文章要寫到「不染塵」難。實在是梁翁的厚道處，文章可以不染塵的；但正如他說：文人在亂世封筆難，爲的是憂蒼生疾苦，傷時感事，這是士人先憂後樂的懷抱。這枝筆不擱下，就是爲民請命，爲國運開新機。那裏有餘情寫風花雪月的事。

這副對聯本身寫得好，但送給梁翁就不貼切。我曾經爲此思考過，擬換去每句最後三字，變成：「春風大雅乾坤筆；秋水文章天地心。」緣以梁翁之筆，不是詞人的春風詞筆，是爲乾坤留點正氣；也希望能起儒立頑，作旋乾轉坤的筆。秋水有澄清之心，秋容則天地明淨，此亦梁翁爲文之心。願天地不仁，以蒼生爲

芻狗的日子趕快過去！

班門弄斧，梁翁其許我乎？

梁子衡先生

梁子衡先生，號雲驥，雲驥者，天馬也；不受羈勒的行空天馬以喻他，正恰如他的個性。

梁先生，以書生從政，歷任黨政要職，由少壯而及古稀，老而彌堅，尤能保持書生本色，實在不易。他對台北政壇的批評，每切中時弊，故用詞雖有尖銳，但立意甚善，頗得當道的重視，也說明台北的言論自由，尺度確實寬大。不過，話又說回來，能爲梁先生筆下所議的人，自有相當份量。大人可以得罪，小吏就未必有這種寬容了。

我認識台北的高官不少，但江湖布衣，無欲則剛，故我到台北旅遊，很少去見他們，實在亦避免有高攀之嫌。而梁先生則在必見之列，他沒有矯情，平易近

人，談話則莊諧雜出，雋語又多，和他相處，如坐春風，彼此可以放浪形骸，很合我的個性，相謔不以爲忤，記得有一次我到僑聯去找他，他正在那裏開大會，我坐在他的旁邊。他曾任僑聯的秘書長有年，大會的講台上坐著幾位元老，我說：「你這個前秘書長怎麼不坐在台上？」他遙指一下前任的僑委會委員長說：「如果我坐在台上，他坐在那裏？」因爲他也坐在台下，他繼續說：「做台下的觀衆，比做台上的演員舒服嘛！爲什麼一定要當演員？」

梁先生常慨言：「現在很混亂，人才的任免沒有標準，價值沒有標準，是非也沒有標準。」他說：「現在還有些人抱著拉攏勢力成集團，是我的人，狗也是人；不是我的人，人也是狗。人才不是浪費，便是濫用。」眞正的人才決不是狗才，王荊公說：「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則眞正的士，決不加入做狗的集團，也就永遠不能舒展抱負，這是國家社會的損失，政壇上充滿奴才，腐敗就

滋生，可不痛哉！

子衡先生以古稀之年，仍保其元氣淋漓，所以此者，大抵感時傷事。正如他引的古句：「身爲野老已無責，路有流民終動心。」仁人志士之心，此之謂歟！

縱橫家

春秋戰國時代，我國政治思想已經十分發達；這與時代背景大有關係，緣以諸侯割據，大家不但爲了爭生存，有的還爲了稱王稱霸，先求自固吾疆，後求兼併弱小，擴充地盤，進而達到稱王稱霸局面。

從春秋進入戰國，弱肉強食以後的七國。秦得關中之地，殽函之險，西撫西夷之後，得東向而對諸侯；六國不得不合以制秦。從南到北謂之縱，消除南北的矛盾，由六國合作，藉以抵抗共同的敵人——秦國，這個策略就是「合縱」。提倡「合縱」的人名叫蘇秦。

當時除了強秦以外，北方堪與秦抗手者爲齊。齊的土地肥沃得漁鹽之利，富國強兵，南方有新興的楚，據長江東部一帶。這一北一南的強國，也構成對中原

諸侯的威脅。秦國利用這個形勢，號召消除東西的矛盾，大家結成陣線，來抵抗南北的敵人；這個政治主張叫做「連橫」。提倡者是張儀。

「合縱」，「連橫」是戰國當時一種策略。後人把一些玩弄權術的策士，叫做「縱橫家」。縱橫家在我國歷史上，也以蘇、張兩人的表現爲最出色。

縱橫家完全講權術與利害，以沒有原則爲原則，對己有利，仇敵是親；對己有害，六親不認。追求的是功名富貴，不計朝秦暮楚，套句現代工友口頭禪：「東家唔打，打西家。」抱的是「打工仔哲學」，無所謂道義與原則。蘇秦、張儀就是同門操戈最好的榜樣。

混亂與分裂，是培養縱橫家最好的時會。他們容易使出混身解數，翻手爲雲，覆手爲雨，權術層出不窮，令人目眩神迷，疑幻疑眞，假亦眞時眞亦假。粤諺有言：「七國咁亂」；言亂之極也。戰國有七國之亂，遂使蘇、張成名。僑社「

七國咁亂」，自有蘇、張繼起？這是縱橫家成名立萬最好的機會。君不見藉搞社團而搞到功名富貴一齊來者乎？時乎不再，有意縱橫學者，此其時矣！

參加華聯是抵抗外侮嗎？

中國人經過了二百年來的內憂外患。民族對內憂和外侮，大有談虎色變的敏感。要對付「內憂」，一定高呼「團結」！要對付「外侮」，一定要「抵抗」！而且這似乎是萬試萬靈的膏藥，而且是對症下藥的膏藥。

僑社最近要組織「多倫多華人團體聯合總會」，也居然有人出來呼籲要大家一致參加，非如此，就是不團結，而且見笑老番，老番見而笑之，當然就是奇恥大辱，此乃「外侮」，豈能不抵抗呢？

這種邏輯是這樣合情合理。言者正襟，聽者肅容，我們豈可等閒視之？

我們不參加「華聯」，就等於不團結嗎？如果參加了，當然就大團結啦！參加而同床異夢又如何！參加而扯後腿又如何？還算不算得大團結？

以前有一些「僑領」，最喜歡用這件帽子扣人，你不跟他們走，就說你不團結，現在「華聯」的擁護者，是否師承這些「僑領」呢？「僑領」的團結有特殊的定義，不知現在的「大團結」又有什麼特殊的定義呢？是擁護誰？或認同誰嗎？團結做甚麼呢？支持華裔參政？支持我們免繳所得稅嗎？總要有一定的團結目的。或者直截了當：團結爲了「華聯」順利誕生，成爲所有團體如假包換的總會，那就等於團結起來，捧「華聯」爲社團盟主，雄視一切。如果這樣，除非每個社團都有奴性，否則，爲甚麼一定要捧你，爲甚麼你不捧我呢？「華聯」即使成立，也在一九八五年，算老幾？

我們生活在一個法治的自由開放社會，最低限度，在表上是平等的，我們不否認實質上有種族不平等的事情發生，但我們總可以訴諸法律，來爭取平等。我們不必用「抵抗外侮」的仇外心態，來和我們生活在同一空間的當地人民對抗。

從長遠的和平共存的願望看來，和當地人民進行對抗性的爭持，等於鬥爭，不如努力促進彼此間諒解，消除他們錯誤的觀念，而達共存共榮的目的。這種和平的敦鄰睦里，原是我們的美德，除非我們的人權和生存受到威脅而被迫抗爭，否則，應從理性的和解著眼來解決問題，不可輕言示威和鬥爭，徒貽子孫未來之禍。一切以仇恨爲基礎的鬥爭，其結局都是不詳和的，實非遠處北美的中國人所應效法的，也是不足爲訓的。

即使退一步言，參加「華聯」就可以「抵抗外侮」嗎？「華聯」領導袞袞諸公，大家耳熟能詳，不是三頭六臂的通天教主，既然如此，何必危言聳聽呢？

有些人用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地區的排華做理由。指出我們不團結，將受到排華如彼處的遭遇。這一點，我們十分不同意。在主觀條件上，該地區對法治、人權的觀念和實際行爲，都遠不如加拿大。那裏倡言印化、馬化、菲化，

完全以仇視敵意來對付華人。這裏在歷史上也曾發生過排華、仇華。但一九四七年以後，已廢除對華人不平等待遇，近年在憲法規定是多元文化的國家，而一切法律也根據這一個目的，在行政的政府體制上設部實行，對種族歧視也徹底摒棄和立法禁止。執行上的偏差，並不能等於憲法或地方法律欠缺誠意。也許有人以爲憲法和法律可以修改，何能有保障呢？這是一種十分錯誤的想法。眞正民主、法治的國家，其對憲法的尊重，斷不見如兒戲的中共，每一次修改，都可以和原有的立憲精神相抵觸，甚至連林彪做繼承人也規定上去，然後在憲法還有效時，就被清算。加拿大尊重憲法，在這裏舉一個例：加拿大組織聯邦國家時的舊憲法，到杜魯道時代後期才正式廢止，並經過數年準備和辯論，然後在議會通過。舊憲法許多基本立法精神，依然保留在新憲法上面。而且對多元文化、人權，禁止種族歧視，均成爲構成新憲法的精神支柱。國家任何地方法律，均不能抵觸憲法

，經大法官解釋或法庭判違憲時，法律便宣告無效。這個憲法，是少數民族包括華人能安居樂業的主要憑藉。

如果有人以爲憲法和法律都不能保護我們，而靠示威，靠力量對抗，這是一種極危險想法。也是對法治缺乏知識的人，才有這種想法。加拿大人大家守法，而加拿大人一分子的我們偏偏不守法，那麼，我們是不是要變成特權階級呢？在民主、法治的國度裏，在法律面前，沒有一個人可以成爲特權階級的。有權力的人，可能還多了輿論力量的壓迫和自律的壓力。遠的不必說，以最近發生的新聞言。國防部長到西德開會，在酒吧飲酒看脫衣舞，在輿論揭露就要辭職了。省長給警察逮住懷疑運大麻，要受法庭的審判。這些事例，正好證明法律的拘束力。與「無法無天」不能相提並論的。

印尼、馬來亞和菲律賓的排華，我們華僑贏得「鬥爭」嗎？因此，從任何角

度看，我們在加拿大和當地相處，不要拿力量示威。我們應把力量支持華裔參政，使我們有人在立法的議會發言，維護我們在憲法和法律上的權益。另一方面，鼓勵我們的子弟接受高深教育、教育是許多成功條件的主要基石。華人受到普遍的尊敬，當地人就會消除對我們錯誤的觀念，達成彼此尊重，和平共榮的目的。

鬥爭不如消爭，抵抗不如德化。我們在這裏求生存和發展，不要好勇鬥狠先點火！

立場

許多人表示不作左右袒，保持超然的身份，色然說：「我沒有立場！」

「立場」兩字的確有點濃厚的政治氣味，而政治是骯髒的，特別講中國政治，的確是件頭痛的事，民國以後，國共相持迄今，各有各的一本帳。由於敵對，非了解眞相，不容易分出那些是信史，那些是僞造的或宣傳的。特別是上過當的人，談虎色變，能遠離政治是非最好。

不過，在國內，有時不講政治也做不到。因爲政治會找上來，例如台灣的同胞，可以不理國民黨的政策，但如果中共要來「解放」，能視若無覩嗎？在大陸，那一個可以脫離政治做個逸民呢？別的不談，算做和尙、尼姑，如果不批准，誰會收留？

在海外的華人、東南亞和南美，還是脫不了政治的威脅。美、加兩地最自由、只要守法，遠離政治是非，是可以做得到的。

不參加政治活動，並不能說沒有立場，立場是思想底決定。人不可能沒經思想而決定，除非他是個神經漢。因此，立場是存在的，只是人們隱藏著他的立場，可以僞裝沒有立場而已。例如在加拿大這個僑社，可以不必表現自己的立場，做個守法的公民就可以了。假如有一天，我們必須選擇一個制度去生活，除此別無他途。於是，我們的立場便顯露出來了。原來我們早就有了立場（或新的立場），只是我們不必表明而已。

立場有許多表現的方式，站在天安門參加十•一慶典，雖然沒有高呼「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但站「立」的「場」所，就是爲了高呼這一句口號的，不高呼也等於高呼了，這是「立場」最好的詮釋。

僑社各有立場，如果說沒有立場是經不起分析的。可以說完全不涉及國共的立場，但不能說沒有加拿大人的立場和心底隱蔽的立場。

「兄弟鬩牆，外禦其侮。」也是一句立場鮮明的口號。兄弟可以爭執，但對外敵便是一致對付。如果因爭而引外敵爲助，歷史上的石敬塘，就成爲千秋遺臭的典型了。

「忠奸之辨」是同政權立場中的立場，做人總不能事忠亦事奸，可忠亦可奸，雙重性格的人，總是不算正常的。至於能左能右，亦左亦右、可左可右的人，實在是豬八戒照鏡，裏外都不是人了。

近詩偶成

乾坤渾沌雜龍蛇，
四海本來同一家，
顏色漸分藍與黑，
心田漫衍正和邪；
良知乃是靈明處，（註）
惡性變成虎爪牙；
我似老僧有法眼，
是非隔袋入袈裟。

近日寫了這樣一首白描的律詩，也是有感僑社多事之秋而寫的。我很怕寫應

酬詩，因爲言不及義，敷衍空洞。沒有眞實的感情，沒有明顯的意象，縱使勉強寫出來，總是隔了一層，搔不到癢處，必無法動人心弦的，這是王國維說的隔與不隔的分別，好句與不好句的分野。因此，好詩必然有感而發，有見而言，有思而抒的。因爲經過了感受，形成了意象，或觀念，在思維上，下過千錘百鍊才鑄出來的詞句，所以能動人心弦。寫詩的人，一昧向僻典處鑽，求對砌工整，這是死的功夫，說的是死人的話，那會動人心弦呢？詩莫過於盛唐，李杜、孟之流，其傳世之作，那一首不是活生生的、意象明朗的詩呢？

昨晚與詩人梅先生在餐館相值，他說還記得我有一句詩：「醒來猶覺稻花香」。我說：「你一定也是在鄉村長大的人。」果然不錯。這是我有一次夢回故鄉，在阡陌上，看到一片廣大的稻浪，醒後而寫的一句。一九五七年，我廿二歲，坐船經過台灣海峽，也寫了一首放歌，其中有兩句：「風吹花髮連天白，雲湧心

潮逐浪高。」到現在還想不到在我以後的詩作裏，在氣魄上可以和這兩句相抗頡的。我到加拿大讀書的第一年，口袋有一千元，交了六百元學費，買了近百元的書籍和文具，剩下三百元要支持整年的食宿和所有的開支，憂慮重重，一兩個月下來，兩鬢星白，又無計可施的時候，寫了一首詩，其中有兩句：「豪情不廢鏡中雪，感憤應調夢裏箏。」後來有一位仁兄看到，要我寫成對聯，說要掛在他的餐館壁。我說這副對聯不適合的，他說他喜歡，原來他也捱過這種心情。現在他是富甲一方（坎美頓市）的吳樹志先生。

詩是心靈與心血的結晶，粗製濫造，只是浪費筆墨。

註：王陽明語：「良知乃心靈明覺處」。

友人談大陸小新聞

友人剛從大陸歸來，自然談起所見所聞。聞恐失實，就論所見，有幾則「小新聞」，可以從微見著。

他從香港入境，坐火車經寶安，見到丘陵起伏近山處，看到許多用紅磚結的小建築，初疑是農舍，他覺得很興奮，和同車的大陸同胞談起來，才知道是墳墓。他想：「墳墓也如此講究，人民的生活一定大幅提高。」可是，大陸的同車客告訴他：「這些墳墓是高級共幹的祖墳，而且是這幾年才建立的。」「難道都是近年死的嗎？」他有點不相信。大陸客說：「不一定是近年死的，有些從他處遷來。聽說有個著名的堪輿師，爲一個高幹選了一處佳穴，用紅磚築了墳，以後，附近就陸續出現其他新的，也用紅磚結墳，聽說因爲風水好，沒有勢力的普通人

家，休想爭一席。」

「他們不是反對人迷信嗎？」

「當然，但沒有反對自己迷信。」

「難道中共中央也任由地方高幹迷信嗎？」

「誰說中央級的不迷信？誰又能分清中央和地方。」

這是他說的「小新聞」之一。

另一件也是前所未聞的新聞：自從沿海城市開放以後，特別是僑鄉，發動海外僑胞捐購外國先進產品回來，引來許多北方幹部，南下選購。北方幹部一般來說較為高級，勢力大就好入息，有權就有錢。大家貪，而且按件勒索，誰也不管誰了。誰富就誰有光彩。舉一個例吧：有些富有港僑，運入一部日本普通小汽車，可以賣六萬元（人民幣）給北方南下幹部，然後將款項來換土產貨。

「買外國汽車的幹部，怎樣可以交代？他們的入息可以計得出來。」

「如果要計，沒有一個共幹的收入相符，那一個高級共幹沒有彩色電視機，怎樣計？因此，各顧各的事，大家好！」「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促成美蘇裁軍談判的主因

美國的崛起，主要的憑藉，乃在開拓者的精神。美國人的祖先初到新大陸，憑著這種精神，披荊斬棘，開天闢地，終於爲美國人創奠了一個遼濶的生存空間。美國人秉承這種精神，導向愛國和道德勇氣，走了國際舞台，開闢他們在世界的國際地位，一戰而打敗西班牙，開始在國際舞台露頭角。歐戰開始，美國已是舉足輕重的國家。戰後已隱然爲盟主，第二次大戰開始，美國尚未加入，軸心國家飛揚跋扈，所向披靡。到美國加入，局勢才改變過來。大戰結束，美國擁有超過世界一半的財富，國力雄視世界，在國際間一言九鼎，排難解紛，成爲國際警察。

美國對抗共產國家，就不是那麼得心應手了。他們懂得美國人的優點和缺點

。在冷戰中，他們懂得先腐蝕美國人的道德勇氣，打擊美國人的愛國精神。利用各種不同的異端邪說，僞裝偷渡美國，成爲美國道地的產品。專抽政府後腿，打越戰的時候，青年人一蜂窩成群結隊逃役，甚至跑到北越慰勞敵人，愛國精神萎靡到這種程度，那還可以打仗。而社會上，自由、婦解、吸毒相繼濫用。美國已掉入羅馬帝國崩潰的歷史軌跡上。

七十年代的末期，美國人民終於覺醒了，雷根總統用愛國主義相號召，眞是對症下藥。洛城奧運會，美國人愛國精神之蓬勃，固大觸蘇聯的大忌，指使同路人對美國攻擊，並杯葛出席。然而，從世運會的表現，美國人恢復了傳統的愛國精神，才迫使蘇聯不得不坐下來談裁軍。

蘇聯不怕美國的先進科技，因爲美國人可以自己去毀滅這種成就，甚至毀滅自己。只怕美國人恢復愛國精神和道德勇氣，因爲只有這兩種力量，才可擊破共產帝國。

台北海山煤礦災變刑責太輕了！

台北海山煤礦災變，時正我在台北首展，知之頗詳，在電視機前，看到屍體一具一具從礦坑出口運出，遇害家屬搶天呼地，不禁爲之鼻酸。

這一次災變，距離上次尚不足半年。當時轟動全國，對負責檢視礦場的官員，相交指責。創痍未復，今次災變又起。看來好官我自爲之，人命草菅，可嘆，可嘆。

台北煤礦時常發生災情，而動輒每次百數十人喪生，此次唯一生還者，尚須吃人肉才保得生命，言之令人毛髮聳然。

台灣煤礦產量不多，煤質也差。礦坑開採，常到二千尺以下，所費人力及其它成本高昂，據專家說，是沒有再開採的經濟價值。而且煤的入口，沒有障故，

價錢比國內生產的成本低，爲甚麼不禁閉危險的煤坑，需量從入口補上呢？

依礦場安全法規定（第四十二條）：「違反第四十二條者，可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二千元以下罰金。」這樣輕刑輕罰，怎可以制止礦主罔顧人命，冒險開採呢？這又一次過百人命的喪失，難道立法機關還可以裝聾作啞嗎？負責檢查礦坑安全的政府人員還可以如此喪盡天良，馬虎從事，或接受紅包而任予所爲嗎？

許多人譏立法委員爲「垃圾委員」，六法全書裏面，還有許多過時過氣的法規，我們不禁要問，立法委員是幹甚麼的呢？治亂之道，法最重要，法亂便亂，法正便治。根據災變一再發生，不但要加強認眞的安全檢查，還要在安全法規上加重刑責，才可以戢止礦主驅使人命，冒險牟利的不道德行爲。

這是台大精神麼

報載台大學生搞服裝表演，引起校園爭論。有的贊成，有的反對，有的旣不贊成，也不反對，任其自由發展，符合台大自由精神云云。

記得我在台大讀書的時候，學校有各種性質不同的社團。大致可分爲藝文出版社團、學術研究社團、康樂體育社團和聯誼社團四類。現在搞一個別開生面的「服裝發表會」，還選出模特兒擔任表演。這種活動，確屬前所未有，不知歸於那一類。聽說這種活動，還得訓導長的鼓勵。

台大一向以繼承「北大精神」爲榮。鼓勵學術自由，允許同學有不同的意見，提倡獨立思考，反對奴才哲學，這種自由學術的風尙，深深地薰陶著我們每一位同學，也因此，我們不敢說必然是人才濟濟，但至少，我們不會是奴才濟濟。

學術自由主要是重理念，我們決不會人云亦云，人罵亦罵。我們主張透過理性的分析，並在自由心證之下，做我們認爲應做的。我們關懷社會，批判病態，關懷國族，批判邪惡，使民族得到自由的生機。這些必然是學術自由的中引。

如果「服裝發表會」也扯到台大自由精神，我眞爲這個淸譽叫屈，也的確冒瀆了我們這些爲台大精神固執的實踐者。我不敢代表其他台大人說話，最低限度，代表我自己，不會認同這種無聊的腐化活動，會與台大精神扯上任何關係。

如果服裝發表會也受到鼓勵，那麼，說不定選美會也將產生，進一步主辦時裝比賽、中國小姐選拔賽。試想，台大精神淪落到這一天的話，我不敢想像，有多少校友會把他們的畢業文憑撕掉。

學術有學術應有的莊嚴處，如果學術場所被商品入侵，成爲商品展覽的場所。學術還會被人尊重嗎？不尊重學術的國家和民族，這個國家和民族還有前途嗎？因此，爲了國家民族的前途，我反對台大學生搞服裝表演。

女流張艾嘉

自古華夷之別，忠奸之辨，是非常認眞的，不若末世的今天，利之所在，趨之若騖，忠乎？奸乎？誰管得呢！何論華夷！

吾民傳統，薄利而重義，惡暴而好禮。雖然在工商業發達的今天，這個觀念，的確有不利於產業社會繁榮的發展，但何嘗沒有利於安定和樂的一面。從傳統的「士、農、工、商」的階層看，逐利的商界，排在最後，可見傳統社會觀念的一斑。而不入流的下九流，就更等而下之。優伶之輩，只比爲娼的高一級。科舉時代出身於優娼之門者，連應試都不准參加。遂與功名絕緣，世世代代的子孫，只供人們消遣而已！

近世唯利是圖，那有職業上下之分，有錢有面，所謂「笑貧不笑娼」的哲學

，大行其道。而優伶尚有其色藝的條件，就更如天之驕子，人們稱爲天上「明星」，知名度越高，「明星」稱號尚不滿意，還要以示識別，成爲「大明星」、「紅星」之類，好不威風。而此輩又挾藝術無國界，藝術無政治之便，爲所欲爲，反正已爲社會「寵兒」，總有寵者撐腰，就更恣無忌憚了。

因此，許多人先到台北賺台幣，又轉到北平、廣州賺人民幣，左右逢源，可不快哉！近日讀報有一位大陸著名導演，擬邀張艾嘉北上拍片。竟給她一口拒絕，說者認爲藝術，不應有政治立場。張艾嘉說：「怎麼沒有立場呢？藝術本身雖然沒有政治立場，但政治却可以透過藝術表現立場。」這句話出自女流張艾嘉，該愧煞多少所謂「男子漢」呢？其及「女流」乎？何「漢」之有！

「十步之內，必有芳草。」許多「大明星」不擇手段捧紅自己。但張艾嘉這個「大明星」其識見足以使自己熠熠發光。

從暨南大學招生說起

今年廣州的暨南大學將在港澳招生。據目前報名已有一千二百多人，五、六月間將繼續招生。

中共早期雖不公開在海外招生，但仍然有許多港澳生到廣州升學，以後政治運動頻仍，青年學子裹足。文革十年，大陸學生也無書可讀，就更不談對外招生了。今年公開在港澳招生，無疑是中共政權成立以後的首次。

國民政府撤守台灣，民國四十年代初期即在港澳公開招生，一直至今仍辦理。鄭彥棻任僑委會委員長時，還倡言「無僑教即無僑務」。三十年來，的確栽培了無數海外僑生，他們分散到每一個行業，有傑出表現者，真是數不勝數。這些人才，如果說他們多半是天生涼血的，那是說不過去的。可是，如果要我說實話

，畢業僑生在比例上，對國府的冷漠多於熱心支持。就以多倫多言，台灣大專畢業的港澳僑生，最少超過二千人。但是參加台灣大專校友會的同學，港澳僑生的人數，恐怕不會超過五十個。爲甚麼港澳僑生這樣冷漠呢？原因不只一端。而這些原因與國府僑務政策，有直接和間接的關係。要講清楚這些關係，不是幾篇短文可盡。最主要的是；國府招收僑生是一項爭取僑心的政策，而沒有把畢業後的僑生當成未來社會的接班人，不但不加意重視，甚至爲遷就舊的勢力，尙有壓迫僑生放棄已在僑社建立的地位的情事，來討好腐惡的舊勢力。這是爲甚麼支持國府的僑社，多是舊勢力的一脈相承。這些人在承平時代還可以，但對付近年中共在海外的統戰，就捉襟見肘了，也是近年中共改弦易轍去爭取僑社，迅速改變僑社勢力的原因，已足證舊勢力無法應付。

港澳僑生一般來說，性格比國內學生活潑、爽直，思想比較開放。他們不善

逢迎，却善於開創局面和應變。這是與他們的中小學教育大有關係，在他們長成的過程中，環境的薫陶也是一個因素。他們習慣了自由，沒有國內諸多諱忌和拘謹。他們未必像國內一般水準的平均，成績好的，壞的很參差，傑出的會超水準，壞的也很壞，倒是中庸的不多。港澳僑生在台畢業以後，到美、加深造的很多，他們表現傑出，絕不比台灣長大的同學差。然而，國府並沒有重視他們，說實話，美、加兩地仍以粵籍人士佔大多數，港澳僑生如果能一致支持國府，加上當地僑社原有基礎，已盡得地利、人和的絕對優勢。就算中共派到海外的，每個都是三頭六臂，仍無法改變劣勢。可惜國府有僑教之策，沒有用僑生之心。三十多年來，竟無一人獨具慧眼，指陳時弊，以致僑生畢業以後，請纓無路；有些報國有心，也鑒於國府黨僑務人員的鄉愿作風，僑生在備受排擠打擊之餘，善良的緘口不言，自固吾廬算了！黠慧不甘寂寞，實行唱反調泄憤。許多親左的著名人士

，他們都是台灣大專的畢業生，這是何等可痛的事，這是誰之過，難道國府不應檢討嗎？

中共已公開在港澳招生了，我們可以從今年算起，五年以後，首屆畢業生回到港澳，又輾轉到美、加海外來。如果不幸言中，僑社多了一批既紅又專的港澳留學生，或別有任務的移民，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中共所謂「人民戰爭」，其主要策略：仍以農村包圍城市，也就是以面包圍點，時機成熟，到孤立無援時，將毫不留情地殲滅。中共自詡「統戰」爲對付國府的三大法寶之一，近年積極的耍手段，然千變萬化，不離其宗，也是先佔據面開始，從外交上，僑社上使國府陷於孤立。

中共揚言三年便可赤化僑社，聽來不是誑話，幸勿河漢此言！

台北應有廉政公署

政治制度的設施，主要顯示在政府的體制上。政府可爲應因需要，創設或減少若干部會，或者歸併、提升建制。舉個例來說，新聞局以前隸屬外交部，後來直屬行政院，其等級略與部會相等，又爲文教處的創設，後來又撤銷，都是視需要情形而定。

政府體制在不違憲下，行政院因爲政治上的需要增設部門，各國常有，等於立法院因應時代需要，增設法例一樣。

台北近年發現許多經濟上的漏洞。最多是負責主管財務的人，企業界著名之士，挾款逃往外國，影響民生至大。次多爲倒閉。大公司倒閉，不但影響投資者，還發生失業、社會信心問題。這些事的發生，十、九是人爲的，不在生意上的

虧損，乃在主持者蔑視社會信用，不顧商業道德，捲起全部資產，一走了之，或突然宣告倒閉。

爲什麼時常發生這種事呢？一定疏於檢查，或政府沒有專門機構執行，以至演變愈烈。十信擠提，現在發展到整個國泰集團都有問題，牽涉到數百億存款和投資額，其關係民生，影響之大，自不待言。

台北有警政署、衞生署……等。獨失一個像香港的廉政公署。許多人以爲何須多此之設，中國有監察院，不是可以做廉政公署的事嗎？其實不然，監察院一般來說，是彈劾於事發之後，置質詢於事發之前。然無法採取行動，防範未然，且發覺有問題時，不能直接採取行動。因此，監察院只是事後追究責任，才發生若干作用。那裏來得及預防，制止和懲辦呢？

台北政壇貪污存在之時，廉政公署就更有必要了。

甄庸甫監察委員之死

如果不是甄梯雲老先生告訴我，曾經是國府海外增額遴選的監察委員甄庸甫死了，我是不知道的。他是第一屆增額遴選的，任期本來是六年，後以美國斷交的關係，停止遴選一次，因此，他應該有十二年的任期。

甄庸甫的學識，能力和品德，老一代的華僑知之甚詳，如果國府遴選他而不是出自酬庸，他的當選，無疑是個異數。如果有異議。我問：十二年任期，他爲僑民做過甚麼？

甄庸甫是國民黨黨員，竟有私自結納，企圖變賣黨產的情事，此事曾引起滿地可分部黨人的憤慨。無怪他的死，黨部沒有任何祭悼的儀式。官府賞賜的尊榮，究竟買不到僑民的愛戴。從甄庸甫的遴選而當上監察委員，也可見「海外增額

遴選中央民意代表」——立、監委員，有些當選者確實選錯了，他們是不得僑民認可的，才與德均不足領袖群倫，也因此毫無代表性。別的僑居地是否亦這樣，不敢妄斷，加拿大地區以甄庸甫爲例，可見一斑。

貨幣「有劣幣驅逐良幣」的道理，農夫知道莠草榛莽多，可以令良苗奄奄失去生機，塵暗可以使明珠失色，是非不清使眞理蒙污，奸狡得逞，必然正直受難。國家之興衰，社會之治亂，則又繫於才與職之相稱與否？奸妄之徒而得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近年左右勢力在僑社的消長，右派漸走下坡。論歷史淵源，群衆基礎，左派難望背項，何竟有時移世易之勢呢？最主要的原因，國府任人不當。這個論斷，我可以舉千百個例子證明。

不要再輕信粉飾太平的僑領，駐外受蔭者應該好好地自我檢討一下，不要再昧著良心做事做人了。在蓋棺的時候，後悔還有甚麼用！

白石老人生死哀

齊璜，湘潭人，生於一八六三年，終於一九五七。號白石，畫號很多，如寄萍老人，阿芝……等。是我國近代大畫家，盛名無出其右。青年時當過木匠。大陸陷共，以出身「清白」，被中共捧爲人大代表，中國美術協會主席。頒給他「中國人民傑出的藝術家」和「世界文化名人」的頭銜，他並獲得一九五五年的世界和平獎金。

白石老人不但畫好，書法和金石都是獨步藝壇的；同樣有自己面目，勁遒渾拙可喜。他的題款精絕，風趣處令人解頤。他仰慕青籐道人、八大和吳昌碩。畫風一脈相承，而又能自創面目。他的詩作不少，也是篇篇可讀，的確不是浪得虛名的。他的畫作，我見過不下五百幅，是眞是贋，至少有九成把握。

白石老人晚景堪憐。那時中共的經濟已陷困境，他的畫又不能公開出賣，原則上統由「國家收購」，有錢有時也買不到食物。聽說後來變通辦法，齊白石一幅畫，可以換一隻雞，要吃雞，只可把畫送上。現在白石的畫，在海外價高，中條幅賣一萬元美金絕不成問題，算五元美金可買一隻雞的話，一幅畫也可以買二千隻雞，老人有知，又不知作何感想了。中共那會給人佔到便宜。

齊白石的墓，座落在北京紫竹院旁魏公村路的西邊。文革時被封為「封、資、修的典型代表」的「大黑畫家」的齊白石，死後也逃不過清算，墓碑被推倒砸爛，墓基幸好堅固，幸虧沒有掘到屍體，白石老人大概有先見之明吧。兩年前，香港記者到墓地的時候，還有爛泥蒿草，和柏油塗寫的「破四舊、立四新」和「砸爛狗頭」之類的標語，令人感慨嘆惜。

聽說現在重修了。不過，今天大殿堂，明日亂葬崗，齊璜又何敢奢望永保平

雷根總統的表現

自雷根總統宣佈競選連任，依美國兩黨政治的傳統，現任總統尙須經黨代表大會提名，當選後然後可以成爲該黨的總統候選人，和民主黨候選人角逐下一屆聯邦政府的總統。這一次共和黨推選候選人，顯然衆望所歸，雷根總統沒有黨內的挑戰者，差不多全票當選（祇差兩票），以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比率，完成法定的程序，成爲下一屆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

雷根以電影演員，然後成爲電影公會主席，再進軍政壇，獲選爲加州省長，再以優良的政績，問鼎白宮，惟在黨內提名，首次敗給當時總統福特，失去第一次機會，四年前捲土重來，順利成爲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與民主黨卡特總統對壘，以壓倒性的大勝入主白宮。以大比數擊敗現任總統，雷根爲美國歷史第一人

美國自世界第二次大戰以後，經「自由派」的興風作浪，精神污染不堪，婦解，反戰，吸毒和打倒一切傳統；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加上越戰失敗，民心士氣萎靡不堪，通貨膨脹，美元貶值，失業率偏高。這些都不是荏弱的卡特所能克服的，更由於他舉棋不定，瞻前顧後，爲蘇聯所乘，出兵阿富汗就是一例，連伊朗也刼持人質不放，使美國的威望掃地。雷根在這種內憂外患下入主白宮，憑著他堅強的意志力，誠懇的態度，長於決斷和知人善任。把上述種種惡劣的情勢，迅速地扭轉過來。更重要的是把美國人的自信心，從崩潰的邊緣重新建立起來。平情而論，雷根是羅斯福以後，唯一能配得上稱爲雄才大略的總統，而且是個能關心民瘼的好總統。

共和黨代表大會，一直在充滿熱烈情緒的氣氛中進行，雷根總統接受提名的

演講，又爲大會掀起高潮。

雷根在代表們歡聲雷動中進入會場，他登上講台，在代表們熱烈的歡呼中，至少歷五分鐘而無法開始演講。

雷根接受提名的演講，精練的詞句，是一篇罕有的佳作，它不僅是一個精采的政治論文，也是一篇詞藻優美的文章，和富煽動力的競選宣言。加上他穩定而誠懇的語氣，給代表和電視觀衆，依然是他理性而可信賴的形象。

在約一小時的演講中，他被掌聲和「再任四年」的呼聲節奏著，更顯得精采感人。他說：「今年的選擇，不僅是兩個不同人物或不同政黨的選擇，那是對未來兩種不同的理想，兩種基本上不同的治理方式之間的選擇。」雷根在約六千言的演說中，沒有提過他的對手的名字。

雷根列舉他三年半的政績，準確的說出統計數字。他認爲「對蘇聯的片面而

不智的讓步」的不對，並誇言他重使美國的強盛，在他任職期間沒有一寸土地陷於共黨之手。

雷根的演說重點還是在內政，外交方面較少，他為擴展美軍的力量辯護。他也說：「我們的政策很簡單，我們不會出賣我們的朋友，獎賞自由的敵人，或者任由恐懼與退却成為美國的政策。」

有些政治家，在晚年才顯出他的睿智，為國家建立不朽的功勳。邱吉爾的功業，在八十才達到顚峰。復興西德的阿登諾總理，和復興日本的吉田茂，也都在八十歲左右建立不朽的功勳，為自己國家奠下經濟大國的基礎。雷根大器晚成，如果能連任，將是美國近世最偉大的人物。

雷根入主白宮，一開始就惹人好感。伊朗挾持美國人質，強人高蔓尼絕不賣卡特的賬。雷根當選在候任期間，就清楚向他警告，他步入白宮，第一件就處理

人質的事，絕不會姑息猶疑。最好在他未就職之前釋放。

雷根宣誓就職之日，在儀式開始，還沒有宣誓的時候，伊朗就同意釋放人質，使雷根在踏入總統辦公室前就知道這個決定，美國人民歷年飽受外交困侮，駐外人員惶惶終日，國人憂慮人質安全之際。雷根入主白宮，先聲奪人，無疑使國人對他的信賴一日之間便建立起來。

就任不久，雷根受到槍擊，子彈射入肺部，他拒絕擔架，自己從座車走出，步行進入醫院，開刀手術前後談笑自若，這種置生死於度外的英雄形象，只有小說家筆下的「關羽刮骨療毒」才可比擬，而實在的，只有雷根才做到。以七十高齡，經過五小時以上的開胸手術，把守在電視機的美國人都急得不斷禱告。然而他終於渡過危險，一週以後，在電視出現了。兩週以後，便開始視事，一個月恢復正常作息，兩個月便再騎馬、砍柴。他復原迅速，處處顯示出他生機勃勃，意

志堅強。美國人民從沒有在雷根的面孔，發現畏縮、愁眉苦臉的痕跡。

加拿大杜魯道總理一向對美國人有成見人，對雷根更無好感，在七國經濟高峰會議前就約好法國總理反對，然而雷根蒞臨以後，一下子就說服了法總理，支持雷根的政策。杜魯道一向以縱橫捭闔著稱於國際外交，然而與雷根一交手，便灰頭土臉栽倒了。法總理事後對記者說：「我從來沒有見過像雷根總統先生那樣誠懇而自信的人，所以我改變主意支持他。」

雷根總統在內政上的最大成果，是使美國經濟復甦，美元穩定。三年前當他提出財政政策的時候，成爲財經專家和反對黨譏笑的話題，甚至他的財政決策參與者，也曾向報界表露沒有信心的意思，爲報界喧騰一時，然而雷根的意志堅強，他對自己的判斷，充滿自信心，他不會因專家的批評而動搖。不管是雷根精誠所至，抑是他的財政政策確能對症下藥或兩者兼備。總之，實施的結果，確實把

美元貶值之勢壓住，而經濟復甦的跡象也開始，就業增加。時至今天，美元再度成爲國際最堅強的貨幣，美國經濟向榮，就業大增，成爲戰後美國人少有的好時光。

雷根的聲望如日中天之際，照理他的連任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在一個民主高度程度國家，人民對民主政治的訓練和理解，常常利用選舉，來保護民主運作的持續性，防止權勢和政治掛鈎，他們絕不會用選票去酬庸功勛，是恐怕危害民主政治的基礎。所以在高度民主程度的國家，有大功勛和聲望的政治家，常常在選戰中鎩羽。如第二次大戰之後，英相邱吉爾，以拯救英國命運的英雄首相，居然給新起而毫無建樹的艾德禮擊敗，不得不黯然下台。這是英國人的聰明處，崇拜與尊敬是一回事，不但不把選票酬庸，而且把選票向他警告，這個是人民的武器，可以把任何權勢解除，有了這種選民，民主政治便可高枕無憂。

美國在選戰的滑鐵盧很多，近世如杜威輸給杜魯門，尼克遜輸與甘乃廸。出人意外的大比率壓倒勝利，如詹森大勝高德華，雷根大勝卡特，反面也不能不說是失敗者的滑鐵盧。因此，雷根的連任與他的聲望不能一起算。

日本經濟侵略

美國自韓戰以來，對日本貿易逆差越來越嚴重。近十年來，日本不但在美國本土的電子器材市場居於強勢，而且把「汽車王國」的汽車市場也大幅佔領。汽車工廠倒閉，工人失業。美國政府曾要求日本自設限額有年，日來仍裝聾作啞，使美國汽車工人復業無期，曾發生多次暴動，焚燒日本汽車。陳果仁死因，就是誤以爲日本人而被殺害。

日本一面向美國市場傾銷，一方面限制美國產品入口。這種完全不平等的貿易，也虧美國人容忍這麼多年，雷根訪問日本，主要在謀日本放寬美國產品入口，但狡猾的日本人，當雷根來的時候，極力招待，刻意遷就，什麼都可以商量，擺出一副馬上就解決的誠意。一待雷根走後，一切回復舊觀，堅決拖下去。美國

政府軟硬兼施，日本還是裝聾作啞，一意少理，迫得參議院元老們出面，限期九十天，要政府與日本達成協議，准許三十五億美元產品進入日本市場，來減輕逆差的嚴重。否則，參議院將立法施行配額，減少同值的日本貨進入美國。

這原是合理的相對貿易措施。站在美國立場，早應如此對付無情無義的日本，現在實覺太遲之感。想不到美國竟有人反對，而反對的人，偏是公認爲財經專家，包括福特和卡特總統的財經顧問在內，他們反對的理由，認爲逆差的主因，乃在美元的強勢所致。這眞是無視事實的廢話。

美元強勢是近年的事，而自韓戰以來美、日貿易不平衡，在美元弱勢的時候也不例外，主要是日本可以無條件傾銷美國，而日本却設禁不准美貨許多種類入口，連牛肉、橘類、煙草、木材等都在內。

日本在戰後用產品佔據世界市場，其手段狠毒如軍閥侵略土地，佔領後決不

撤退。台灣汽車工業，許多零件，必須在日本運來，求他們在台灣生產，年年口惠而實不至，莫奈予毒。南韓亦遭到同樣待遇。總之，日本賺錢，多多益善，他人要賺日本的，休想！這不是經濟侵略是甚麼？

日本官方重祭靖國神社的警號

日本歷年對外戰爭死亡官兵的靈位，入祀靖國神社；和我國的忠烈祠的紀念性質大致相同。但是，最大的不同處，日本官兵的殉國，乃對外戰爭，包括對外的侵略，我國的將士殉國，乃保衞國家民族的犧牲，沒有因爲對外侵略而死亡得以祀忠烈祠的。

日本人對靖國神社的崇拜，成爲國教的神道；由於過分強調愛國，演變成爲軍國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盟軍佔領日本，防止軍國主義復活，除在憲法上明文規定不得對外宣戰，不得設軍隊外，尙禁止官員對靖國神位祭祀。由於日本年來成爲經濟強國，在美蘇間舉足輕重，顧盼自豪，日人早無約束之心。但年來日政府大員，尙只以私人身份參加靖國神位的祭祀。但今年日相公開聲明，不

是以私人身分參加了；與此同時，尚由法學專家宣佈日相祭祀神社，並不違憲，確定了首相代表政府的地位。

日相既拜祭侵略戰神，日人以至日政府的心態，已從隱處顯現出來，公開肯定對外侵略的官兵的英雄地位，激發日人冒險僥倖的野心，再度成爲軍國主義的國家，似將勢無可免。

日本近年商品大量對外傾銷，已使許多國家外滙枯澀，咸思設額和關稅限制。日本爲求商品外銷無阻，會否一如以前用軍隊打開市場呢？那麼，其再次成爲對外戰爭的罪魁禍首，看來大有可能。日相祭祀靖國神社，誰能保證不是激發日本人準備對外戰爭的先聲。

日本以島國經濟，其命脉繫於對外貿易。而島國民族性的狹窄，睚眦必報。兩個因素集合起來。日本的發展是可慮的。中國比鄰此獠，首當其衝，應早爲之

計。我對日本可慮的發展，寫過不少警告，不是個人的敏感，實是國家民族前途所繫，我們如果掉以輕心，將貽禍後代子孫。八年焦土抗戰的慘烈。我們願意再一次在祖國的疆土上演嗎？

日本捲土重來爲患中國乎

是年八月六日爲原子彈投爆廣島的四十週年之日。日本人年年爲此舉行紀念，今年更擴大宣傳，以致本年有所謂反核戰之組織起來呼應，把唐人街許多乾淨土，弄得鬼五馬六。中國人見之，不知作何感想！

日本人自明治維新，開始實行軍國主義，中國首當其衝，甲午之戰，啓日本侵略我國之决心。日俄之戰，日本尚有稱霸世界之心。這個種因，發展日本成爲第二次世界的罪魁禍首。

日本先吞併琉球，後佔台灣，把中國兩鉗剪斷，然後佔領東三省，已明顯要滅亡中國。甚麼談判都是徒然，以後果然不管中國怎樣忍讓，還是發動全面攻擊，終於在七月七日發動蘆溝橋事變，中日八年戰爭終於不可避免。

中國對日抗戰，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艱辛的一次。自軒轅黃帝開國以來，尙沒有任何一次對外戰爭，其廣面可及；是全民族生死存亡的戰爭。中華民族的兒女們以劣勢裝備，用血肉作長城，和優勢的日軍作每寸土地之爭。其悲壯慘痛，在民族發展史上永遠不能磨滅。影響深遠，至今未已。

日本的侵略，中國軍民喪生以千萬計，財產損失更無法估計。中國人以德報怨，除首惡少數戰犯判刑外，全部遣返日本。中、日和約，不管國府或中共，日本人只道歉了事，並沒有對中國進行賠償。

中國人民以敦睦鄰邦的恕道，戰後對七七抗戰紀念日，也從來沒有大張旗鼓對日本作仇恨的宣傳。想不到日本人對美國以原子彈結束戰爭的廣島之爆，宣傳一年比一年擴大，其心態是非常可慮，最少證明沒有悔禍之心。淸名臣林則徐曾說：「爲患中國者，其北面俄羅斯乎？」五十年來已證實了。然五十年以後爲患中國，其爲東面之日本乎？立此存照，以觀歷史之演變。

打倒日本軍國主義

有許多朋友說日本的產品怎樣好，在我聽來很不是味道。也有不少朋友向我介紹日本車，我必然冷冷的說：這一輩子決不買！連第二句也懶得說，以示我的決絕！

也許有人說我是個狹窄的民族主義者，那一個國沒有歷史上的錯誤，此話驟聽有理，但經不起分析的。

我國有兩個天生的敵人，北疆蘇俄，東鄰就是日本。這兩個國家，在近百年來爲禍我國，其慘烈不人道處，豈止要掠奪吾土，簡直要置吾民族於死地，要亡國滅種而後快。歷史彰彰可考。文丑郭沫若稱史太林爺爺，使我國歷史上的兒皇帝石敬塘矮了半截，不只認賊作父，還要認賊作祖。我人沒有民族氣節者，一代

不如一代，至郭丑達到「無恥之尤」，古今中外還找不到第二個。中共建立政權之初，毛澤東宣佈「一面倒」，舉國風從，傷害民族氣節最大，以不在本文論列，不贅。

日本自世界第二次大戰後，民生凋疲，本土復遭盟軍的轟炸，盧舍爲墟，殘破不堪；精壯者多死於戰事，殘兵敗卒遣歸，對著國內的衆多寡婦孤兒，溫飽尙且不易；如果不是共產國家勢力的崛興，大陸淪共，接著，以爲一舉可佔領南韓，驅逐美軍下海，完成東亞大陸赤化。才使美國不得不扶植日本，以致迅速復興。十年間重奠工業大國的基礎；六十年代開始，日本人的野心重現了。我在一九六二年到東京之時，正值日人要求美國歸還琉球群島，對日青年在街頭表現的種種橫暴，和輿論界歪曲歷史，推波助瀾，印象深刻，並開始憂慮日本重演侵華的步驟。

琉球群島原屬我國版圖，位於我國東北疆，和台灣成南北拱衞大陸本土的鐵門；對日則像兩箝，可以南北夾擊，使其首尾不能兼顧，而且大陸沿海任何一處，可以橫擊日本中部任何一點，作中央突破。因此，在地理上，我國也成爲日本的天生剋星。

日本對付我國，必須解決南北夾擊的兩箝，從日本侵華的歷史看，就可以清楚，故中日甲午戰爭結束，日本得了琉球、台灣，中日攻守之勢的優劣易位，整條大陸沿海線暴露在日本威脅之下，日本完成了形勢的包圍，可以南北夾擊，中央可以長驅直入，終啓八年浴血之戰。使民族的元氣大傷，民窮財盡，慘勝之後，終不免被蘇俄勢力乘時赤化。

現在歷史的輪盤又轉回來，日本從美國託管的手中得了琉球，近二十年來，謀我釣魚台和支持台獨份子，就是解決我南疆的威脅，完成夾擊大陸的故智。

日本踏入七十年代，已經是雄視世界的經濟大國。但這個島國的人民，還是無法擺脫小家、狹窄的島國民族性格，眼光短小而致急功近利；從不自省其一貫徼倖之心，以爲迅速的復興，完全是民族的優越，行險之心日增。美國援助日本，不啻是再生父母，然日人對美尙且如此寡義，其他就更不必說。許多人看到若干日本元老訪問台灣，以爲他們還是感念蔣中正總統對日本的寬大，作雪中送炭之舉。但如果我們冷靜一下去觀察，日本元老每次到台北去，必然是日本政府做出一件對國府十分不利的事，元老們爲了配合，和緩國人的反日情緒而來，私心利己，不是他利；釣魚台事件、中日斷交、斷航，莫不如是。至於培養台獨，更是司馬昭之心！台獨分子猶沾沾自喜，以爲「相公厚我」，寧不可痛！

近年日本有許多大臣，鬼鬼祟祟去偷祭「靖國神社」，並把一些侵華戰犯入祀該社，去歲竟連首相也去了，要不是舉世反對，恐怕今年還去。此事看來事小

，但意義甚大，徹底暴露當政者的心態—軍國主義復甦。這些事件還不是單獨發生，文部不斷竄改日本侵略史，乃為下一代掃除侵略犯罪的障礙，目的在配合日本未來的再爭霸。日人的心態已露，不會因籐尾文部大臣去職而戢止的。君不見近日新聞報導。日內閣已決定參加星戰計劃？其踏出世界武力競賽的第一步，竟是如此之大，其憲法中有不建立國防警衞以外的武力條文，早已束之高閣了。

日本軍國主義的幽靈的確已經復活，其遺害中國，亦將必然之事，如果我們不及時警惕預防，民族的浩刧，不必等候五十年便會出現！

任何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活動，只要有人通知我，我必參加，立此存照，以示決心！

中共媚日政策的後遺症

寫了兩篇「打倒日本軍國主義」，自己想來也覺得可悲！我在小學的時候，正值抗戰，大街小巷，貼滿抗戰標語，其中一款，正是打倒「日本軍國主義」。屈指算來，抗日勝利至今四十一年，日本倒了一次便站起來，又成超級經濟大國，而我們不知倒過多少次了。到現在還是仰人鼻息，備受凌辱，且不得不叫著四十一年前的口號，稍有羞恥心的人，寧不自傷可悲！

如果對中國近代史有研究的人，決不會說這是杞人憂天的事。日本人肆無忌憚的暴露其侵略野心，中共的媚日政策難辭其咎，如果說：這是我這個反動分子的中傷。我會提醒中共：在日本侵略我釣魚台的時候，正值中共急於拉攏日本簽訂和約之際，藉以打開建交大門。日人提出釣魚台問題，周恩來回答說：釣魚台

的問題並不重要。他說了這句話以後，海外左派學生搞的如火如荼的「保釣運動」便煙消灰滅。這是我們這一代在海外的留學生所及身看到的事。從此以後，日本軍國主義的氣焰便一天天地高張。

退一步說，算我是反動分子吧！我的話不足爲憑。那麼，陳鼓應呢？這一位台大教授，在台灣是反國民黨的急先鋒，誰都知道是一位親中共的、著名的高級知識分子，目前還在「北京」講學，總不能說他也是反動分子吧！他竟不約而同！同日（星期一）透過美洲華僑日報駐北京記者鄭衣德的訪問：「沉痛的責問：日本人在中國日益囂張和不擇手段」（見該報第二版）「賺取中國人的錢。」他對中共竟不深思，同意與日本資本合夥，起建了一座「中日友好賓館」在西湖之畔而生氣，他質問中共說：「中國可以在日本的富士山麓，以中日友好的名義建造高層賓館嗎？」（見同段）

中共提倡「四化」以後，其媚日更甚，自動為日本打開經濟侵略之門。糊塗媚日，簽約「寶綱」只是一例而已！這些事例，都說明日本侵略（包括經濟）我國，中共的媚日政策，助長了日本的野心。

南韓賣友市恩

黃海中共快艇叛變，駛入南韓領海，經問話後，南韓宣佈無政治要求，立即到黃海放艇放人，措施迅速，和以前對刼機投奔自由的卓長仁等人的留難，頗令人興厚此薄彼之歎！

南韓和強鄰支持的北韓對峙，處境固然值得原諒。而強鄰者，即中共也。南韓年來對中共市恩，看中共顏色，比美國尤爲明顯，金大中回國，美國人尚有議員、州長和新聞界組成的護送團隨行，抵漢城即有被毆被辱聞。南韓尚有其不可侮的一面。惟近年看南韓對中國仰鼻息的可憐相，又覺得韓人欺善怕惡。此次迅速遣回人艇，一葉知秋，他年奧運會在漢城舉行，其刁難國府，巴結中共，將不卜可知！

卓長仁等人屬於政治理由而刼機，從南韓終於放人一事看，已無可置疑，也就是說求政治庇護而不得不出此。如果南韓確信其出於政治庇護，則不能以國際一般刼機論。反之，如果除了自由以外的要求，應算刼機論。兩者不可混淆。如以刼機論，即不應放刼機者。如釋放，即承認純屬自由的政治庇護者。南韓放人經審判後而留難、監禁一長時期，此點顯然是政治作用，不是法律的裁判。這種政治作用，顯係受中共壓力的結果。

南韓於上次「刼機」，在中共壓力下雖有畏懼之心，尙能堅持原則。終於開釋「刼機」諸人。此次完全不同。其市恩中共，已無可置辯。

南韓此次對「叛艇」人員的處理，完全沒有公開，發個消息，又不讓新聞界與譁變者接觸，更不讓中華民國大使館調查。從其一手遮天看，其中內幕，顯屬不尋常。

艦艇叛變，其影響遠較上次刼機嚴重，姑不論什麼理由，即使不滿其上司，終屬現役軍人身份，和卓長仁等身份完全不同，其影響國際對中共軍隊實力的重估，以及影響中共現役軍人軍心，後果嚴重，無待說明。如果南韓在處理上不偏不倚，其後果對中共影響之壞，難以估計。南韓此次市恩，中共那有不感激之理；或者早已有條件交換。國際間沒有正義可言，於此可見。

台灣和南韓在地理上成犄角之勢，美國執行圍堵政策時，兩地爲圍堵的兩個重要環節。自美國放棄這個政策以後，台灣在國際地位便日走下坡。南韓討好中共，其遠因亦在美國對中共政策的改變。

國家生存之道，操於己則可恃，操於人則賤，自強才可以自立。國府在美國對中共政策改變的時候，早就應該有自強自立之道，何須俯仰由人。每個國家，必須以自己國家的利益爲首要考慮。美國人、南韓人以自己利益首先考慮，原是

天經地義之事。如果他們以國府的利益優先考慮，他們還是美國人和南韓人嗎？

英國外交家永遠信奉一個信條：「我們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中華民國年來飽受出賣的苦痛，如尚不猛醒，往後的日子恐怕還難過。

馬可仕政權覆沒對那些政權有不良的影響

菲律賓大選，許多加拿大讀者殊不關心，然對馬可仕政權及菲律賓未來的前途，却是一個生死關頭，盛衰的轉捩點。自阿奎諾夫人與議員勞瑞爾聯手，我已判斷好戲連場，馬可仕勢將不擇手段，不管是勝是敗，必然轟動世界，因此在大選前後，以總編輯黃達炎兄因事歸港，曾爲本報代撰社論數則，今黃兄銷假歸來，而馬可仕政權已覆沒，餘波蕩漾，爰在本集繼舒已見。

許多台獨份子和左傾人士，在馬可仕倉惶出國，阿奎諾夫人依法繼任菲律賓總統以後，相繼發表言論。以爲馬可仕政權的覆沒，對台北和漢城是最大的衝擊。阿奎諾夫人領導反獨裁爭民主法治的成功，是對台灣省人民或黨外人士，和南韓的反對黨的一大鼓舞。

在表面看來，的確是如此。一是台北與漢城都有戒嚴法，與馬可仕政權相同；二是執政黨執政過久，而反對黨頗得美國的同情，亦與菲律賓政局相似。這種表面狀態，常常導致假象，經不起分析。馬可仕政權致命的失敗主因：一、獨裁；二、貪污；三、任用私親，形成國內有特權階級。這三點，台北和漢城都不存在。美國總統權力之大，恐怕台北和漢城都比不上，可知依法行使職權，不能作獨裁論。馬可仕知法玩法，視國法如兒戲，才是眞正的獨裁。戒嚴法因應緊急時期而不廢止，兩地均不濫用。台北在高雄事件時期，暴民已出動毆打憲警，尙未動用，可知存在並未等於濫用，致民不便。民衆便無仇視該法，與馬可仕動輒宵禁並引用殺害政治犯不同。而兩地亦無特權階級存在。貪污雖不免，但蔣經國與全斗煥都不縱容，而且從嚴制止。

馬可仕政權的覆亡，對蘇聯有肯定不良的影響。美聯社記者訪問阿奎諾夫人

，她就坦然指出：「蘇聯是在馬可仕宣佈他自己當選時第一個道賀的國家；也是唯一的國家，我對蘇聯完全沒有好感。」從她的談話，便可知她對蘇聯的印象是好是壞了。這個原因，歸因是物以類聚。蘇聯大致相同的政權，充滿獨裁、貪污和特權階級。在大選前後，常常報導馬可仕的好消息，到現在也不報導他的壞消息，就可發現物傷其類的心態。阿奎諾夫人的女公子到台北訪問，並沒有到大陸，也可窺見到底對誰不199的影響。

菲律賓終於開始歷史的新頁

菲律賓大選前後局面的演變，不幸地一一爲本報社論所預料。

本報在大選前發表的社論：「馬可仕走上獨裁者的末路」中，已清楚指出：他已從高姿態走向低姿態，證明局勢發展不妙，必然走上舞弊之路。大選以後，本報社論「菲律賓大選以後的隱憂」指出：菲律賓的局面，勢將演變爲暴動甚至內戰。這種預測，是全世界的輿論界首先提出的。本報讀者如果不善忘，言猶在耳，而菲律賓的局面發展，已不幸地爲本報社論準確地言中了。

消息證實：上週六馬尼拉已發生軍事政變，國防部長和副總參謀長已宣佈支持克萊蓉爲新總統，一部分空軍和海軍將領也背叛了馬可仕。陸軍一部且已佔領國營電視台。一架直升機並在總統府投彈。數千名政府軍試圖攻佔克萊蓉軍營，

但爲約二萬五千名群衆包圍保護。

從上述的消息來研判，背叛馬可仕政府的起事軍隊，顯然已得到人民的支持，縱使有一部分將領仍效忠馬可仕，恐怕也不敢濫殺平民而向起義的軍隊進攻，這樣會促成局勢更不利，給予起事者有佈置和號召的機會，在彼長此消下，客主易位，優劣互掉，一點也不以爲奇。然而馬可仕仍然要粉碎「叛軍」，他決不尋求逃遁的政治庇護。也正好證實我們曾在社論分析馬可仕不能下野，必作「死虎憑牆不倒」，負隅頑抗的準確判斷。這是獨裁者永遠表現強頑的一面，也是作爲獨裁者必然的條件。可是，獨裁者一旦失去國人的支持，其陷於四面楚歌的困境，比任何民主國家統治者下野，不可同日而語。到局面無法收拾時，只要能保命，其荏弱怕死的一面會馬上暴露出來，歷史上的獨裁者，沒有一個逃得過國人唾棄的刼運。

美國已立即再遣派哈比特使前往菲律賓，這無疑是代表美國在菲應急決策的人物，也必然和馬可仕談條件的人，因爲在另一方面，美政府已正式要求馬可仕下台，在權衡利害下，馬可仕就範離國，在逃命要緊下出走，似乎是唯一的選擇了。

如果馬可仕不聽從勸告，以其貪污集團和效忠他的一部分軍隊負隅頑抗，內戰固不可免，但馬可仕的前途似更悲慘，也會使國家陷於萬刼不復的喪亂。

因此，菲律賓的明天，繫於馬可仕一念之間，其遺禍國家，已造成無可避免。然最後一念之仁，免國家之戰禍，只是不再造孽。給予國家一線生機而已。否則，內戰一起，菲共乘機而起，國家備受蹂躪，馬可仕就更罪孽深重了。

菲律賓歷史的新頁已開始了，因禍爲福，將由菲人包括馬可仕決定。如果馬可仕下野，克萊蓉就任總統，應立即從事善後，先把菲局穩定下來，並儘量避免

算舊帳，與民更始，使從中挑撥造成內部永遠對立的仇恨消除，恢復國家的和諧與元氣，以菲律賓天然資源豐富，和美國深厚的歷史淵源，不難迅速治癒國家的創傷。果如是，克萊蓉便成爲菲律賓中興之母，永垂史册，這是歷史的契機，要看她能否掌握了。

未蓋棺已定論的馬可仕

馬可仕終於走上獨裁者的末路，倉惶乘美軍機出國。歷史再度證明：一個罔顧民生，祇謀私權私利的獨夫，最後必然遭國人的唾棄。

馬可仕以軍人政治家崛起菲政壇，其能崛起，乃得民衆的擁戴；可惜馬可仕的權力慾太重，罔顧民生，一昧謀個人權力的鞏固；再昧於謀個人財富的搜刮；使菲政局貪墨成風，在下者結勢取寵，或獻媚而登高位；以致宵小當朝，賢者避席，政局從此由治轉亂，從盛而衰矣。這是馬可仕政權失敗最關鍵性的原因。此外尚有下列數點：一、馬可仕曾修改憲法謀任總統終身，受國人的反對而放棄，但已徹底暴露個人私慾。這是一個遠因。二、馬可仕對其內眷的放縱，不但在金錢賄賂成爲公開的秘密，而且有意造成伊美黛（馬妻）乃其政治權力的代理人，

甚至繼承人的形象。伊美黛亦因此顧盼自雄，早爲菲人側目。三、馬可仕由其妻或親信內戚，不斷携巨款到外國投資，這些民脂民膏，尚不在國內發展，菲人寧不痛恨。四、不斷刺殺政敵，引起普遍的仇恨。克萊蓉（新總統），就是以報夫仇而出面對抗他的人，終於敗在她的手上。馬可仕政權有如此諸多敗因，焉有不敗之理。

我們在上一篇社論指出：馬可仕在最後關頭，爲了保命，出走似是唯一的途徑。雖然他仍能苟全性命，尚未蓋棺但已定論；菲律賓民主政治的罪人；失敗的總統。

菲律賓新任總統的時代使命

如果克萊蓉不是有壓倒性的選舉勝利，縱使擁護者怎樣狂熱，也不能使菲局急轉直下，在她的號召下，試以不流血的制裁，而發展到連軍隊也參與推翻馬可仕，這是她承認始料不及的演變。今馬可仕已下野出國，菲律賓幸免大量流血，確是國家之幸。克萊蓉應掌握這一個歷史的契機，使菲律賓在剝極必復，否極泰來的轉變中，迅速地使國家平復創痛，開創歷史的新頁。

克萊蓉爲馬可仕政敵阿奎諾的妻子，阿奎諾在歸抵國門時被軍警開槍殺害，雖然在馬可仕權勢支配下無法找到眞兇，但在欲蓋彌彰下引得舉國的憤怒，從而同情克萊蓉的遭遇。她也從此爲菲律賓的民主政治，繼承乃夫的遺志，從家庭中走出來，爲推翻民主政治的障礙—馬可仕政權獻身。終於贏得國人的愛戴，推翻

宰割菲人二十年的貪污政權，成爲菲律賓第一個女總統，領導國家的復興工作。

新總統最迫切的工作，乃恢復國家的秩序。並立即改善民生，與民生息，不要急於對馬可仕集團的淸算。馬可仕夫婦已成爲舉國唾棄的罪人，屬於尸居餘氣的政治僵屍，已經不起作用，對他的集團過分著急的淸算，只是徒令人有公報私仇之誓，應先安撫脅從，將功贖罪，除罪行深重者依法處理外，輕者網開一面，讓其有自新機會，使國家迅速地復元，才是一位氣魄雄偉的大政治家，也必將贏得舉國崇敬。世界許多大政家，都藉機從寬恕政敵中表現出來，爲後世留典範，也爲國家培植新機。

菲律賓的新機運已握在新總統的手上，撥亂反正，由亂到治，在新總統一念之仁，克萊蓉夫人，勉乎哉！

美國與利比亞開火及其發展

利比亞強人加達菲M. Khada fy在不久前宣佈其領海，乃在海岸一百二十海里以內，任何國家越過這個界限，等於進入「死亡線」，會受到攻擊。

世界海岸國家一般以十二海里爲領海，以外便是公海。這是確保世界航運暢行無阻的共同守約，如果沿海國家都擴張其領海至一百二十海里，恐怕有許多航運無法通過，對整個世界的航運影響至鉅，利比亞宣佈「死亡線」以後，美國第六艦隊就向它闖，顯然有備而來，更淸楚就是用行動反對這個不顧國際慣例的片面宣佈。

美國爲什麼要急於對利比亞採取行動呢？利比亞與美國在地理上，實在是南轅北轍。即使利比亞這個宣佈，關係着全世界，不僅美國一國，如果以共同

利益受損，大可以商討合力制裁，何必獨挑風險呢？可知美國的行動，必有其他因素存在，「死亡線」的事件，只是一條導火線而已。

原來利比亞是一個最急進的「社會主義國家」，強人加達菲更是一位反美的急先鋒，倡導以恐怖手段對待美國。許多刼持美駐外人員的計劃與實際行動，是出自利比亞的傑作，加達菲甚至揚言用敢死隊，分頭進入美國，在各大城市進行恐怖的屠殺，打擊美國的威信，摧毀美國的安定社會和繁榮的城市。實際上，利比亞的確向美國不斷滲透了許多恐怖分子，其對美國人民直接的威脅，比任何假想敵爲大。這是美國也必須要對付利比亞的主因；只是等待適當的機會而已，現在，機會終於來了，美國當然不會放過。這是美國獨挑風險闖「死亡線」的內因。

利比亞先用導彈攻擊美國艦隊，戰事便立即展開。到執筆爲止，三艘利比

亞配有導彈的戰艦被擊沉，一個（陸地的）發射導彈的基地被毀。正如加達菲說：戰爭已開始了。

加達菲必將以恐怖手段加緊對付美駐外人員，也極可能在美本土進行恐怖的突襲。加達菲的激烈手段和性格，不會就此認輸的。如果進一步在戰場上升級，正是意料中的事。美國這次戰爭是在雷根任內發生的，與其他韓、越戰不同，後果也不會一樣。加達菲不收手，將會焦頭爛額。

雷根

——偉大的政治家、慈愛的父親

美國著名的，年薪百萬的電視訪問主持人芭芭拉·華特絲（B. WALTERS），在本週一的晚上，訪問美國總統雷根夫婦。內容包括世界的政治局勢，對蘇聯的觀感，美國政治，個人意見和他們的家庭成員。問者尋根問底，處處迫人。答者精鍊活潑，語態慈祥。和前任總統卡特的苦瓜樣板臉譜，眞不可同日語。

雷根總統的聲望如日中天，在近月的民意調查中，僅次於開國總統華盛頓，和重造民主共和的林肯總統。假如雷根在剩餘的任期內能穩守成果，即使再無更大的建樹，已奠定不朽的功勳。包括：一、恢復美國人失去對國家的信心、榮譽感。這一點關係美國未來的盛衰。二、重建國家的聲譽；三、有效地遏止了共產

主義運動的延漫；使蘇聯甘心坐下來談判。四、經濟全面性後疲憊轉復甦，進而蓬勃發展。其持續力之強，使美國人擔心美元強勢不下，影響出口貿易。這是自第二大次大戰以後所未見的現象。五、美國國力對蘇優勢，成爲兩個超級霸權中的霸權。

雷根在政治上的卓越表現，已是舉世公認。人類的行爲，完全受思維的安排與支配。雷根卓越的表現，無疑是思想成熟的外在表現。這一次訪問，有許多聽似平常，實在是棘手的難題，但雷根的答覆是如此睿智。現錄片斷以見其餘。

問：你曾經說：蘇聯是個邪惡的集團，你現在和他們談判，是不是改變了觀點。

答：你記得嗎？他們射下南韓民航機，百多人喪生了。又無端地殺了我們的平民。在那些時候，我就要說他們是邪惡集團。現在他們肯坐下來談和平，我何必再罵他們呢？

問：如果你還年輕，會不會考慮第三次連任呢？

答：不會。不是因爲年紀的問題，而是我們的法統應該大家尊重。

問：對於下任總統，你有什麼期望或怎樣支持你的繼任人？

答：美國民主制度的運作，靠美國公民集體的智慧決定。

問：你的兒子在電視的表現，着了內褲跳舞，你的觀感怎樣？

答：我覺得很有趣，我還不知道他會跳得這樣不錯，他有他的作風。

問：你的兒子寫了不少關於你在加州州長任期內的事，這本書的出版，你也許不喜歡吧？有什麼意見？

答：沒有，我們應讓孩子們發展他們的個性，有自己的意見，這是好事。

對於夫婦相處之道，雷根認爲容忍和留心聽取對方的意見，是他們能長相廝守的原因。

我從羅斯福開始，對美國總統沒有一個好感。惟雷根的言行表現，敎我不勝景慕。

香港「九七」問題列論之一

「港九問題」的三條約

編者按：本市華裔的新移民，有許多是近年從香港移居的，對香港前途的關切，自不待言。自「香港『九七』問題發生以後，有許多華僑，尚有產業及親人仍居香港，就更迫切需要知道香港未來的前途了。「諤諤集」從本文開始，以問題的發生、談判和未來的預測，一系列的論述，資料豐富，立論精闢，關心香港前途的讀者，幸勿錯過。

一九九七年，香港人稱之爲「大限」。「大限」是我們粵人諱言無可避免的死局，在生命來說是個死關。怎樣說也是個令人驚心怵目的詞彙，凶多吉少的。

許多人還不大清楚爲甚麼有一九九七年這個問題。有的祇知道與租約有關；但割了的土地，應該與租期無關。這個問題的發生，應該是條約和英國對中共談判後放棄原有立場，使原不屬於租約的地區，也在「大限」之列，統統以一九九七年爲期。清楚的說，英國原來堅持主權立場放棄了，在「大限」來臨的時候，將港九全部佔領地，包括以前旣得的主權土地，連租借地一併交還中共。

中國近世的喪亂，應以「鴉片戰爭」爲起點。英國人徹底拆穿清廷徒有其表的「紙老虎」，是不堪一擊的，從此，引起西方列強交侵，幷啓日本的鯨吞，使中國長期陷於戰亂和貧窮的困境中，追源溯始，英國實爲罪魁禍首，這個歷史的紀錄，英國是無從改變的，也是今日英國在國際法理上無法令人同情的主要原因。也是在談判上無可彌補的致命傷。

「鴉片戰爭」後，於一八四二年八月廿九日（道光廿二年），清廷被迫派三

代表——耆英、伊里布、牛鑑三人（都是旗籍），登上一艘三桅的英艦——Cornwallis （當時中國的譯音爲「汗華囉」）與英將璞鼎查（Henry Pottinger）簽訂了「南京條約」。鳴礮廿一響，宣布戰爭結束。

「南京條約」的原本，仍無恙地藏在台北外交部檔案資料處北投檔庫中。條約外觀是用暗紅色絨布面做成，另有金屬盒套裝。條約規定香港的八十二點五方公里土地：「給予英國君主暨嗣後世襲立位者常遠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一八六〇年（咸豐十年）十月廿四日。清廷又在英國軟硬兼施下，根據「南京條約」簽訂了「英國續增條約」——也就是「中英北京條約」。「永租九龍」九方公里的半島。從此，我國南方大門，最好的深水港口，不復爲我所有，英國人牢牢地扼著我們國家的咽喉。

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六月九日，英國又迫清廷簽訂「展拓香港界址

專條」。使界限街以南的土地從「永租」到割讓。并租界限街以北以至新界九百四十餘方公里。這個租權，就是談判中所謂「治權」。租期九十九年（見附原約映印）；這就是「大限」的時候。也是香港「九七」問題發生的焦點。因爲從一八九八年到一九九七年，正是租約九十九年的終結。

香港「九七」問題列論之二

英國對香港的立場與措施

中共政權成立之初，除蘇聯和附庸外，最早作外交上的承認國家，就是英國。法國要在六十年代以後，帶動了西歐諸國對中共的承認。加拿大和日本要在七十年代，美國到卡特政府才承認，已是七十年代的末期，開始八十年代了。

英國能縱橫捭闔於國際間，服膺一句「沒有永久的敵人，只有永久的利益」是最現實不過的。其承認中共最早，對統治香港，不無關係的。也因此，由於英國和中共打交道最早，對中共政權不可謂不了解。香港地緣又是中國大陸的伸展，食糧水源尚仰賴大陸，其密切和了解自不待言。英國對中共在香港問題的立場，那有不知之理。

香港「九七」問題不是從談判開始才成「問題」，它本是先天的存在，從英國統治港九之日起，就可以時間計算，英國人深謀遠慮，那會掉以輕心。可是香港居民不願聽到壞消息，寧願作埋首駝鳥，不敢正視現實。有許多明明是壞的措施，香港居民偏偏向好處找解釋。居民的心態是無可奈何的。

早在一九七九年，訪港的三位工黨議員的秘書，曾在一九六二至六八年任職香港警務處反貪汚部門的伊斯先生，曾向香港各報記者表示，英國將基於形勢，與中共秘密交易，準備放棄香港。他這個論調，並沒有引起居民的注意。大概以為他只是個議員的秘書和退職的香港政府的中級官員而已。忽略他對香港問題有深切的研究。他是「東亞學者問題研究會」及「香港研究會」的會員，出版過「香港——一個待答辯的起訴」。他對香港問題的論點，十分值得參考的。

伊斯在訪港時期已指出：「中（共）英兩國不可能談判新界租約問題，他引

述英國國會議員的質詢紀錄，政府就質詢的答復是「不打算修訂這個條約」。這意味著英國對租約的問題無能爲力。」

伊斯當時指出：「國民黨政府和中共，都不承認十九世紀訂立的不平等條約。而這一立場，看來是有國際法支持。例如一九六一年便有先例可援，葡萄牙控告印度強行收回他的殖民地果阿，但海牙國際法庭，不予受理。原因果阿在炮艦的壓力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割讓葡萄牙的。」到談判的時候，中共果然提出這個國際事件，來威脅英國就範。我們不能不佩服伊斯有先見之明。

伊斯還有幾個論據，支持英國作放棄香港的準備。他以爲英資集團調資金離港，是一個先聲。同時於本年（即一九七九年）十月廿二日英國下議院復會，保守黨帶來爆炸性的移民新法案，將公民分爲英籍及海外英籍，以阻止海外英籍大量移民入境。而香港就是英國唯一剩下的有大批海外英籍人士的地區。伊斯也論

及中共，他認爲中共不可能也沒有理由根據條約談判的。中共還須考慮對香港問題的不強硬，會對北方蘇聯的邊界問題發生影響。

從伊斯的上述論點，的確觀察入微。而後來談判的發展差不多都爲他的論述一致。而這些話早在一九七九年他就說出來了，祇是當日港人不察，或者不相信和自我安慰往好處想。如果我們回顧一下，一九七九年香港地產蓬勃，正是港府趁機售土地英國人那有道義可言。

香港「九七」問題列論之三

英國在談判初期的構想和表態

英國是帝國主義的發源地；殖民地的締造者。英國在十九世紀，就有「英國國旗無日落」的豪語。在國際談判桌子上，英國的職業外交家，是有名的老狐狸，可翻手爲雲覆手爲雨，極盡縱橫捭闔的手段。英國在第二次大戰後，國力已弱，淪爲次等國家，但在國際舞台恣應中，依然可左右大局，完全是外交上的成就。

英國國力大不如前，戰爭的消耗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政治潮流已趨向民族自決的時代，許多英屬的殖民地，戰後次第脫離英國獨立。英國的國力也實在無法每處鎮壓。殖民地的脫離，英國工業的原料供應和市場就相對減少，原有

的國土只有英倫三島，地狹人稠，天然資源不足，殖民地的脫離，等於英國強大失去了主要憑藉。這是英國二次大戰後淪爲次等國家的主要原因。

然而，英國究竟曾有過獨覇的局面，最會握機造勢。蘇彝士運河事件導致英埃戰爭。是英國趁匈牙利反蘇抗暴時進行；導致蘇聯縱容對匈牙利人民的鎮壓，以致匈牙利革命功敗垂成。英國人只顧自己利益，該事件就已表現無遺。其次是福克蘭島之戰，英國再顯露出她的霹靂手段。並且利用福克蘭島戰勝的餘威，自動向中共提出談判香港租期問題。英國人顯然低估了中共應變的能力。當和中共談判之初，堅守「三條約」有效。也就是說，只能交一八九八年所租的新界土地。界限街以南的九龍部分和港島，條約已割讓了，要交還不是不可以，但必須有交換的條件。其最初的構想，要中共將三條約上的全部地區再租三十年，租滿後英國將主權和治權交還中共。

香港「九七」問題列論之四

談判「攻防戰」中英國失利的原因

英國承認中共政權於成立之初，有卅多年和中共打交道的經驗，對中共收回香港意圖，焉有不知，而本身又是國際談判老手，國際事務熟稔，對條約本身的缺陷也清楚。明知理虧，談判也是一場攻防戰，本來約滿歸還，不平等條約就更早應取消，沒有甚麼可談。可知要談，守的一方必然是英國，可是英國深知道，攻擊是最佳的防守。所以英國在談判之初，爭取主動，首先出擊。望天開價，就是希望中共落地還錢。

英相戴卓爾夫人到北京，本來就希望和鄧小平能談上一些原則性的問題。然後，讓細節和技術性的安排，交雙方外交人員在談判過程中解決。當戴卓爾夫人

提出「三條約」有效，應堅守國際信用，協商解決租地問題。也就是說，租借地可以收回，條約割讓土地，主權仍在英國，交還也可以，條件要談談。這一下把鄧小平惱火了。鄧是個口沒遮欄的人；外聞傳說不但拒絕了英相的論調，而且粗口也動用了。英相是有名的鐵娘子，幾時受過這種侮辱，談話不歡而散。大概心憤猶在，走出會議室之際，面色難看，而且腳蹴障礙，差點跌倒，這些都在隨訪的電視鏡頭出現，就證明出師不利。

英相雖然和鄧小平會談碰壁，但雙方已安排談判的程序，談還是要談。如果中共說沒有甚麼可談，何必安排議程？可知中共也有其顧忌：一、英國和美國關係深切，要對抗蘇聯，美國不能得罪。二、中共正要從野蠻不法的形象，修改成理性的政府，特別在國際事務中表現改過。三怕英國打香港「民意牌」。因此，中共首先堅持此乃中（共）英做對手。包括香港政府在內，不能干預。英國沒有深思這種約束造成的效果，竟輕易答應了。

香港「九七」問題列論之五

一子錯着全盤落索的局面

中共最怕英國打民意牌，所以一開始便擺出誠心誠意以英國爲對手，談判必須秘密進行。第一回合也特別聲明，香港總督是英方代表，不能代表香港，總督的華裔隨從官員，更連列席也不得參與，而且擺出什麼都可以商量，這一點必須堅持。英國的目的，只要中共肯坐下來談，其他都可以商量，也因此沒有深一層考慮後果，就答應了。這一子錯着，以致全局無可挽救。

爲什麼這是致命的一着呢？原因是香港居民大部份是從一九四九年以後才逃難到香港，對中共政權認識太深刻了。他們千辛萬苦才能走出牢籠，誰願意又重入中共的掌握中？如果香港居民有自由表態機會，願不願意「回歸祖國」？相信

大部份居民投反對票。如果英國不答應秘密談判，讓香港居民知道每一次談判過程，則居民便在每日談判前有表態的機會。英國也可以在壓力下訴諸市民，用民意來對付中共的壓力。果能如是，中共便無可奈何，起碼也會投鼠忌器，不能爲所欲爲。可惜這一張談判的王牌，英國政府不知珍惜，輕易自動放棄。失了這一張王牌，也就解除英國在談判攻防戰中的武器，勝負之數已定，以後只有談「投降」——接收的技術而已。

世界各地的政論家，對中（共）英談判，似乎還沒有提到或注意到這個才是英國在談判後節節退讓的主要原因。雖然不敢說是我個人的發現，如果大家留心中共對談判的消息發佈，任何港人的表態，中共就緊張異常，幷用最惡毒的詞彙大罵，甚至稱港人的異議做「三腳櫈」。鄧小平侮辱鍾士元議員，也是害怕民意的心裡反射。

香港「九七」問題列論之六

談判局勢急轉直下

儘管英國在談判之初，堅持「三條約」的合法性。但中共堅決的拒絕後，英國便開始氣餒。不是英國人不濟，是「條約」的產生是「不義的戰爭」——鴉片戰爭的產物，中國人在槍口前被迫簽下來的。

也儘管中共與英國協議「秘密談判」，但中共並不守信，在宣傳上極盡威脅之能事。英國人在理虧下只可退讓，無法堅持原有立場。攻防戰中第一線撤退，有時影響全局動搖。這一次中（共）英談判正是如此。

大概第一至第三回合的談判，英國尚能堅持立場。在第四回合談判之前，中共猛烈的抨擊，就是希望在第四回合談判之前，使堅守立場的英方代表先在精神

上崩潰下來。一九八三年十月七日，人民日報專論說：「中國是個主權國家，它對於它的神聖領土——香港，有隨時收復的權利。」又說：「如果英國誤解中國的誠意與合作，以爲這是它的弱點，和仍然執迷不悟的話，中國是不會等待很久的。」

在此之前，鄧小平也表示：「人民解放軍並不是絕對不會進入香港。」這些言論，是發表在第四回合談判之前。對英國已隱約擺出不惜一戰的姿態。

第四回合定於同年十九日至二十日。人民日報復於同年十六日在報導中公開強調中共對香港的主權和治權不可分開的立場。拒斥了一九九七年新界租約期滿後與英國共同治理香港的任何建議。至此，中共的立場已擺明，它似乎只要求英國合作，在收回主權之前，讓它逐步佈置接管香港而已。

第四回合的談判，英國代表如果要談，就只有依中共開出的單方了。從此局勢急轉直下。

香港「九七」問題列論之七

「垂簾聽政」的「聯合聯絡小組」

由於談判在秘密中進行，雖然局勢對英國不利，而且節節退讓。但香港居民仍蒙在鼓裏，聯合公告多半是「有益的進展」。但敏感的居民從代表和港督的談話臉色去推測，依然發現形勢不妙，戴卓爾夫人也不再說對「香港人有道義的責任」了。却說：「要在一九九七以後繼續香港的主權是不切實際的。」已經是一葉知秋了。

香港居民渴望在一九九七年以後，仍在英國人管治下過著自由的生活，已越來越有問題了。英外相賀維從談判回來，正式宣佈：「香港、九龍和新界全部主權與治權，於一九九七年租借期滿之日，一併交還中共。」徹底粉碎港人迷夢。

議員組隊到英國請願，也「北上」陳述港人的「顧慮」。

千百個居民和團體對議員的行動，予以喝采和支持是一回事，但「請願」與「適述」得到多少實效又是另一回事英國人儘管肯聽，但協議已定，如何挽救呢？有沒有能力挽救？都不是簡單的事。鄧小平肯不肯聽已有問題：「你們儘管講，肯不肯聽由我！」確是快人快語！

可是，鄧小平於今年六月間，突然提出要同英國設立「聯合工作小組」。英國代表拒絕。可是到七月廿三日在北平舉行的第十九回合談判時，英國又軟化接受。那麼？不到一九九七年，中共已影響香港的施政了。的確，同意了聯合工作小組的設立，不管所在地設在那裡，都可以搖控施政。港人指出這個小組，等於「垂簾聽政」，政令不論是同治還是光緒發出，總得要問問簾後的慈禧太后。

外相賀維雖然在聲明中指出，小組的功能只有聯絡，在執行協議的事務上進

行磋商和交換資料。但同日中共新聞司對此小組也另有說詞，與賀維說的不一樣。不過，可以斷言，小組發展爲垂簾聽政，却是意料之中。

香港「九七」問題列論之八

中共將逐步控制香港

「聯絡小組」已在雙方協議下即將成立。顧名思義，似乎在「期滿」之前，英國對香港的統治不會發生問題，而且英國也聲明：香港不會有「跛腳鴨」的政府。然而，照我對目前問題的分析結果，恐怕事與願違。一旦「聯絡小組」成立，地位確定以後，將成爲香港的「太上政府」，香港政府想不變成「跛腳鴨」不可。問題不在「聯絡小組」，而在「聯絡小組」中的中共成員，對「聯絡小組」的職權會有不同的詮譯，終將逐步達到控制香港政府而後已。這是中共必定要成立「聯絡小組」的原始構想。

「聯絡小組」尚未成立，中共與英國即有不同的解釋，便可以見到中共對「

聯絡小組」設立的眞意。

英外相賀維於八月一日由北平回到香港，對「小組」的成立，召開記者聲明說：「有關成立聯絡小組的構思，和這小組可能扮演的角色，已有許多的討論，在談及這個問題之前，我要強調中（共）英兩國政府已確實同意的一點，就是英國政府從現在到一九九七年，將負責繼續治理香港。」幷清楚指出：「雙方同意在職權範圍內：㈠小組將不會是一個賦有權力的組織，㈡小組將不會擔任監管的角色，㈢在香港的行政上，小組將沒有任何地位。」

然而，同一日，中共透過新聞司也以此事答新華社記者問，說：「㈠就中（共）英兩國政府簽訂的聯合聲明的實施進行磋商，㈡討論一九九七年政權順利交接有關的事宜，㈢就雙方同意的問題交換情況幷進行磋商。」顯然兩者所言不同，中共對聯絡小組的眞意已全部透露。

香港「九七」問題列論之九

美國在香港的地位與影響力

中（共）英展開談判以後，到了形勢不利於英國，許多人都希望美國能表態，支持英國對香港在九七年以前的統治，和九七年以後有若干年的部分治理權，來確保香港的自由和繁榮。

事實上，美國在香港的投資資金，不可謂不大。站在美國利益的立場，此舉且是合情合理的。然而美國幷沒有這樣做。好幾次記者向國務詢問美國立場，都直截了當說：是中（共）英兩國的事，美國不會插手干涉。

香港的繁榮，美國的投資有很大的影響。香港對外輸出，美國是最大的主顧，沒有美國的市場，就沒有香港的繁榮。香港的工業發展，美國市場是個決定的

因素。

美國對「九七」問題三緘其口，主要是政治因素。共和黨政府和中共打交道，是謀對蘇的牽制。這個發展，對美國是有利的。美國不欲以任何無謂的國際事務干擾這一發展。加上雷根總統有大陸之行，又正值選舉年的來臨。他不願和中共的不愉快，抵銷他對大陸之行的宣傳收獲。所以，共和黨政府在目前還不會對香港問題沾手的。

如果說，美國將全不理會香港局勢的發展，也不可盡信。共和黨代表大會的政綱，有一條關於香港的「主張香港居民自決」。這一條政綱，馬上使敏感的中共，向美國政府提出抗議。國務院的回覆說：「這是民間政黨的事，與我們政府無關。」這個回答，中共無可奈何。

雷根總統和蘇茲國務卿都是共和黨的巨頭。這一條政綱如果說沒有企圖，恐

怕也說不過去，能發生什麼作用，那又看雷根能否連任。這是美國將來表態的伏筆和根據。

香港「九七」問題列論之十

遲遲未來的西江水

美國因「外國事務」，不欲干涉他國「內政」的理由，對香港談判未置一詞，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國民政府，對五百萬自由香港居民，面臨中共的控制，循例說不承認中共與英談判的任何決定，當然是不夠的。香港居民的失望是可以理解的。最近，香港文化界和工商業界代表相繼到台北，呼籲援助，有人具體提出讓港人開發澎湖爲第二香港。國府發言人以天然條件不良，答已在研究其他援助方法。

香港問題發生快要兩年了，香港區國府立委卜少夫有許多次在立院質詢，都提出香港問題，促政府聲援，每次答復都在研究中。卜少夫說：如果香港被中共

控制，對國府的打擊，將是不敢想像。

國府以前常常比擬說：香港是宣傳戰中的金門，與台灣成犄角之勢。每年雙十，香港自由居民爲表示擁護中華民國，把國旗插遍每個角落，蔚成一片旗海，對政府赤誠的擁護，卅年來如一日。今日面臨中共的控制，國府如此吝惜，能不教全世界反共人士寒心。縱使以後提出救援方法，但遲遲尚未公布。恐怕香港居民，像等不到及時的救援，到西江之水來的時候，已成涸轍之魚了。

我以前是香港僑生，記得國府要員曾不只一次說過：「沒有台灣，就沒有香港！」我們也深信不疑。許多香港僑生，回去努力工作，擁護國民政府，就相信自由中國的存在，可以庇護自由香港的生存。如今香港面臨「大限」，庇護者何在？照這樣局面發展下去：「有台灣，也沒有香港！」

然而，沒有香港，台灣會變成怎樣？正如卜少夫說：「我不敢想像！」

香港「九七」問題列論之十一

百載繁華一夢消

一九四九年大陸由中共佔領，香港成了「天留孤島與遺民」。如今香港「大限」，也正好是「百載繁華一夢消」。

這種結局，也眞是陰差陽錯才鑄成。任何一方，包括台北、華盛頓和倫敦在內的表態，都可以改變結果。可惜每一處都有「潑出的水、嫁出的女」的心態。倫敦有嫁女的心情，女反正要嫁人，爲自己多爭一點聘禮，爲女兒爭好一點條件，如此而已，女兒遲早是男家的人。國府呢？香港原是親生女，但生下來就過繼了，她的養父母作主，也就算了，犯不著自找麻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華盛頓呢？看親戚嫁女，這個女早就是人家的未婚妻，沒有染指的希望，但幫過她許多

忙，只望她嫁了以後，得了夫家的利益，不要忘記自己的一份就好了。

他們沒有爲女兒想想，嫁的是什麼人？他的背景、出身和人品？全不理會。如果將來打得眼青鼻腫，那是女兒命不好，要認命，如此而已。

站在中國人的立場，沒有一個人會讓一塊國土，長期成爲英國的殖民地，收回香港是中國人必然的願望。然而香港居民是我們的同胞，在我們還沒有任何可靠的證據，來證明中共政權徹悟過去殘民以逞的不對，實行自由民主體制以前，如果我們還有同胞愛，還有辨別善惡的良知，怎可以同意五百萬同胞喪失他們的自由和私有財產？因此，許多中國認爲：香港能保持現狀，到適合的時候，也就是大陸實施自由民主的時候，香港就順理成章，回到祖國的懷抱來。

然而，目前的局勢早已急轉直下，到中共接收的時候，百年繁華也就終結了。

香港前途協議列論之一

協議達成是好消息？

「香港九七問題列論」諸文，在兩週前已寫就送到報館去，在刊出「列論之六」時，香港的草簽就公佈，當日我花了三個小時讀完。完全在意料中，香港在九七年以後將受中共支配，而「大限」之前，將受聯合聯絡小組干涉。

草簽公佈的時候不管雙方代表都面露笑容名稱圓滿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民意代表和一些著名之士也發表意見，認爲滿意。不管這些人士的眞意，究竟是鞠腔也好，或眞的看不到問題的癥結也好。而香港的股票却老實不客氣的瀉下來，這已是代表了千萬香港人千萬的心聲了。

如果說草簽不是福，也不對。看那一方面。在中共方面來說，她是得益者，

當然說好。英國呢？結束百多年的統治（最早的南京條約訂於一八四二年）。被喻為英女皇皇冠上最大的鑽石——香港，將於一九九七年自動掉下來，不復可據為已有，當然是壞消息，也有人喻香港「是一隻會產金卵的鵝」，而這隻金鵝無法保得住，怎樣說也算是失敗的一方。香港人呢？原來的統治者雖然有許多缺失，如果暫時將民族感情、大義這些堂皇的冠冕擱在一旁，港人在實質的物質生活上，近年來不斷提高，成為亞洲僅次於日本水準，包括國民平均收入。他們在英國人管理下，一直享到繁榮的成果。在精神生活上，也沒有任何恐懼，實實在在享有人權，和法律下的各種不折不扣的自由。中（共）英協議草簽以後，以上所說的：富裕的物質生活，和自由的精神生活，會不會照舊呢？或打了折扣？或完全改觀呢？都打了一個大問號？那麼，在港人來說，不能維持現狀，都是一種損失，壞消息。

香港前途協議列論之二

港人不贊同協議的理由

英國人把以前佔據的中國土地，交還給中國，站在中國人的立場，當然是一件喜事，誰都不會異議。但現在居然有異議，而且有不少人異議。而這些異議者，都不是在槍口下的人，是在自由意志下說的，就不能不引人深思了。

英國人的談判對手是中共，協議交還香港當然也是中共。既是中國人都不應反對，如果反對，除非中共不能代表中國。

中共在大陸取得政權後，任何的反對者，都以叛國論罪，他們忘記了當國民黨統治大陸的時候，他們最反對國民黨代表中國和中國人民的，振振有詞，舉出千百個理由反對。現在呢？以前那千百個理由反對國民黨的，有那一個不適用於

今天反對中共的呢？那麼？中共不能代表中國，又有啥稀奇呢？

如果中共是個體恤人民的政權，香港的中國人，那會有恐懼感呢？那會有願意托庇於殖民地呢？中共不反省而怪港人軟骨做洋奴，正暴露出不知悔改的劣根性。這樣，何補於事？

港人之不願生活在中共統治下，因爲他們太了解這個政權的本質。香港在一九五〇年以前的人口，除了自然出生率增加的比例以外，今天香港的六百萬人口，至少有三百萬是在五〇年以後，是不容於大陸的中共政權而來的。他們深切了解「社會主義制度」和中共政權的本質。這個本質，才是港人不欲再生活在中共統治的主要因素。

許多人以爲「協議」已經說的明明白白：「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以容許實行資本主義制度，「舞照跳，馬照跑。」，何來有社會主義色彩？然而同在一個主

權歸屬的政權，而容許「一小撮人」「生活在極端糜爛的資本主義下。」中共有這種仁慈和氣度嗎？

香港前途協議列論之三

主權與權力架構誰屬

中（共）英雙方公佈的「關於香港前途的協議草案」，其附件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具體說明」，已極盡委婉的言詞了。中共刻意在文字上下功夫，意在討好港人。在協議細節上，用上許多溫情詞彙，刻意雕飾，在重要的關鍵性和原則性的文字，意象清朗，幾句甚至一句話便帶過了。許多人便忽略了，這才是協議中關鍵之詞。從這種詞句上，才可以正碼地說明協議的眞意所在，香港前途所在。

中共在「基本方針政策」第一項已清楚說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並享有高度的自治權。」這兩句，前句是主體，後句

只是從主體衍生而來的。「自治權」是怎樣？「高度」是何等程度？權在中央政府。這一句，也等於主權的歸屬，說明，和治權的最高機關—中央人民政府。

我曾在「香港九七問題論列」中指出：最主要是主權的決定，其他都是枝節問題。自從英國放棄主權以後，其餘的談判，只是談投降的條件而已。

除此之外，再從香港在九七以後政權的架構言，可從「基本法」規制去看。而「基本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根據中華人民共和憲法制定並頒佈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這一句話，再清楚沒有：香港基本法是根據中共憲法由人大製定，決不是甚麼港人製定。儘管有若干現行法例保持下來，亦將以不抵觸基本法爲準則。中共憲法有任何修改，都間接牽動基本法的改觀。

香港前途協議列論之四

自由香港前途無「亮」

如果香港談判，端談一九九七年以後。則此後十三年，香港還可維持現狀。所謂現狀，不是指繁榮一定可以維持，是指政制和自由，不會發生問題。可惜，由於中共志在干預，沒有耐性再等待十三年，所以提出聯合聯絡小組的設立。英國在壓力之下，無可奈何地遷就了。

雖然聯合小組確定了職權，並不負行政和監督的責任。可是，協議聲明：「為促進雙方共同目標，並為保證一九九七年政權的順利交接」而產生的，因此，只要中共認為香港政府的措施，對政權交接會發生「不順利」的影響時，聯合小組就會干涉政府施政。還不止此，協議更強調說：「在聯合聯絡小組成立到一九

九七年七月一日的後半段時期中，有必要進行更密切的合作，因此屆時將加強合作。在此第二階段時期中審議的事項包括：一、爲一九九七年順利過渡所要採取的措施……」。有了這一條，聯合小組將在六年後爲了「順利過度所要採取的措施」的藉口下，何事不可以過問香港政府呢？

我曾在「香港九七問題列論」中指出，英國對香港人是利盡義絕的，包括英籍的港人，在協議中也清楚規定不能作移民英國本土。幷以養女出嫁來比喻談判，養母注意的，不是養女的未來幸福，只着眼自己有多少現成的好處而已。這個比喻，差不多同一個時期，香港的胡菊人君也用上了，可算無獨有偶。

我在香港前途談判之初，曾在香港時報寫了一篇「起來！不願做奴隷的人們！」呼籲港人立即站起來表態，反對秘密談判。幷且指出，國際間任何秘密談判，一定有不可告人的事，也必定有被出賣的一面，否則何須秘密？現在不幸言中，但已太遲！哀哉！香港的同胞！

西風殘照漢家陵闕

自從中共發表了香港九七協議書以後，我已斷言香港自協議簽署的那一日起計算，只有六年半時間，香港尚勉強保持現狀；六年半以後，香港便開始受中共支配。

許多人或言這是個人的武斷。協議如此洋洋灑灑，詞藻這樣溫馨體貼。九七尚且有十三年，再加中共保證五十年不變，總共有六十三年好時光，即使七折八扣下來，也不會六年半。

算盤人人會打，加減乘除不是高深學理。然而問題不在這裏，也不是個人好惡而胡思亂想，或好作大言駭衆。事實上，協議是白紙黑字的寫著「聯合聯絡小組」的工作重點，清楚說明下半期在「順利移交」政權。這只有一句話，很容易

被人忽略了。十三年的下半期，是不是六年半呢？任何措施，只要中共說一聲；「與順利移交發生抵觸。」香港政府便有「行不得也哥哥」的束縛。這絕不是想當然的胡思亂想，是白紙黑字的寫在協議上。

不是「老王賣醬瓜」自誇，已經有證實這個預言的跡象出現：報載港府高官鍾逸傑傳出消息：「一九九一年香港將出現華人總督。」一九九一年剛好六年半，鍾逸傑以香港政府官員而言此事，當不是空穴來風，不會無因的。英國人委任總督，傳統上由英君主任命，其隆重和守制可知，百多年來，何嘗會任命華人。一九九七年尙未到期，如非迫不得已，英國人會自己不顧面子嗎？

華人總督當然是「協商」產生。如人大代表協商，就有香港「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產生，「華人總督」任「協商」產生甚麼人爲總督，已思之過半矣！

鄧小平對北上參加十月一日慶典的香港人士強調「一國兩制」。但有一位女律師問他：『如果香港有人要變「一國一制」，還會堅持「一國兩制」麼？』鄧小平初不答，後來想了一會，說：「變得好就應該接受嘛！」我們想，誰會變呢？當然是愛國人士，香港會不會變便找到答案。

「一國兩制」能實行嗎？

中共自與英國談判香港九七以後主權，達成協議後，立即推出「一國兩制」的宣傳。其目的：第一在加強港人對其信心。因爲既然推行一國兩制，香港自然能自成體系，保持原有的自由民主，不與大陸制度同，那還有什麼可慮，何必悽悽徨徨離開呢？第二乃對台北招手，你們反對大陸目前的制度，好吧！你們保留原有的體制，我們不干涉，「一國兩制」好了！這樣，你們再反對和平統一，責任自負，使國府在宣傳上處於劣勢。是一着統戰的高招。

支票人人可以開，兌不兌現是另一問題，所以要看信用。信用也者，過去紀錄最重要。過去一榻糊塗帳，或者全不兌現的，支票的銀碼更大也沒有用。中共長期的對手是國民黨，現在開的遠期支票也是給國民黨。而這一單買賣，是國民

黨唯一的本錢所寄，萬一支票不兌現，國民黨就沒有返本的機會。而國民黨每次和中共交易，中共開的都是空頭支票，沒有一張兌現過，以致好處都給中共佔盡。那麼，國民黨拒絕和中共再交易，更獨責國民黨，情理都說不過去。這是第一點。

此外，這張支票的本身問題。如果銀碼比他全部資產還要大，那裏有兌現的可能呢？更不必考慮信用了。

中共的憲法明文規定是社會主義，並落實在「四個堅持」的原則上。香港充其量不過是個自治行政區。雖然有「基本法」的起草委員會，不必討論港人只有二十三個，是委員會的少數。即使是多數，還不是通過就可以，只算「起草」，作個參考而已。還要經「人大」製定和通過。「人大」是清一色中共成員，要根據憲法精神製定，違憲不得。香港脫離中國近百年的一個殖民地，能否維持原有

制度，尚是一個疑問，何論台灣省！

理想是理想，現實歸現實。矛盾未必能統一，如果所有矛盾都能統一，這個世界就是理想的世界。然而這個世界不是個理想的世界，矛盾還在，因此紛爭還在。理想世界的烏托邦，還是那麼遙遠。究其主因，就是因爲理想和現實的矛盾無法統一起來。

我們縱使不懷疑中共「一國兩制」的實行誠意；單從「一國兩制」的可行性著想，也無法得到可行的理由。

任何一個政權，即使是專制的，表面也須要人民能安於現狀，要打破現狀，連專制政權也沒有辦法維持下去，這是一個最起碼的政治常識。

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在民主國家，其畛域是模糊的，而且並不是每個人都想做官，官守的規律較老百姓守法多禁忌，不同專制政治騎在人民的頭上。專

制政治就不同了，界限分明，互成對立，統治階級用恩威並濟手段，強制與懷柔同施，才可以使人民安於現狀。

「一國兩制」如果實行，被統治的人民，將劃分成兩個懸殊的生活水準，一個年收入近四千美元，一個不及三百，那個不及三百的能安於現狀嗎？大陸十億人民不安於現狀的話，要求和四千收入的同等待遇，統治者能用什麼方法滿足他們的要求。如果不能，甘願被推倒，或取消四千收入的「特權」，兩者必選擇一途。

問題就出在這裏，這是「一國兩制」可行的現實問題。中共有愛於台灣嗎？她肯冒中國大陸人民不安現狀，有被推翻的危險而袒護台灣嗎？中國和國民黨是世世代代的「手足般」的兄弟黨嗎？是「無限的恩情」甘願爲國民黨自我犧牲嗎？只要有一個否定，「一國兩制」是無法可行。

英國徹底遺棄五百萬港人

英國首相卓爾夫人第一次北上，和中共談判香港主權的時候，路經香港時對記者稱：「英國對香港人民有道義上的責任！」她要為五百萬港人爭取基本自由的權利，繼續讓港人保持私有財產和政治制度。

然而，主權歸屬的問題一旦成了定案，英國不但不再談對港人的道義責任；相反的，急不及待地改變香港居民的護照，有意限制港人將來進入英國本土，這種罔顧道義的行為，在港人徬徨不可終日的時候，無疑是落井下石。

自從「護照風波」發生以後，香港立法和行政局議員，對英國政府推卸責任的作風不無怨言，為了補救既成的事實，曾向英國國會提出三點要求：一、對持英國公民（海外）護照的港人，前往英國旅遊或探親時可不受任何限制；二、准

許本港非華裔人士成爲英國公民；三、戰時曾在港服兵役的退休軍人，准予獲得英國公民資格。然而三點要求，均爲英政府否決。

英內政部長的否決的理由，都經不起分析的，完全是一種藉口。正如鍾士元和鄧蓮如議員說：「港人進入英國旅遊和探親不受任何限制；乃指經正常的手續過海關和入境的。這種要求，是合理的。」英國既承認持護照者爲英國（海外）公民，焉有限制其入境之理。英國歧視港人，諸多在海關和入境的阻滯；反不如其他國家對港人旅遊入境的歡迎。於此可見英國已立心不管港人死活，寧論道義責任！

非華裔的港人，九七年以後不能成爲英公民，勢將淪爲無國籍的人。英內政部長說：『可以成爲「中國」公民。』也實在不負責任的話。試問印度、巴基斯坦裔的港人，英國有什麼把握，一定要中共發他們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護

照呢？至於戰時在港服兵役的退伍軍人，這些人爲英國賣過命，尚不能取得英公民權，正好看到英國人的涼薄寡恩。

英國人捭闔縱橫於國際舞台上，所恃的是執行：「沒有永久的敵人和友人，只有永久的利益」政策。就是這個政策，使英國得以左右世局，而世局亦日趨混亂，道義淪喪；中東永遠不會安寧，印、巴之仇不可解，東西歐的對抗，那一件不與英國有直接間接的關係呢？英國唾棄近百年榮辱與共的港人，又多一項造孽的後患。

轉風

香港新聞處處長張敏儀近日指出：「本港言論轉採溫和態度，似乎過早放棄獨立批評權利，此種轉風現象，實在不值得鼓勵。」

新聞處長責新聞從業員採溫和態度，想來是很反常的事例。原來張處長所指責的溫和態度，乃是對中共而言。香港政府終於悟到，只要協議主權轉移中共，那怕是一九九七以後的事，但已發覺到「轉風」現象了。

香港新聞處長的言論，如果仍不能代表整個香港政府，起碼可以代表新聞處。如果責新聞界轉風，爲什麼不想想早在協議以前，香港新聞界（除了左派）是怎樣懇切的呼籲：英國政府應對港人付起保護的責任。甚至表白願意在英國人管治下，避免失去自由，生命財產失去保障。然而，英國政府在中共壓力下，不敢

正視香港眞正的民意和輿論。爲港人借箸代籌，硬說大多數港人願意接受這個協議。英國人不管港人死活的作爲，將來歷史一定會作出裁判。

英國人決定在一九九七年把香港移交中共，而又要求港人在九七年以前批評中共，擁護香港政府，一方面又修改英國移民法，不准港人移居。那麼，依照英國人的願望：港人繼續反共，一直到英國撤退爲止，到中共接受，被捕殺頭，或投奔怒海，貴客自理，總之，不能登陸英國本土。

有這樣一個自私的政府，而求人民效忠於她，看來只有白痴才會。即使港人反共，也決不會爲英國人的利益。張敏儀現在不滿新聞言論軟化。難道她不知道，港人也不滿英國保護港人的立場軟化！

松傾寧有寄生枝

我正在寫「香港九七問題」論列的時候，香港名詩人潘新安先生從港來加，出示「送關殊鈔加國」兩章。關先生也是香港詩人，新安翁送好友定居加國，離情別緒，大抵有感於九七問題，始有「潦至將無耕作地，松傾寧有寄生枝」之句。

茲錄此兩章如次：㈠

人隨筵散隔星河，地運天心感慨多。
曾指雲烟論逐利，相携湖海答行歌。
流光自有陰晴異，素位眞能內外和。
少壯回思歸一瞬，可勝哀樂髮同皤。

(二)

百年鼎鼎孰先知，等是塵凡半點癡，
潦至將無耕作地，松傾寧有寄生枝，
後期艮晤勞三陟，東出深懷見五噫，
久矣心安如水靜，奈何風起泛漣漪。

我步原韻，和的兩章錄下：(一)

漫道洋場隔一河，回頭總覺薄情多，
已溫卅載繁華夢，時到此日蕭索歌，
投暗明珠應有淚，落霞孤鶩失其和，
夕陽雖好催樵鼓，等是青絲漸近皤。

(二)

只問嫁粧便可知，可憐紅粉自情癡，
閨中待我如人僕，及長推儂棲惡枝，
海水翻波尙短噎，花容照影復長噫，
明朝文定何能免，輾轉難平心上漪。

「人間詞話」說：『王荊公之「西風殘照，漢家陵闕。」遂關千古登臨之口。』我謂新安翁「潦至」兩句，道盡港人心底語，亦乃對香港前景的看法。然詞人言厚旨遠，借物喻今而已。我的兩章，全部論香港問題。前一章包括港人處境，今昔之別和草簽後的前景，後一章論中（共）英談判中之英態度，英對港人之棄絕，與港人無告之處境，讀者可細味之。

英國人的犯罪心態

英國政府和中共簽訂了香港協議。國會對英籍的香港居民能否進入國境，將展開辯論。其實這個是多餘的，保守黨政府是由多數議席組成，也就可以在國會超過半數議席，對政府提出的法案，除非黨中議員不聽指揮，通過將不成問題。保守黨政府既修改移民法，防止港人移民英國，那會在此時此地又慈悲爲懷。君不聞議員質詢，移民部長連OBE勛爵的英籍香港知名之士，聲言尚不能網開一面，何論普通英籍港人。

英國人的狠是出名的，毒害中國人，分割印度、巴基斯坦。聯法對德，或聯德對法。捭闔縱橫於世界者百年。其手段之狠，其他民族無出其右。第二次大戰結束，國勢已大爲削弱，淪爲二等國家，猶能左右世局。匈牙利革命起，英國乘

蘇聯無暇顧及，出兵埃及，炸蘇彝士運河，予蘇聯可乘之機，鎮壓了匈牙利快要成功的革命。英國人只顧自己，從沒有爲大局設想，這是一個最有力的證據。要不是英人的自私，匈牙利革命成功，東歐鐵幕早在六十年代之前溶解了。

英國人像個又狠又狡猾的狐狸，能吃下的決不放過，吃不下的必放口，然後在放口時討價還價，對阿根庭夠狠，因爲吃得下。對中共吃不下，又擺出一副可憐相，總求得回一些利益，不管港人死活，英國人這種作風，是製造許多紅肥猫和迫使港人做順風旗的主要原因。

倫敦電視台近日放映香港紀錄，形容香港幾乎全是黑社會的世界。腐敗不堪，中國人的種種野蠻行爲，給人的印象是：香港這種罪惡的地方，那裏値得爭取！這種心態，是不可恕的。英國人犯了遺棄香港居民的罪，內疚神明，又找藉口饒恕自己，其不可恕處正在此！

港人治港的迷夢破滅

中共在沒有和英國達成談判以前，在宣傳上加強港人對香港未來的前途，有參與和自主感，以打擊部份港人對英國管理香港的支持，拋出「港人治港」的論調，並揚言將來香港的「一國兩制」的模式，為「台灣回歸祖國」作出歷史貢獻。並為「保持五十年不變」而信誓旦旦：「馬照跑，舞照跳，錢照賺。」與大陸的社會主義體制並行不悖。

然而，塵埃落定以後，中共對香港事務的干涉，已不待一九九七年以後了。最好的藉口，是「保證將來的順利交接」，成立了「聯合聯絡小組」，實行對香港的管理過問，並宣佈已開始「過渡時期」。「港人」的諾言不再提了。相反的，「港人治港」的一切措施，從許家屯以至近日訪港的姬鵬飛，先後提出了同一

的論調：「政治變革不合適」的警告。

英國既然在「過渡時期」，其逐漸將管理權還諸港人，是可以理解的。兩局議員人數的增加，和職權的擴大，正是香港政府逐步訓練港人管理政府的一項必要的措施。而這種政治變革，如果中共眞有意實行港人治港的諾言，不但不應反對，而且應該鼓勵才對。可是，許家屯已警告：「這是英國片面的行動，中共不會承認任何約束和義務。」近日姬鵬飛到港，和許家屯的原意沒有兩樣；並強調「香港目前進行的政治變革是不合適的。」

不要誤會中共對殖民地的原狀有所厚愛，而是恐港市民在這過渡時期能和平地接管政權，爲民主政治打好了自治的基礎，以致一九九七年以後，由中共接管而發生障礙。民主政制永遠和極權制度是南轅北轍的，民主政治上了軌道，極權的制度便無可施爲。中共豈會不心裡有數！

「保持五十年不變」的長期支票的兌現仍遙遙無期，而短期的言行已經變了風向。港人目前求參與政權尚不可得，而求一九九七年後，而中共接管下能有所作為，豈不是緣木求魚！

不忍責港人之變

香港以九七年歸還中共，市民稱做「大限」。現在香港實際情形，也確是「大限」的前夕，「斜陽社鼓趙家樓」，一片末代景象。

許多人以爲這是一種偏見的說詞，其實所謂末代景象，乃從人心處着眼。不要以爲秦淮金粉日繼夜是個好現象，實在是人在無可奈何下，「但願長醉不願醒」的心態造成，等待不可知的命運。這是一種虛假的繁華，是不健康的。如果從香港人近年對中共態度的轉變看，就可以知道有一部份已等待做順民的了。

香港人大部份是從大陸來的難民，對中共豈不清楚，可惜英國人已非當年，自顧不暇，何有餘力對港人盡保護的道義？隔江商女可以唱後庭花，要眞的不讓中共接收香港，也心有餘力不足之嘆。可以走的人有了後路，不想香港立即衰落

下去，因爲他們還不想立即走；倒希再刮一筆，到最後不得不走才走，於是瞞著心大叫「形勢大好」。不能豈要求生，抗共的態度轉軟了，有的更作一百八十度轉變，對中共大事獻慇懃。「愛國不分先後」嘛！君不見近日香港報紙稱姬鵬飛做「姬公」嗎？輿論界的轉變，應算「一葉知秋」吧。

實在很難責香港人現實，他們本來是政治上的棄兒。他們在意識形態上認同正統已算不錯了，何忍以不忠不貞去責他們呢？要他們向誰忠貞呢？港人不是也有過許多忠貞？誰以忠貞之士待他們呢？何況「大限」將臨呢？有的還可以忠貞，其奈妻孥牽於後。「慷慨就死易，從容就義難。」何忍厚責港人！

「百載繁華一夢消，」但願它不成詩讖！

藝文界對許之遠的評語

謝冰瑩（作家）：

「我認識的作者，是一位熱愛祖國的人，所以表現在作品裡的，是堅強的民族意識，熱烈的愛國情操！他的每一篇作品，那怕只是短短的幾句話，幾行詩，也像火花似的會發出光和熱來。」

（見「火花」序文。一九六一年三月廿九日）

「之遠是一位詩、書、畫三絕的作家，希望他永遠保持這種熱愛祖國，熱愛中華文化的精神，爲僑胞服務，發揚我國忠、孝、仁、愛的美德，使我們的民族文化，在海外更開放光輝燦爛的勝利之花」

（見「唐人街之變」跋。民國七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王藍（作家）：

「我對之遠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他是廣東人，有廣東人那種特有的聰慧與熱情，在長年戰亂顛沛流離中長大，國家民族意識非常強烈，……已透過一支非常有情感的筆表現然遺……。」

（見「火花」序文）

鍾鼎文（詩人）：

許君詩詞率眞，一如其人。「手中彩筆眞堪健，可寫青山可寫經。」亦志士豪語也。斯「詩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處江湖『之遠』，則憂其民。」許君瘁力於中華文化於海外，而努力爲中華民國，此海外仁人志士也。民國豈可無此人，吾人豈可不認識此人。

（見「世界日報」：「可寫青山可寫經」一文

史景成（多倫多大學教授）：

之遠於文學造詣，吾知之久矣；詞章尤爲當行。其著作如「火花」、「暗潮」、「唐人街外史」、「楓葉奇情錄」、「風雨江湖三十年」、「名詩欣賞」等，早已膾炙人口。英年有此成就，實所罕見。書畫之作，近始得觀，亦精妙不群。吾國傳統文人，近世其爲之遠乎！

（見「文人畫家」）

李定一（史學家）：

之遠長於經史，精於詞章，復擅翰墨，然初不願與此鳴於時，惜耿介不合俗流，「而伯樂不常有」，致使斯經世長才，無法展其霖雨蒼生素志。然才人自有其脫穎而出之道。今觀之遠於春秋鼎盛之際，敝屣世俗名利，專志爭藝壇千秋一席，其決心亦非常人可及。

（見「兼擅詩書之畫家」）

岳騫（作家）：

然之遠性耽翰墨，精研藝文。在台大讀書時，屢任學生刊物主編。所著文章深爲前輩器重，謝冰瑩女士譽爲「最有前途青年作家」。而今之遠蜚聲中外，文章遍載海內外報刊。冰瑩誠慧眼知人矣。

（見「我認識的許之遠」）

胡一貫（文復會副會長）：

「詞則激昂慷慨，頗似蘇辛，序則簡鍊典雅，有同白石」

（見「與許之遠書」）

賈訥夫（香港星島日報主筆）：

許子之遠，古岡州振奇之士也。文通今古，學貫中西，長於經濟貿遷，

故能馳騁海外，無往不利，與余爲忘年交。廿餘年前，君於治生之餘，爲文刊於「星島日報」，所作多爲關心世局，扢揚中華文化之篇，讀者傳誦，交口稱譽。嗣後每有過從，則見其憂時傷世，別有一番懷抱，蓋學養日精，所志愈大也。

（見「別有懷抱的作家」）

黃達炎（多倫多快報總編輯）：

開平許子之遠，勤學經史，雅擅丹青，常以天下爲己任，爲本報執筆，撰寫諤諤集專欄，針砭時弊，常作逆耳忠言，其憂國傷時之情，溢於言表。

（見快報社論一九八四年十月卅日）

董力行（萬人詩壇壇主）：

「許之遠君之聯，氣魄雄渾，一氣呵成，故擢首選。」

（見「萬人雜誌」：「徵聯評語」）

陳浪平（湖楓詩社社長）：

君性奇磊，於學多有所窺，又強記，舉凡政經文史，旁及六法，一經入誦，即歷久不忘，且熟能生巧，遂多參悟，奧妙自見，故曰游於藝而取之不竭，春華方盛，即已著作如林，傳頌遐邇，且有四版五版刊出者，海外文壇，幾見斯盛，即求之國內，亦不多覯！

（見「奇士詩人」）

許之遠專欄「諤諤集」明天起刊登敬告讀者

本報爲配合改版，充實內容，增加可讀性文章，將由明天起，刊出許之遠每日專欄「諤諤集」，至希讀者垂注。

許之遠先生不但是第一個旅加華人小說家，而且是第一個提倡「唐人街文學」的人。他的著作，許多以唐人街爲題材，包括「暗潮」、「唐人街外史」、「楓葉奇情錄」、「風雨江湖三十年」、「唐人街之變」等膾炙人口的名著。

許先生雖以小說創作飲譽文壇，但他的短篇雜文尤爲出色當行。以其識見廣博，學養縱深，品評時事，臧否人物，均能切中肯綮，發人深省。間亦出現一些散文式的短篇，文字清新，寓意深遠，可讀性尤高。

許先生爲世界筆會香港分會會員，長期爲香港各大報刊撰稿，文名藉甚。他

以筆名程千里寫小說，以李士諤寫時事評論，尤爲港中讀者所熟悉。

許先生早歲畢業於台大，並在多倫多大學獲文學碩士學位，多大籌設之東亞研究中心，許先生亦爲有數委員之一，在學術界自有一定的地位，我們能請得他爲本報撰稿，是值得向讀者告慰的事。

千夫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

在本報寫諤諤集的許之遠先生，我未認識他之前，以爲使君一定是身裁修長，頭髮疎疎半禿，加上一副四百度近視眼鏡的長者。

我對許先生心儀久矣；從未識荊，常引爲憾，前星期偶在一場合得友人的介紹，使我大跌眼鏡，原來許兄還有一頭烏溜溜的頭髮，神采飛揚，風度翩翩的青年。

許兄一見如故，像遇老友，侃侃而談，言談中謙恭有禮、誠恂恂一儒者也。

由於友人的介紹，知他出身書香之家，受教育於名校，天性聰慧，而勤於學，所以博學多才，舉凡文、詞、詩、書、畫樣樣精通，眞是多才多藝之士也。

每讀他的大塊文章，像飲清洌的泉水，精神爲之一振，慢慢吞落，而回甘無

窮，對於評事序理，月旦人物，引經據典，寫到細緻處，娓娓道來，像行雲流水，引人入勝；寫到激昂處，氣勢磅礴，挾雷霆萬鈞之力，又像暮鼓晨鐘，對一些無德無行的文人，跳樑小丑，當頭棒喝，使之龜縮，誠大快人心也。

諤諤集正如其人，具才識而有道德勇氣，有傲骨稜稜的風骨，眞是諤諤之士。正如他說：「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決不做牆頭草，決不做鄉愿。」正是如聖人所說：「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之大丈夫。」

古人說：「千夫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的確在這個邪道橫流，趨炎附炎，有奶就是娘，是非不分的世俗裡，諾諾之人何其多？這種人的特性是諂媚，唯唯諾諾，根本沒有道德勇氣。他們的想像，只是如何諂媚主子，博取歡心，仰餕餘而已。

諤諤之士就不同了，他們堅守原則，堅守眞理，以餓死小事，失節大事的高

風亮節，以喚醒時代的正義爲己任，所以諤諤與諾諾，是君子與小人，雲泥之別。但願諾諾之夫漸去，諤諤之士多站立起來，國家社會才能進步，天地萬物才有轉機。

（快報編者按：如果許先生還是青年，應屬老青年之列。）

棄其糟粕・取其精華

——我也擁護封建思想

拜讀許之遠先生「諤諤集」「擁護封建思想」的大作，深有同感！

封建思想是中國幾千年來的封建社會產物。它並非完全腐朽，僵硬。所以並不應該全盤否定它的思想存在的價值。舉例來說：古代提倡「尊師重道」，直至今日，我們依然沿用這一思想。大陸十年文革浩刼，倒行逆施，硬要搞「造反有理」，徹底否定了老師的尊嚴。結果造出了許多黃帥、張鐵生之流的「背師叛逆」的孳種，使中國的文化拉了倒車。又如封建思想提倡因果輪廻，「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是導人向善，勉人爲善。這樣，社會就會安寧得多了。

不容否認，西方社會的科技非常發達。但是，他們的思想觀念却與我們東方

大相逕庭。東方傳統道德觀念的儒家思想，主張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強調人倫親情。而西方則不然，他們不是以「家」爲主體，而是以「個人」爲主體，重視金錢和物慾的享受，忽視和輕視親情，達到六親不認的最高「境界」。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思想，比較之下，我總覺得東方的封建思想不是更值得推崇嗎！

一些知識份子，總覺得自己的文化水平高人一等，常常故作驚人之語，以標新立異的觀點來標榜自己的「先知先覺」。其實，世上的事情並非絕對的，亦非新的一定比舊的好，甚至新不如舊呢！正如南越的情況，當初一般老百姓，尤其是一些知識份子，反對阮文紹政府的貪污，腐敗，相信越共宣傳的「社會主義」有無比的「優越性」。結果他們成了愚民。南越一解放，首當其衝的就是這些知識份子。老百姓不僅沒有好日子過，還要弄至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悲慘地步。最後只好投奔怒海！

因此，我認爲反對一種思想並不困難，難的是怎樣去建立起一種新的思想體

系，而且必須比舊的思想更加進步和有突破性，創造性。否則，我們還不如做一個名符其實的「保守派」！

也許有人會大聲疾呼：「不破舊，那會立新。」其實，朋友，你錯了。立了新才能破舊，否則只破而不立，只能把事情搞得更糟，更壞。像「柬共」殺人王，臭名遠揚的「波爾布特」之流，他們只懂得教條主義的把好的，完整的東西徹底破壞了，摧毀了，把柬埔寨變成屍橫遍野，血流成河，殘瓦廢墟，生靈塗炭。但是他們是否有能力去建設一個嶄新的國家呢？完全沒有。因此，才被越共乘虛而入，控制了整個柬埔寨。這個亡國的慘痛教訓難道還不發人心省嗎？

不過，話說回來，擁護部份封建思想倒可以，如果要全盤接受，做個食古不化的「衞道之士」倒可不必。畢竟封建思想之中也有應該反對和揚棄的地方，譬如：女人要遵守「三從四德」；還有什麼「女子無才便是德」等等。這些觀念在

東、西方的文明社會裏已是不適用了，並且已逐漸被新的觀念和思想所取代。因此，我們對於封建思想應該拋棄其糟粕，吸取其精華。職是之故，我也擁護許之遠先生所提的擁護封建思想的正確觀點！

著　者：許之遠　336 Spadina Ave, Toronto, Ont., Canada M5T 2G2

發行者：加拿大多倫多世界日報書局

初　版：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七月七日

定價：加幣六元●港幣三十五元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3 1761 07691743 4